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西 山 先 生 真 文 忠 公 文 集

(六)

真 德 秀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商務印書館發行

愛公用
惜用
圖書

集文公忠文真生先山西

(六)

撰秀德真

空軍軍官學校圖書館

登記號 T 00 160

類號 ~~# 812.5 / 4022~~
810.824 / 4022

書叢本基學國

空軍軍官學校圖書館

登錄號 456

類號 D83.12 / 4022

受訓
用
書

國立中央圖書館



001.512.4/1000
001.512.4/1000

001.512.4/1000	001.512.4/1000	001.512.4/1000
001.512.4/1000	001.512.4/1000	001.512.4/1000
001.512.4/1000	001.512.4/1000	001.512.4/1000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二十九

序

論語發微序

學者所習莫先於論語。而讀論語者莫先於知仁。先儒有是言矣。然嘗思之。仁者。夫子所罕言。當時門人弟子。有問仁者。有問爲仁者。有問人之仁者。大約纔十餘章。而夫子所自言者。亦復亡幾。學者獨於是焉。求之。可乎。曰。不然。夫子之所罕言者。仁之體而已。至若求仁之方。爲仁之要。則舉凡二十篇之中。莫非是也。姑以首章言之。其論學也。若無與乎仁。然時習之說。以熟乎仁而說也。朋來之樂。以輔乎仁而樂也。至於不知而不愠。則庶幾安乎仁矣。其它所論。有卽身而言者。有卽事而言者。卽身而言。仁之成乎身者也。卽事而言。仁之達乎事者也。不特見於言者爲然。凡聖人之動容周旋。皆仁之符也。住止久速。皆仁之則也。學者而有志於仁。舍是將奚先哉。東嘉陳君致少。而服膺晚益。有見著爲發微一編。學者重之。或謂此書之指。自河南二先生以來。闡幽析微。亡復餘蘊。尙奚君之待邪。是不然。道之妙無窮。而學者於道。欲其自得。諸老先生之於此書。闡明之功。可謂至矣。然其楮意之精深。立言之簡遠。有非後學所可遽窺者。因其所已發。而推其所未發。豈非後學之事乎。陳君此編。大略不外乎河洛之傳。而其間亦有所自得者。此其爲可貴也。然聖人之言。窮而測之。益深益遠。有志斯道者。沒身而已可也。陳君其尙楸之哉。

送張宗昌序

大道隱而百家之學興。人各以其所長。爭鶩於世。太史談劉歆所敍。至與儒者並列。夫儒道之大。猶天地也。百家衆技之流。則穹壤間一物爾。可儕而論之邪。談歆所敍。蓋失之矣。而後之學者。遂謂吾所知者道。它非吾屑也。不知陰陽卜筮。皆易之支流餘裔。微而百工之事。亦聖人實爲之。一能一藝。莫非世用所急。而一切薄陋之。可乎。括蒼張宗昌。曜之。幼嘗涉獵書傳。以貧不得盡力。而於洞林之要指。錦囊之秘訣。秦扁治療之法。甘石巫咸之占。皆究心焉。甚哉。其富於技也。以吾道律之。固不免致遠恐泥之譏。而就其所長。亦有不可廢者。紹定三年冬。招捕使陳公。提師出劍汀間。曜之實從。用其推占之術。曰某日出師。某日破賊。其應若響。答然。它如相地如治疾。又皆予嘗試而驗者。然則曜之所能。其可以小道廢之乎。雖然。以曜之之敏悟。使獲畢力于學。其所就。詎止於此。良可惜也。然曜之雖貧。能遣其子。負笈從師。文辭日贍。以蔚。是將變方技爲儒者之門。又可喜也。因其行。序以勉之。

送全永叔序

陳良。楚產也。而比學於中國。近世游揚二先生。亦自閩徂洛。受業於程夫子之門。昔之君子。崇德廣業。不安於耳目之近。大抵若此。使良之徒。陳相。不中變於許行之學。則其傳周孔之道於南方者。必陳氏也。龜山先生。終身宗其師說。故能得斯道而南。辛啓延平紫陽之緒。使其僅守鄉黨之舊聞。而以間關河洛爲憚。顧安有是哉。世習日陋。後生小子。所志不越簪裳之末。所玩不逾程試之文。百金謁書肆。閉門而誦之。曰。吾業足矣。明師良友。近在州里。且弗暇過而問焉。況遠乎。今全君永叔。迺獨慨然。思廣其所聞。束書辭

親將北之信饒西之浙求師友以自益其志篤矣然士之於學寡聞固易以陋多聞亦易以雜夫並耕之說至淺也陳相且悅而徒之況今之談者有侈於是乎吾州子朱子之學萬世之學也然其功循序而不躐其言平澹而亡奇其守据正而不媮吾子槩嘗聞之而未知篤信否也一旦出門衆說交進無思無爲坐入深窈而吾之循序者弗若也葩辭藻句窮極姣麗而吾之平澹者弗若也抵掌事功出入管晏而吾之据正者弗若也子能不爲變遷也乎吾懼其不得爲游揚而且將爲陳相也子往矣異時來歸吾望子眉睫而知其進與否矣嗚呼其亦謹所擇哉

福建罷差保長條令本末序

國朝舊法以戶長督賦輸迨熙寧中行雇役法未幾又行保甲法始罷戶長而令保丁催租於是戶長之役移之保丁矣元豐末議改新法始復募戶長給雇錢受庸於官而任奔走之責此法之至善者也紹聖之初復行雇役始以保長督賦輸於是前日所以責戶長今以責保長矣夫戶長役人也保長保甲也保甲之設本以譏盜而責以它役可乎然是時猶以戶長錢給之雖失初意而未大失也其後錢不復給而役如初近世官吏鮮復究知本末例指保長爲役人比較鞭笞不復顧卹予之將漕分閩也數與州縣爭曰彼非受庸者也柰何以斲役視之乎然戶長錢旣以上供前日之雇法未易遽復保長督賦遂爲不可瘳之疾予在江之東西湖之南每聞其代輸之苦至於流離庸丐轉死溝壑輒爲蹙然媿不能有以掇之也而吾閩乃獨無之故議者往往指爲僥倖自予之歸田里使者之欲置保長者一邑令之欲置者二予每爭之或曰天下一家也它道有之閩中獨無可乎予曰此蘇文忠公所謂左臂旣病而右臂何爲獨全

者也。且閩中之與諸道異者，奚止是哉。以酒酤則無權，以山園則不征，以邸肆營運則無和買。凡若是者，皆優於它道。聖朝之所爲加惠者，豈非以其山谷多而腴田少，民力窮悴，不可與諸道例論乎。必欲盡寬諸道之民，則復元祐之舊鑪，上供之額，舉天下皆募戶長，給之錢以代保長之役，上也。苟不獲已，則姑循近制，閩中一路仍用耆長，而勿置保長，次也。若以諸道爲皆有，而不容閩中之獨無，創意更置，以一縣言之，歲當弊中下戶以什伯數。且如浦城縣七十二都，每歲兩科，保長當破家者，百四十四人。合一道而言之，可勝計邪。此不仁之尤無次矣。因覽宗博葉公所輯本末，輒爲書之編首，後之君子，其尙體淳熙天子，閔仁元元之心，與前後諸賢，所以更相維持之意，毋輕議變法，非獨全閩人之命，亦所以布阜陵德澤於無窮也。葉公名武子，字誠之，學道愛人，其守括蒼有惠政。今雖閒處，眠人之休戚猶在己，故於此尤致意云。

送吳斯立序

括蒼吳斯立，以文章翰墨，遨遊諸公間。今自吳還括，迎其母以養，或哂之曰：士必策名膺仕，然後爲親榮。今斯立客諸侯耳，方栖栖焉，鬻文以自給，何迎養之遽邪。予曰：此斯立之所以爲賢也。古之事親者，不一日違其親之側，故凡問衣燠寒，抑搔疴癢，眠膳奉席之事，皆躬爲之，惟其從政也。迫於王事，則有行役之久，而不得以養者，故陟岵、鳩羽諸詩，幽憂憤嘆，甚者諱天以自愬焉。後世之士，無王事之迫，乃或浮游客，寄或十年，或五六年，不一覲其親，其說曰：吾將有得而歸，爲父母榮也。吁，事親之日有涯，而外物去來不可必。今日策名膺仕，而後爲親榮，則昔之閉門求志者，終無榮親之日矣。夫榮親在我，不在外物。予故曰：此斯立之所以爲賢也。推斯立不忍違其親之心，可以爲仁，可以爲義，可以事君父，可以希聖賢。雖然，吳

門古名都。今矩麗地也。游觀有長洲茂苑之雄。弔古有五湖浩蕩之思。秋風蕙鱸。桃花流水。皆高人寄興處。斯立於焉以養。得其所矣。予懼其安焉而弗之返也。古人於父母之國。至惓惓焉。斯立懷材抱藝。行且賜第天子之庭。斑衣綠綬。奉安輿以歸鄉里。慰故人父老之望。予吳氏所自出。亦與有喜焉。故序以爲斯立祝。

論語詳說後序

建安太守三山陳侯某。旣以武功戡冠難。又思以文教淑人心。曰。論語一書。子朱子之所用力。而終其身者也。其始有要義焉。其次有集義焉。又其次則有詳說。而以集註終焉。今集註之書。家傳人誦。若詳說。則有問其名而弗知者。夫聖人之道。大矣。善學如顏子。且親得聖人而師之。猶必仰鑽瞻忽。久而未獲。至於循循善誘之餘。旣竭吾材。而後卓然有見於道之全體。況今之人。卽書而求道。其難於顏子。又倍矣。故雖以子朱子之學。得之於天。而其進也。亦必以漸。蓋沈潛玩索。不知老之將至。迨乎集註之出。然後極其全。而亡憾。學者可不徧考之乎。媿之於玉。集註其圭璧罍瑣也。人見其溫潤縝栗。無少瑕點。以爲出於天成。而不知追琢磨治之功。非一朝夕積也。故此書之視集註章句。詳略往往弗同。而於先儒之說。去取亦或小異。昔若何而詳。今若何而略。昔奚爲而取。今奚爲而去。斟勺權量之微。範鎔點化之妙。蓋不待從游於考亭雲谷之間。而言論風指。若親承而面命矣。是非求道之至要邪。故予欲學者。以集註爲之本。而參之以此書。觀子朱子之所得。月異而歲不同。庶乎知聖言之指爲無窮。而問學之功。不可以已也。旣以鏤諸梓。而俾某述其所以然。是用筆之篇末。

孟子要略後序

太守陳侯。既刊文公朱先生論語詳說于郡齋。又得孟子要略。以示學者。曰。先生之於孟子。發明之也。至矣。其全在集註。而其要在此編。蓋性者。義理之本源。學者必明乎此。而後知天下萬善皆繇是出。非有假乎外也。故此編之首。曰性善焉。性果何物哉。曰五常而已爾。仁義者。五常之綱領也。故論性之次。曰仁義焉。心者。性之主。不可以無操存持養之功。故論心爲仁義之次。事親從兄。天性之自然。而本心發見之尤切者也。故孝弟爲論心之次。仁義者。人心之所同。而所以賊之者。利也。學者必審乎義利之分。然後不失其本心之正。故義利爲孝弟之次。義利明矣。推之於出處。則修吾之天爵。而不誘於人爵。推之於政事。則純乎王道。而不雜以霸功。故義利之次。二者繼之。聖賢之學。循天理之正。所以盡其性也。異端之學。循人欲之私。所以拂其性也。故以是終焉。先後次第之別。其指豈不甚明也哉。學者於集註。求其全體。而又於此玩其要指焉。則七篇之義。無復餘蘊矣。雖然。學者之於道。豈苟知而已邪。昔賞聞先生與其門人論輯此書之意。而誨之曰。觀書不可僅過目而止。必時復玩味。庶幾忽然感悟。到得義理與踐履處融會。乃爲自得。嗚呼。是又先生教人之要指也。予之刻此書也。豈苟然哉。侯以序引見屬。退惟末學。未能窺先生之門墻。故於侯之命。雖不敢辭。而亦不敢以序自任也。姑論次侯本語。系諸編末。與朋友共講云。

贈相字郭道人序

相字知吉凶。古無此法。而今有之。小山郭道人。其尤精者也。然則果可信邪。曰。世間萬法。不出陰與陽。以字畫求之。凡其清者。勁者爲陽。濁者。輒者爲陰。從則上陽而下陰。衡則左陽而右陰。卽陰陽而視。彊劣吉

凶判矣。非惟字畫爲然。凡世之所謂技術。若筮與卜。相與命。莫不然。非惟技術爲然。自吾一心之正。表推而至於世道之泰否。亦莫不然。故勉善而去惡者。一身之吉也。進君子而退小人者。天下之吉也。人知問相字者。以吉凶。而不知反諸心。以求所以爲吉凶者。故命志道書以遺之。有問者。其以是告之。

周禮訂義序

周禮之難行於後世也。久矣。不惟難行。而又難言。然則終不可行乎。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然則終不可言乎。曰。有周公之學。然後能言周禮。無周公之學而言之。則戾矣。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公之心。禹湯文武之心。而其學。則禹湯文武之學也。以此之心。布而爲政。以此之學。著而爲書。故能爲成周致太平。而爲萬世開太平。蓋自古禍亂之源。非一。而大略有四焉。君心縱於逸樂。而羣下不敢言也。賢材壅於疏濬。而在位非其人也。元元愁痛。而上不聞。蔽耳目之近。而遠弗察也。六官之屬。凡能導人主以侈欲者。一以冢宰統之。三公之論道。師保氏之詔諫。又皆以輔導爲職。而君者。立於無過之地矣。士之有德行道藝者。民自興之。而因使長與治焉。修於家者。莫不達於朝廷。則人材無陸沈。天官弗私予矣。居民有濃。養民有政。歛民有制。刑民有典。舉天下疲癯惇獨。無不樂其生者。又自王畿之近。至于六服之遠。地之相去。或千萬里。而情之相通。如一家。凡此皆禹湯文武之政。公之所思而得者。畢萃於此書。非有公之心者。其能行。非有公之學者。其能言乎。新室盜也。宇文狄也。其所經營。皆自私也。志先王之道者。莫如唐太宗。然無端身刑家之本。而欲規井田。議封建。宜其卒莫能行也。自劉歆用之。旣悖。儒者譁而攻之。王安石用之。復悖。儒者

又譁而攻之曰。周禮不可行也。吁。歆之王田。安石之泉府。直竊其一二。以自蓋爾。安得累吾聖經邪。彼何休者。指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旣幾於非聖無法。而近世之關荆舒者。又謂其廢孔子之春秋。用劉歆之周禮也。獨不思春秋固出於周禮邪。使周禮常行於天下。則春秋不作矣。蓋後世之行周禮者。其悖如彼。而言者。又甚戾如此。故曰。不惟難行。而又難言也。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爲無功。而聖人微指。終莫之睹。惟洛之程氏。關中之張氏。其所論說。不過數條。獨得聖經精微之蘊。蓋程張之學。公之學也。有公之學。故能得公之心。而是書所賴以明也。永嘉王君次點。其學本於程張。而於古今諸儒之說。莫不深究。著爲訂義一編。用力甚至。然未以爲足也。方將蚤夜以思。深原作經本指。以曉當世。其心抑又仁矣。以是心而爲是學。周禮一書。其遂大明矣乎。嗚呼。使是書而果大明。在上者。以周公之心。行三王之事。則太平之路開。禍亂之源窒。豈空言哉。予嘉次點之志。故爲序于篇端。而勉使益用力焉。紹定五年閏九月甲戌。建安真書。

劉氏傳忠錄後序

三世傳忠。古有之乎。曰。春秋之世。季友行父。皆忠於魯。而宿以權彊專國。狐突狐偃。皆忠於晉。而佗以擅殺出奔。春秋世家最盛。以忠相繼者。猶無幾人。況後世乎。漢東西都。餘四百年。獨楊氏世。以諫諍正直名。而彪能潔身自全於禪代之際。抑又賢矣。建安劉氏。自忠顯公殺身成仁。而天下仰其忠節。寶學公以身扞蜀。而天下誦其忠勞。至忠肅公。又以昌言直道。輔佐明王。而天下信其忠誠。由祖洎孫。若出一轍。自昔世家之盛。鮮能及之。然則三君子之忠。果有異乎。曰。三君子之心則一。而所遇不同。使忠顯當承平之朝。

則盡言抗論。必能爲忠肅之事。寶學當危難之日。則捐軀殉國。必能蹈忠顯之風。忠肅所值。與二公之時同。則其所立。亦必無愧。所謂易地則皆然者也。夫忠之爲義。先儒以中心釋之。又以盡己言之。蓋本諸心而無僞者。忠也。發乎己而必盡者。亦忠也。然未有本諸心而不盡於己者。亦未有盡乎己而不本諸心者。其亦一而已爾。聖賢之言忠。不顯於事君。爲人謀。必忠也。於朋友。必忠告也。事親。必忠養也。至於以善教人。以利教民。無適而非忠也。平居有一之可媿。而能盡忠其君。無是道也。三君子存心處己。蓋無一而非忠。事君特其尤著者爾。後進之士。聞其風而慕之。要必踐脩於平日之素。而其本。則在暗室屋漏之間。某敢以爲學者勸。傳之。史君生於三忠之門。而恂恂謹厚。庶乎不辱其先者。繼自今。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則氣脉連續。將百世而未已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某又將以爲劉氏勉。紹定五年十一月癸丑。同郡後進真敬書。

孝經集義序

孝經一書。其行於世久矣。至子朱子。乃始分別經傳。去後儒之所傳益者。而經復完。然未暇發揮其義也。予友龔君栗。篤志好學。乃本朱子之意。采衆說之長。而折衷之。又以生事。葬祭之禮。見於他書者。彙而輯之。以爲此經之羽翼。學者所疑。則設爲問難。曲而暢之。於是聖門教人之微指。始瞭然無餘蘊矣。夫孝者。人心之固有也。古先聖王。命冢宰降德于民者。不過以節文。度數示之。而未嘗言其義也。言其義。則始于孔子。蓋三代以前。理道明。風俗一。人皆曉然知孝之爲孝。聖王在上。設禮教以範防之。俾勿失而已。至孔子時。則異矣。觀其告游夏者。猶恐以服勞能養爲孝。則下乎游夏者。可知。故不得不詳其義。以曉學者。今

之世視孔子之時。則又異矣。雖名爲士君子。有不知孝之爲孝者。服勞能養。且有媿焉。況其大者乎。況凡民之狃於敝俗者乎。龔君之爲此書。欲爲士者知孝之爲孝。俛焉以盡其力。而無不能孝之士。凡民有所觀。亦知孝之爲孝。俛焉以盡其力。而無不能孝之民。其用心豈不至矣乎。予謂長人者。宜以此書頒之庠序。布之鄉黨。使爲士者服習焉。而力行以先乎民。則吾邑之俗可變。推而達之。將天下之俗。無不可變者。豈小補云哉。顧龔君於此。用力甚勤。辭義之間。雖若小有未瑩。而其大指。則炳然矣。故爲之序。而切磋講究之。庶以永其傳云。紹定五年十月壬辰。友人真序。

續通鑑長編要略序

閩漕鄭公。出其所定續通鑑要略。以示僕曰。予之少也。受學於家庭。先君一日。顧謂某曰。汝於前代諸史。槩乎有聞矣。我朝治體。肩虞周而跨漢唐。汝亦嘗考其顛末否乎。某謝未能。則授以此編曰。讀是。則知本朝之所以軼乎前代者。某受而讀之。幾三十年。顧嘗病其卷帙之浩博。欲翦繁撮要。以便省閱。壯而出仕。晚而未休。驅馳王事。力有所弗暇。間自尙書郎。退佚林藪。始得從事筆研間。蓋舊書凡若干卷。數百萬言。今所存者。財三之一。揭來閩中。橐之與俱。竊惟窮卿後進。未能得全書者。姑卽是而熟復焉。亦足以牖知其大略。故欲刻之。傳之以惠學者。何如。僕爲拊卷而嘆曰。公之志。信美矣。抑此書之傳。豈直幸於學者而已哉。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續鑑一書。我祖宗之所以祈天永命。植國于千萬祀者。莫不在焉。近世儒臣。有請命經筵。節略其書。以奉乙覽者。卒未之果。今天子垂精典學。有高宗成王之風。誠得是書。日陳于前。則所以發天聰而濬治原者。其何可勝數。故願不徒廣書肆之傳。要必以備公車之奏。公儻有意

乎。公曰。此非余所敢言。雖然。食芹而思獻者。臣子之志也。請以子意冠于篇首。予將有待焉。僕曰。唯唯。紹定五年十月日。建安真某序。

送李茂先之官南恩序

溫陵李茂先。遊天子學。七年。取上第而歸。不以南恩爲遠。且陋也。往教授之。曰。此吾先子之所泣也。始。恩有學而不教。有田而不廩。有校官而不職。其職。吾先子昉廩而教之。恩之士。思其德。至今弗衰。吾之往也。所以續吾先子之志也。予聞之。嘆曰。中庸以善繼志爲孝。茂先此行。於是乎知孝矣。抑未知茂先之所以教。將俾爲士者。窮理反身。爲有用之學乎。毋以脂澤其言。盤悅其技。以干祿于有司也。昔眉山翁爲朱崖之士。賦詩有滄海何曾斷地脈之語。蓋謂苟有其人。山川不能限之。所以勉其力學。而不自陋也。雖然。士於科第。特以爲行道之資耳。若其可貴。則不在是。茂先往矣。州之士。有可與共學者。進而教之。曰。恩誠遠且陋。彼曲江日南。視恩庸。何愈而張文獻。姜相國出焉。二氣五行。鍾爲人物。顧豈嘗有嶺海之限邪。特患末知所以學耳。繼自今。必以大學爲戶庭。以中庸爲閭奧。宅非仁。勿居。路非義。勿踐。孝悌其纓弁。忠信其履屐。安知異時無能躡二公之躅者。彼以科第期之者。未也。若是。庶乎其不負所職。而於先君子有光焉。然必得諸已者。深而後傳之人也。信茂先之於學。其可已乎。茂先。金玉人。予故以是勉之。因其別。筆之以贈。

紹定江東荒政錄序

紹定中。鄧山袁侯。自衢梁守爲江東常平使者。旣又直寶章閣。提點本道刑獄。兼常平事。又以將作監召。

未行。進直煥章。因任嶺庾事如初。侯之在江左。於是五年矣。始至。歲大旱。明年。秋霜蝗食稼。又明年。春霜秋大水。又明年。復旱。居數年間。屬州縣無一歲不告饑。侯無一日不講荒政。訖事。侯之幙府有纂其事而屬余以序者。予嘆曰。此可以觀天心矣。先儒有言。天於菑變之將作。必豫出其人。以擬之。若侯者。其天之所擬邪。蓋天之爲心。仁而已矣。然氣數之運。參差不齊。又或生於人事之感召。則不幸而有乖沴焉。雖非天心之所欲。而有不能免者。於是屬諸其人。使救之。以濟造化之所不及。庶乎歲雖凶。而不至甚害。民雖饑且瘠。而不至盡委溝壑。此天心之所以爲至仁。而人心之仁。所以與天爲一也。夫連一道。八九州。旱而霜霜而澇。澇而又旱。天變頓仍。可謂極矣。使無仁人。以任其患。則生靈之命。必將糜滅就盡。而天心之仁。不忍至是也。故以是屬之侯焉。而侯於荒政。狼狽然。惓惓然。寢爲之不寐。饋爲之不飽。其所區畫。千條萬端。要不出於誠之一念。其爲民請命于朝者。以此。其諭官僚。勉里居。勸豪右者。亦以此。文檄之所形。詩歌之所諷。丁寧惻怛。吐出肺肝。聞者樂爲之盡力。侯嘗自謂一點赤誠。對越蒼昊者。信乎其然。此其所以能全一道之命。而副天心之所屬歟。方民之告病也。盜作於閩。未幾。又作于衢。其距境。皆不百里。侯不惟飽其民。且飽其師。凡扞防之計。無不至。於是境內之人。無隨和而疆外之寇。不得入。侯之有功於斯人。又大矣。雖然。侯之所爲。亦不失其本心而已。本心者。何仁是也。夫天之與人。以此心。未有不仁。而世之人。往往流爲不仁者。違天而自賊也。以侯之所爲。然後爲不失天之所與。則其安視斯人之飢且死。而不爲之動者。其得爲人乎。侯之荒政。在江左者。其仁著於一時。而此錄之傳。使讀之者。人人悟其本心。而恥不侯若。則百世之仁也。故序而不辭。侯名甫。字廣微。

贈論命郭君序

長沙彭師右爲予論命。謂其兼陽仁陰義之全。予竊哂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曰仁與義。豈予獨有邪。今莆陽郭君爲論星辰躔度。又曰金白水清。相爲夾輔。故其性好濁潔。而惡垢汙。予復哂之。惟清與白。士節之常。使予生不值金水。好惡可易置邪。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將行求序。以其所哂者告之。

招捕使陳公平寇錄序

紹定四年。汀劍邵之寇平。劍人生祠陳公。予書其事於石。後二年。太守黃侯堦。又輯其事爲錄。屬予序之。初嘉定中。帥洪道劍津。過英顯張侯廟。裴回久之。若有槩於予心者。謂通守倪君祖仁曰。張侯事未有紀。後將奚觀。君退而繙故牘。訊遺老。得數十條。刻之以傳。旣盜作于汀。蔓延及旁郡。陳公起守延平。又兼招捕使。予於公舊也。則數移書以張侯事勉之。未幾。公提王師出平劍平汀。明年平邵武。而一道正清矣。公之與張侯。人品同。鄉井同。殄寇保民。其事又同。而難則倍之。兩賢相望百年間。皆所謂社而稷之者也。然英顯之錄。出於後人。故傳聞多異辭。散落不盡紀。若黃侯。則無一日不在幙府。無一事不與謀。目擊而手書之。故其言詳以盡。其事審以覈。方王師之奪賴關。駐高灘也。與賊相距。財一衣帶水。公戎服指麾陳前。賊相顧動色曰。此招捕使也邪。何文人乃如是。則頻頽乞降。願得一官僚面輸款。侯毅然請行。至則羣兇羅拜曰。吾父也。蓋侯之令連城。令將樂。皆德愛在人。而其力守以扞賊也。不惟民敬之。賊亦敬之。予嘗聞陳公言。侯挺身諭賊事。他人不能及。間以語侯。乃曰。彼時震陳公之威耳。使一妄男子往。賊亦降。嗟夫。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惟其心之廣也。故有狄彼東南之功。而有不吳音不揚之美。今以二君子觀之。尤信彼

褊心喜忌者。或揜人之功而有之。又從而疾之。有渾濬之爭。而無樂范之遜。以是心而任人家國。予知其難也。故書以諗當世君子。

大學衍義序

臣始讀大學之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卷三嘆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爲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旣又考觀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槩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旣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翱嘗舉其說。見於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論議。曾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翱。而亦未知其爲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況其他乎。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爲章句。或問以析其義。寧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願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爲治之序。爲學之本。洞然於胷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故剽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于是編。而先之以堯典皋謨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見前聖之規橛。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子荀況董仲舒楊雄周敦頤之說者。見後賢之議論。不能外乎此也。以上論帝王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學。已不能無悖乎此矣。而漢孝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以文辭。則甚繆乎此者也。以上論帝王上下數千載間。治亂存亡。皆繇是出。臣故斷然以爲君

天下之律令格例也。雖然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為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明道術曰王道。曰霸術。曰異情。曰天性。曰人心之善。曰天理。曰人倫之正。曰吾道。曰帝王。知人之事。曰義利。曰重輕。曰則。曰國之府。曰情。曰目。曰亦。曰有。曰二。曰情。曰生靈。曰體。曰目。曰有。曰二。曰田。曰里。曰德。曰休。曰先。曰後。曰法。曰帝王。分。曰義利。曰重輕。曰則。曰國之府。曰情。曰目。曰亦。曰有。曰二。曰情。曰生靈。曰體。曰目。曰有。曰二。曰田。曰里。曰德。曰休。曰先。曰後。曰法。曰帝王。逸欲者誠意正身之要也。敬曰畏。曰操。曰存。曰省。曰察。曰之。曰功。曰已。曰規。曰儆。曰誠。曰助。曰之。曰敬。曰逸。曰欲。曰之。曰民。曰之。曰敬。曰曰沈涵之。戒。曰荒淫之戒。曰盤游之戒。曰四者之失也。曰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其目。曰重。曰妃。曰匹。曰嚴。曰內。曰治。曰之。曰目。曰有。曰四。曰曰宮。曰闈。曰內。曰外。曰之。曰分。曰曰明。曰曰宮。曰闈。曰預。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重。曰妃。曰匹。曰嚴。曰內。曰治。曰之。曰目。曰有。曰四。曰曰宮。曰闈。曰內。曰外。曰之。曰分。曰曰明。曰曰宮。曰闈。曰預。政之戒。曰曰內。曰臣。曰忠。曰謹。曰之。曰福。曰曰廢。曰奪。曰之。曰失。曰宜。曰監。曰教。曰戚。曰屬。曰之。曰目。曰有。曰二。曰曰外。曰家。曰謙。曰謹。曰之。曰福。曰曰外。曰家。曰驕。法宜豫。曰曰嫡。曰庶。曰之分。曰宜。曰辨。曰曰廢。曰奪。曰之。曰失。曰宜。曰監。曰教。曰戚。曰屬。曰之。曰目。曰有。曰二。曰曰外。曰家。曰謙。曰謹。曰之。曰福。曰曰外。曰家。曰驕。溢之。曰曰嫡。曰庶。曰之分。曰宜。曰辨。曰曰廢。曰奪。曰之。曰失。曰宜。曰監。曰教。曰戚。曰屬。曰之。曰目。曰有。曰二。曰曰外。曰家。曰謙。曰謹。曰之。曰福。曰曰外。曰家。曰驕。禍。曰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鑑。炳焉可觀。昔時入侍邇英。蓋嘗有志乎是。比年以來。屏居無事。迺得緝閱經傳。彙而輯之。賦畝微忠。朝思暮繹。所起惟此。秘之巾衍。以俟時而獻焉。其書之指。皆本大學。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

送林子序

始吾與林子游。得其詩文讀之。聳拔奔放。不受羈束。其最奇且贍者。若譜東溪先生之年。訟安國伽藍之文。與夫遊虎谿東林之詩。名章秀句。嘻笑輒就。無出吻鳴聲之悲。予固知其佳士也。及聽其言陰陽消息之變。休咎倚伏之機。豈以易為準。而參之以太元潛虛之文。皇極經世之篇。幽微窈眇。根極理致。予心益加敬焉。歲在乙丑。遇予潭津之上。相與道故舊。握手笑語。酌酒而勞之。氣益豪。語益壯。而譚詩益工。予方

喜其留而樂與之處也。居一日，求別。予且慨然曰：僕少時嘗有志斯世，適不幸而場屋屢北，禁不得施。今老矣，復何望？唯平生好賢士夫，樂佳山水，雖老而不衰。今將繇武陽抵盱江，歷豫章而西，復南轍而下也。吾家有屋數楹，其上爲藏書之樓，歎吟偃仰，足以自適。行將返吾廬，教吾子孫，樂吾志，以盡吾年。如是而已。詎復有求當世哉？予觀世之逸人奇士，不得志於世，則必有所托以隱其身。故嚴君平隱於卜，賈島孟浩然隱於詩，然其身可隱，而其名不可晦者，蓋有子雲退之與摩詰之徒，以先後而焜耀之也。彼數子者，豈有求而後獲哉？今林子邃於易而雄於詩，雖不求聞於人，然使有如子雲諸公者出，其忍使吾子之名泯默而弗章耶？吾恐子之隱不終隱也。於其行，書是以贈。

送池師惠序

嘉泰甲子春，延平日者池師惠，袖刺來謁。與之坐而問焉。池君曰：世之陰陽家流衆矣，然論五行者，外星數，譚星數者，或以五行爲迂。予蓋兼而通之，以推世人之禍福休咎，無不中焉者。君年時旣合，而星辰行度，偕會于吉。歲在乙丑，君其以詞學策勳乎？予佞其言而弗之信也。越旣奏而言歸，池君來賀，且求序以實之。予惟列星之躔度，密運於天，若無所預於人者，而巧曆者獨能逆其運行之次，以定禍福之占焉。然則死生休戚，富貴貧賤，莫不素定於有生之初，蓋天之所爲，非人之力也。而世之君子，猶欲以智力求勝，非惑歟？使此義苟明，則於爵祿不必競而得，患難不必避而免，安時委順，致命遂志，一無所用吾力焉。夫然後謂之知命，有問於子，其以是告之，庶乎其有益也。

登科要覽序

余爲延平郡從事。有挾書踵門求序者。衣冠蓋儒者也。出其一編曰登科要覽。以示余曰。進士之科起於隋。盛於唐。至國朝爲尤盛。士之垂光虹霓。振翼霄漢。皆此途出。故前世之士作爲紀錄。以大其事。要不乏人。然未有條分彙次。若是書之詳且博也。君其爲我敘之。余惟是書之作。大抵多科目之榮。以焜耀世俗。其於世教。非所急也。然使後生小子得而觀之。知通經博古之爲貴。益堅其日進不已之心。亦昔人勸學之遺意。此余之所以喜而敘之也。雖然。自唐迄今。亡慮數千萬。其勵名節。植勳業。與穹壤相爲屈窮者。固不可勝紀。而湮淪埋沒。與物偕盡。亦不知其幾人。然則士生斯世。顧其所立者何如耳。門蔭之德裕。視進士之牛李。其孰賢。而劉蕡之忠。又非一第得喪所能增損也。噫。學者其亦謹所立哉。

送葉守行詩序

吳興葉公守延平之二年。政孚于民。聲聞于天。冬十一月戊戌。皇帝若曰。朕爲萬方元元。宅命于二千石。若良與否。休戚係焉。二三大臣。其爲朕擇賢且能者。甄而陞之。若漢宣帝故事。庶其懋哉。羣公旣奉詔。則以公治理效聞。詔以使者節。按刑于夔。命至之日。邦人嗷嗷。若飢失哺。若寒去裘。驩然謠曰。若公之來。政實多秣。胥徒狺狺。噬我赤子。公遄其驅。拯民于塗。孰瘡且瘳。公手摩拊。曾是呻吟。化爲歌舞。公胡不留長。我父母。旣而聞公之去也。扶老携幼。遮道請留者。以什百數。公旣諭而遣之。不置也。於是州之秀民。有諗于衆曰。若等愛公之政。豈不猶負暄者之愛日乎。日行乎天衢。而照乎九垓。方其杲杲于東。初景下燭。則墻隈舍陰。有私其燭者矣。然日之光。不止于是也。倏焉上騰。超邇並矚。則向之私其燭者。不能有也。今公之政。猶冬日也。劍之爲郡。墻隈舍陰也。日之燭。不得而有公之政。可得而私耶。是將先一州而後一道。以

及乎天下。無不被其燬者。夫豈劍之人所能有。抑豈夔之人所能久哉。衆皆曰然。乃拜而退。郡之僚吏。旣皆以詩歌其事。謂僕辱知於公。尤垢也。命僕爲之序。僕不敢辭。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

問答

起丙戌伏爲子姪說大學章句
論語集註因問復爲詳言之

問明德

明德乃天賦與之德性也。本自光明。緣人始生之初。所稟之氣不同。有稟得清明純粹之氣者。則爲聖。爲賢。有半清半濁之氣者。則爲中人。全稟昏濁之氣者。則爲愚不肖。此所謂氣稟所拘也。及生而爲人。既自知識與外物接。則耳欲聲。目欲色。鼻欲香。口欲味。私欲一勝。則本心爲其所奪。遂流於不善。而所謂明德者。亦從而昏矣。此所謂物欲所蔽也。人能講學窮理。則可以復其本然之性。故曰明明德也。

問定靜安

三字相類。但有淺深。學者用力。且從定字起。如此心搖動不定。如何講得學問。窮得義理。此心既定。方可漸到靜與安之地。此心未定。便要得靜與安。無是理也。

問全體

或問中語
下同

言性之本體渾然。全備仁義禮智信。是也。

問大用

言性之發用出來者。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是也。

問成性存存

言天之與我者自有混成之性。如今俗言見成渾淪之物是也。我但當存之又存。不令頃刻失之。則天下之道義無不從此出。道義如事君忠事親孝事長弟之類皆是。

問止於至善

知止者謂知為君必止於仁。為臣必止於敬。為子必止於孝。為父必止於慈。方知得此理。未曾實到其地。能得者謂為君已仁。為臣已敬。為子已孝。為父已慈。是實到其地矣。

文王於緝熙敬止。此敬字舉全體而言。無不敬之敬也。為人臣止於敬。專指敬君而言。乃敬中之一事也。文王之敬。包得仁敬孝慈信。

如切如磋。道學也。主知而言。如琢如磨。自脩也。主行而言。此言致知力行之功。當並進也。知到十分精處。而行處有一分未密。亦未得為至善。須是知極其至。行亦極其至。方謂之至善。

問止至善是聖人否。答曰。止至善是已到孟子美與大處。乃是大賢地位。蓋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善信美大聖神可欲之謂善。

謂其人有善無惡。此謂實有其善於身。此充實之謂美。善積於身。充滿確實。故為人所願欲也。有諸己之謂信。此謂實有其一等。此充實之謂美。謂之美。此之有諸己。又進一。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充實於中。而形著於外。此乃盛德之不可

至於聖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守者謂持守之功。化者謂心理俱融。無俟於守。乃夫子耳順從心之時也。大學之止至善。正是美與大之地位。久而不息。則大而化之。至於聖矣。蓋工夫到

此已是十分更無可用力者。但優游涵泳以俟其自化爾。故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又橫渠曰大可能也。化不可能也。言大以上皆可用力矣。

問格物致知

物謂事物也。自吾一身以至於萬事萬物。皆各各有箇道理。須要逐件窮究。且如此一身。是從何來。須是知天地賦我以此形。與我以此性。形既與禽獸不同。性亦與禽獸絕異。何謂性。仁義禮智信是也。惟其有此五者。所以方名爲人。我便當力行此五者。以不負天之所與。而所謂仁者是如何。義者是如何。禮智信又是如何。一一須要理會得分曉。此乃窮一心之理。其次則我爲人之子。事親當如何。爲人之弟。事兄當如何。爲人之幼。事長當如何。逐件理會。如事親須知冬便須溫。夏便須清。出使用告。反使用面。如曲禮內則等書所載事親說話。都要曉得。以至事兄事長等事。一一如此窮究。此則窮一身之理也。心之與身。乃是緊切要處。其他世間事物。皆用以漸考究。今其一一分明。皆所謂格物也。格訓至。言於事物之理。窮究到極至處也。窮理既到至處。則吾心之知識日明。一日既久且熟。則於天下之理無不通曉。故曰物格而後知至也。此一段聖人教人最緊要處。蓋緣天下之理能知得方能行得。若知得一分。只是行得一分。知得十分方能行得十分。所以用逐事窮竟也。今學者窮理之要全在讀書。如讀此一書。須窮此一書道理。一字一句都用考究。如未曉了。卽須咨問師友。求其指歸。且如讀大學自頭至尾。都窮究過。既曉得此一書了。又讀論語孟子亦自頭至尾窮究過。理會既多。自然通悟。若泛泛讀過。便以爲了。何緣知得義理透徹。義理既不透徹。胸中見識亦無由能進。雖窮理不止於讀書。而其大要却以讀書爲本。不可不知也。

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所謂萬物一原者。太極也。太極者。乃萬物總會之名。有理即有氣。分而二。則為陰陽。分而五。則為五行。萬事萬物。皆原於此。人與物得之。則為性。性者。即太極也。仁義。即陰陽也。仁義禮智信。即五行也。萬物各具一理。是物物一太極也。萬理同出一原。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太極非有形有器之物。只是理之至者而已。故曰。無極而太極。

問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

或問中語

則者。法則也。準則也。漢書以律律。十二度。尺度。量。斗斛。衡準。又名。為五則。言其輕重長短。小大高下。各有一

定。自然之法。不可得而過。不可得而不及也。易曰。乃見天則。詩曰。順帝之則。皆指自然之理而言。帝即天也。謂天下之理。皆天實為之。莫不有一定之法。非人力所可增損。故曰。天則。帝則。如父之慈。子之孝。兄之友。弟之恭。此誰使為之。皆天也。非人也。尹吉甫有物有則之說。亦此意。

問心之為物實主於身

圓外竅中者。心之形體。可以物言。備具衆理。神明不測。此心之理。不可以物言。然有此形體。方包得此理。

問上帝所降之衷

或問中語下同

書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衷。謂無過不及。而至善之理也。上帝以此理。畀付於人。人之所得以為性者也。

問烝民所秉之彝

詩大雅。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天生衆民。有此物必有此理。如有耳目。則有耳目之

理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是也。其餘如口鼻四友君臣父子有君臣父子之理。其餘兄弟夫婦則者謂準則之則不可踰者也。謂理者體言則以理言而已民皆秉執此常理故其心無有不好善者也。德即所謂善也

問劉子所謂天地之中

左傳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言民之生也皆稟受天地至中之理以為性也。與降衷之意同

問夫子所謂性與天道

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在天則謂之道陰陽五行之理是也在人則謂之性仁義禮智信是也性即道道即性

問子思所謂天命之性

中庸天命之謂性言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人得之而為仁義禮智信之性在天曰命在人曰性一而已矣

問孟子所謂仁義之心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又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言人既得陰陽之理以為性則自然有仁義之心但為物欲所害則不能存之耳。只舉仁義仁包禮義包智故也禮是仁之著智是義之存

問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

伊川先生曰。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不待安排也。言凡百事物。皆有箇恰好底道理。不可過。不可不及也。

問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

橫渠先生曰。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此性字指天道而言。凡人物之性。皆自此流出。如百川之同一源也。

問邵子所謂道之形體

康節先在曰。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郭郭。言道不可得而見。因性而後可見。蓋性之所具。皆實理也。故曰。道之形體。舍性而言道。則流入空虛矣。

問收其放心養其德性

德性。謂得之于天者。仁義禮智信是也。收放心。養德性。雖云二事。其實一事。蓋德性在人。本皆全備。緣放縱其心。不知操存。是致賊害其性。若能收其放心。即是養其德性。非有二事也。

問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容易

所當然。如為君當仁。為臣當敬。為子當孝。為父當慈。與國人交當信之類。此乃道理。合當如此。不如此。則不可。故曰。所當然也。然仁敬孝慈信之屬。非是人力強為。有生之初。即稟此理。是乃天之所與也。故曰。所

以然。所當然是知性。知其理當如此也。所以然是知天。謂知其理所自來也。

問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或問中

存心窮理。二者當表裏用功。蓋知窮理而不知存心。則思慮紛擾。物欲交攻。此心既昏且亂。如何窮得義理。但知存心而不務窮理。雖能執持靜定。亦不過如禪家之空寂而已。故必二者交進。則心無不正。而理無不通。學之大端。惟此而已。

問端莊靜一乃存養工夫

語錄中語
下同

端莊主容貌而言。靜一主心而言。蓋表裏交正之義。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矣。

問學問思辨乃窮理工夫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窮理以此心為主。必須以敬自持。使心有主宰。無私意邪念之紛擾。然後有以爲窮理之基本。心既有所主宰矣。又須事事物物各窮其理。然後能致盡心之功。欲窮理而不知持敬以養心。則思慮紛紜。精神昏亂。於義理必無所得。知以養心矣。而不知窮理。則此心雖清明虛靜。又只是箇空蕩蕩底物事。而無許多義理以爲之主。其於應事接物。必不能皆當。釋氏禪學。正是如此。故必以敬涵養。而又講學審問。謹思明辨。以致其知。則於清明虛靜之中。而衆理悉備。其靜則湛然寂然。而有未發之中。其動則泛應曲當。而爲中節之和。天下義理。學者工夫。無以加於此者。自伊川發出。而文公又從而闡明之。中庸尊德性道問學章。與大學此章。皆同此意也。

問今人行到五分便是只知得五分

語錄中語
下同

朱文公曰。知之與行。如車兩輪。如鳥兩翼。闕一不可。尙書說命。乃云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何也。蓋高宗天資高明。未卽位之前。已學於甘盤。其於天下之義理。多所通曉。傳說恐其徒知而不力行。故告之以非知

之艱而行之惟艱。欲其力行平日之所知故也。若學者之事，須是以致知為先。知得一分，方能行得一分。知得十分，方能行得十分。若所知未真，斷無能行之理。所謂真知者，伊川先生所謂如虎所傷是也。又如飢必食，渴必飲，水不可入，火不可蹈。

之一字。衆妙之門。佛家亦云。知如此方為真知。亦此意也。

問零零碎碎湊合將來不知不覺自然省悟

正如曾子平日學問，皆是逐一用工。如三省，如問禮，逐些逐小做將去，積累之久，一旦通悟。夫子遂以吾道一以貫告之。至此方知從前所為百行萬善，只是一理。方其積累之時，件件着力，到此如炊之已熟，釀之已就，更不須着分毫之力。

問程子論格物有說向內處有說向外處

孔子答門人問仁問孝，亦是如此，皆是隨其資質而成就之。聖人之教人，猶化工之生物，目材而篤。於此可見。

問大學只說格物不說窮理

器者有形之物也。道者無形之理也。明道先生曰：道即器，器即道。兩者未嘗相離。蓋凡天下之物，有形有理象者，皆器也。其理便在其中。大而天地，亦形而下者；乾坤乃形而上者。天地以形體言，乾健也，坤順也。即天地之理。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亦形而下者；其理即形而上者。以身言之，身之形體皆形而下者，曰性曰心之理。乃形而上者。至於一物一器，莫不皆然。且如燈燭者，器也。其所以能照物，形而上之理也。且如床卓器也。而其用理也。天下未嘗有無理之器，無器之理。即器以求之，則理在其中。如即天地，則有健順之理。即形

體則有性情之理。精粗本末。初不相離。若舍器而求理。未有不蹈於空虛之見。非吾儒之實學也。所以大學教人以格物致知。蓋卽物而理在焉。庶幾學者有着實用功之地。不至馳心於虛無之境也。

問誠意章數條

自慊是爲己言。己之所以爲善者。乃是我合當如此。若不爲善。則此心自不快足。自不能安。非是爲他人而爲善也。

自欺是爲人本無實意爲善。但外面略假借以欺人。欲人稱好而已。殊不知人心之靈。昭如日月。何可欺也。只是自欺而已。

自慊是誠。一誠則自欺是僞。二僞則譬如人子弟讀書爲學。乃是爲己之事。若我不知讀書。不知爲學。是我身分上自有欠缺。干他人甚事。今人往往對父兄長上。則讀書講學。才獨處便怠惰。一切廢棄。如此則是爲父兄長上而學也。其爲自欺孰大焉。

問致知一段是夢覺關。誠意一段是善惡關。語錄中

言格物致知。必窮得盡。知得至。則如夢之覺。若窮理未盡。見善未明。則如夢之未覺。故曰夢覺關。好善必實然好之。如飢之必食。如渴之必飲。惡惡必實然惡之。如水之不可入。火之不可蹈。如此方能盡人之道。以充人之形。若名爲好善。而好之不出於實。名爲惡惡。而惡之不出於實。則是爲欺而已。欺心一萌。無往而非惡矣。亦何以異於禽獸哉。故曰善惡關。大學雖有八條。緊要全在此兩節。若知己至。意已誠。則大本已立。其它以序而進。有用力之地矣。若知不至。意不誠。旣無其本。無往而可矣。故朱文公以二關喻之言。

如行軍然。必須過此二重關隘。方可進兵故也。

問正心修身章

喜怒哀懼。乃心之用。非惟不能無。亦不可無。但平居無事之時。不要先有此四者在胸中。如平居先有四者。即是私意。人若有些私意。塞在胸中。便是不得其正。須是涵養此心。未應物時。湛然虛靜。如鏡之明。如衡之平。到得應物之時。方不差錯。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憂而憂。當懼而懼。恰好則止。更無過當。如此方是本心之正。

問聖人恐無怒容否。朱子曰。當怒時。亦必形於色。如治人之罪。却為笑容。則不可。曰。如此。則恐涉忿厲之氣否。曰。天之怒。雷霆亦震。但當怒而怒。便中節。事過便消了。更不積。問古人喜怒不形於色。是正否。曰。此是養得胸中和粹。故雖中有喜怒。而不形於色。此正是涵養之效。安得謂之不正。又問。古人憂國至於白首。怒敵至於裂眦。此正否。曰。憂國怒敵。憂與怒之正者。雖若太過。然亦是不失其為正。但此乃志義之士所為。若聖人。則未必然。必如是觀之。乃盡。

鑑空衡平之體。鑑空衡平之用。此二句切須玩味。蓋未曾應物之時。此心只要清明虛靜。不可先有一物。

如鑑未照物。只是一箇空。衡未稱物。只有一箇平。此乃心之本體。此即中庸所謂喜怒哀樂未曾發動。渾然一理。不偏不倚。故謂之中。此所謂鑑空衡平之體也。及至事物之來。隨感而應。因其可喜而喜。因其可怒而怒。因其

當憂而憂。因其當懼而懼。在我本未嘗先有此心。但隨物所感而應之耳。故其喜怒哀懼。無不中節。此所謂鑑空衡平之用。此即中庸所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蓋喜怒哀懼。俱應物而動。恰好便止。不可少過其分。事過即已。更不留在胸中。如此。即是中節。即謂之和。

問體用二字

大凡有體而後有用。如天地造化。發生於春夏。元亨而斂藏於秋冬。利貞發生是用。斂藏是體。自十月純

坤。陽氣既盡。不知者謂生意已熄。不知斂藏者。乃所以為發生之根。自此霜雪凝沍。草木凋落。蟲蛇伏藏。

微陽雖生於下。隱而未露。一年造化實基於此。惟冬間斂藏疑固。然後春來發生有力。所以冬暖無霜雪。

則來歲五穀不登。正以陽氣發泄之故也。人之一心亦是如此。須是平居湛然虛靜。如秋冬之閉藏。皆不

發露。渾然一理。無所偏倚。然後應事之時。方不差錯。如春夏之發生。物物得所。若靜時先已紛擾。則動時

豈能中節。故周子以主靜為本。程子以主敬為本。皆此理也。動靜皆道。而周子乃以主靜為本者。蓋

中庸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須要戒謹恐懼。以養本然之中。然後發而為中節之和。程子主敬之說。即中庸之意也。

問。大學不要先有恐懼。中庸却要恐懼。何也。曰。聖賢之言。有似同而實異者。大學之恐懼。與中庸之恐懼

不同。中庸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只是事物未形之時。常常持敬。令心不昏昧而已。大學之恐懼。是俗語所謂怖畏之意。自與中庸有異。

問。治國平天下章。絜矩絜字。本出賈誼過秦論。度長絜大。度謂以尺之長短。先儒解絜字。未分說。建陽范直閣。諱如圭

友。乃胡文定公之外甥。朱文公之父。言我有此心。人亦有此心。在上之君子。當以已之心。度人之心。如

以矩而度物也。矩製方之器。俗謂曲尺是也。荀子曰。五寸之矩。蓋天下之方。言矩雖止長五寸。然天下之

為方器者。必以此為則。以譬一心雖微。而推之以度人之心。雖千萬人無不同者。我欲孝於親。人亦欲孝

於親。我欲弟於長。人亦欲弟於長。故為君子者。必使人各得以遂其孝弟之心。我欲安。人亦欲安。我欲壽。

人亦欲壽。我欲富。人亦欲富。故君子者。必使人各遂其所欲。此皆所謂絜矩也。俗言以心比心。即是此義。

義者。天理之公也。利者。人欲之私也。二者如冰炭之相反。然一於義。則利自在其中。蓋義者宜也。利亦宜也。苟以義為心。則事無不宜矣。不惟宜於己。亦且宜於人。人已兩得其宜。何利如之。若以徇利為心。則利

於己。必害於人。爭鬪攘奪。於是乎與己亦豈能享其利哉。

大學所謂利。專指財利而言。伊川先生云。利不獨財利之利。凡有一毫自便之心。即是利。此論尤有補於

心術之微。南軒先生又謂。無所為而為。皆義也。有所為而為。即利也。其言愈精。且微。學者不可不知也。且

見赤子入井。有惻隱之心。此乃天理。自然形見。非有所為而然。此即義也。若有一毫納交

要譽之心。即是有所為而為。即利也。二者相去。毫厘之間。而公私邪正之分。則天淵矣。

發。故朱子謂南軒此語。乃發先賢之所未。

大抵學者存心行事。只當以義理為主。義所當然。雖害不卹。義所不當然。雖利不計。如此方合乎天理之

正。若此心一出。一入於義利之間。終是為利所勝。正如白黑相和。黑必揜白。薰蕕共器。蕕必揜薰。立志之

初。不可不察也。

大學程子南軒三說不同。大學只說財利。猶是麤處。伊川南軒之說。乃入細工夫。世亦有能不貪財利之

人。然未必無自便之私。亦有能不求自便者。其心未必無所為。此是一節之上。又有一節工夫。以大學至

善譬之。不貪財利與不求自便。是善到無所為而為。始是至善。然必先以不貪財利為根腳基址。方可說

上兩節。正如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方能漸至樂與好禮之地。若未能不貪財利。又豈能有上兩節。亦如未

能無諂無驕。安得更有樂與好禮。故學者當以不貪財利為本。又未可謂不貪財利為已足。馴序用力。自

能無諂無驕。安得更有樂與好禮。故學者當以不貪財利為本。又未可謂不貪財利為已足。馴序用力。自

粗至精。方可至純乎天理之也。

恕者。如心之謂。非寬厚之謂也。如我能為善。亦欲他人如我之善。我無惡。亦欲人如我之無惡。我欲立。亦

欲人之立。我欲達。亦欲人之達。大槩是視人如己。推己及物之謂。

問新民章此段當在止於至善之前。

朱文公言。洗濯其心。以去惡。猶沐浴其身。以去垢。斯言盡矣。蓋身之有垢。特形骸之礙耳。然人猶知沐浴

以去之。惟恐塵垢存。則其體污穢。至於心者。神明之府。乃甘心為利欲所溺。以昏蔽之。甚如積糞壤。如聚

蟻。而不肯一用其力。以去之。是以形體為重。以心性為輕也。豈不繆哉。唐人有櫛銘曰。人之有髮。朝朝

思理。有身有心。胡不如是。深得成湯銘盤之意。禪家亦有所謂身似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之句。雖云異端。然此言亦自可取也。

禮記儒行篇云。儒有澡身而浴德。謂洗濯其身。沐浴其德。亦盤銘之義。

問仁字之義此下並論語。

仁之一字。從古無訓。且如義訓宜。禮訓理。又訓履。智訓知。皆可以一字名其義。惟仁不可以一字訓。孟子

曰。仁者人也。亦只是言仁者。乃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亦不是以人訓仁。蓋緣仁之道。大包五常。貫萬善。所

以不可以一言盡之。自漢以後。儒者只將愛字說仁。殊不知仁固主乎愛。然愛不足以盡仁。孟子曰。惻隱

之心。仁之端也。惻隱者。此心惻然有隱。即所謂愛也。然只是仁之發端而已。韓文公言。博愛之謂仁。程先

生非之。以為仁自是性。愛自是情。以愛為仁。是以情為性也。至哉言乎。朱文公先生始以愛之理。心之德。

六字形容之。所謂愛之理者。言仁非止手愛。乃愛之理也。蓋以體言之。則仁之道。大無所不包。發而爲用。則主乎愛。仁者愛之體也。仁之用也。愛者如見赤子入井。而惻然欲有以救之。以至矜憐憫惜。慈祥恩惠。愛之謂也。性中既有仁。發出來便是愛。仁如根上發出苗。以苗爲出於根。則可以苗便爲根。則不可以愛出於仁。則可以愛便作仁。則不可。故文公以愛之理三字言之。方說得盡。又曰心之德。何也。蓋心者。此身之主。而其理則得於天。仁義禮智皆此心之德。而仁又爲五常之本。如元亨利正。皆乾之德。而元獨爲四德之長。天之元。卽人之仁也。元爲天之全德。故仁亦爲人心之全德。然仁之所以爲心之德者。正以主乎愛故也。仁所以能愛者。蓋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之以爲心。是以主乎愛也。愛之理。心之德。六字之義。乃先儒所未發。而文公始發之。其有功於學者。至矣。豈可不深味之乎。

問行有餘力章與四教不同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以力行爲先。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者講學之事。主乎知。忠信者修身之事。主乎行。此又以知爲先。此二章實相表裏。正當合而觀之。大抵致知力行。二者不可一闕。旣知其理。不可不行其事。旣行其事。不可不知其理。二者並進。則爲學之功至矣。

問主忠信章

程子曰。無物不

論語止言主忠信。不言誠。至子思孟子。然後言誠。蓋誠指全體而言。忠信指用功處。而言忠是盡於中者。信是形於外者。有忠方有信。不信則非所以爲忠。二者表裏體用之謂。如形之與影也。心無不盡之謂忠。言與行無不實之謂信。盡得忠與信。卽是誠。故孔子雖不言誠。但欲人於忠信上著力。忠信無不盡。則誠

在其中矣。孔子教人，大抵只就行處說。行到盡處，自知誠則本源。子思孟子，則併本源發出以示人，其義一也。

問過則勿憚改

過雖聖賢不能無。蓋過者，過誤之謂也。知其爲過而速改，則無過矣。故論語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左傳云：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孰大焉。子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孟子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成湯之聖，猶且改過不吝。顏子之賢，猶曰不貳過。以此可見，雖聖賢必以改過爲貴。若知其爲過，不肯速改，則是文過遂非，而流於惡矣。蓋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爲，則謂之惡。不待別爲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爲遷善改過之象。此卽過勿憚改之意也。

問姑息二字

主忠信章注

姑息，姑訓且，息訓止。言事理合當十分做，却只做三五分。且如是而止，此之謂姑息。今人柔儒者，以小惠及人，便以爲仁，不知只是姑息而已。

問溫良恭儉讓

溫，和厚也。只和一字，不足盡溫之義。只厚一字，亦不足以盡溫之義。必兼二字者，和如春風和氣，和之厚。如坤厚載物之厚，和不慘暴也。厚不刻薄也。良，易直也。亦如前義。易者，平易也。不艱險也。直者，正直也。不邪曲也。恭，莊敬也。莊，主容貌而言。敬，主內心而言。自中而發外，故曰恭。儉，節制也。節制二字，相似而實不

同節乃自然之限節。且如一年有八節四立二分二至是也。四十五日而一換。乃天道自然之界限。故曰節制。乃用力裁制之意。義以制事。禮以制心。謂如事理合當如此。即以義裁制之。若以刀裁物也。一念慮之非。即以禮裁制之。亦如刀之裁物也。謂凡事事物。所謂之節。有自然界限。不可踰處。皆矜已之善。遜謂推善以及人。讓謙遜也。謙謂不

問過化存神溫良注

過化存神。此四字本出孟子。過化。謂聖人凡所經歷處。人皆化之。存神。謂其中所存神妙。正意只是如此。至橫渠先生。乃謂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下性字指本然者而言。上性字是謂我能存其性。而不為情所蕩而失其性。則其所存者。神妙而不可測。下物字指事物而言。上物字指我之應物而言。謂物物各自有理。我隨其理以應之。物各付物。不以己之私意參乎其間。則事過弗留。如冰之釋。如風之休。後來諸老先生。多本其說。獨文公不以為然者。蓋孟子之意。未說到如此深故也。文公解經。每務平實如此。然橫渠先生之說。亦不可不知也。

問禮樂用和為貴章

敬者。禮之本。制度威儀。禮之文。和者。樂之本。鐘鼓管磬者。樂之文。禮樂二者。闕一不可。記曰。樂由陽來。禮由陰作。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天尊於上。地卑於下。萬物散殊。有大有小。此即制之所由起。蓋禮主平。別故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未嘗止息。二氣和合。而化生萬物。此樂之所由氣和合。方能興。蓋樂主平和故也。所謂陰陽二氣者。日月雷霆。風雨寒暑。之類皆是。二生成萬物。故禮屬陰。不可易者。皆屬陰。樂屬陽。凡天也。間。流行運。禮樂之不可闕。一如陰

陽之不可偏勝。則亢而為旱。寒暑之相易。則溢而為水。有陰無陽。則物不生。有陽無陰。則生而不成。禮勝則離。以其太嚴而不通乎人情。故離而難合。樂勝則流。以其太和而無所限節。則流蕩忘返。所以有禮須用有樂。有樂須用有禮。此禮樂且是就性情上說。然精粗本末。亦初無二理。禮中有樂。言嚴肅之中。有自然之樂。此即是禮中之樂。樂中有禮。言和樂之中。有自然之禮。此即是樂中之禮。朱文公謂嚴而泰。此即禮中和而節。此即樂中而有禮。

問因不失其親

因者依也。言與人相依。須是其人。可以親近方得。如士之擇友。男之擇婦。女之擇婿。以至於臣之擇君。皆是若其初不謹。則後來雖欲悔而不可得也。又如為人臣屬而事其長。亦須看此人可親與否。如其人非賢者。輕易依附。一為其所薦。則終身便有舉主之分。如何悔得。以此推之。凡百皆然。大抵以審擇於始為貴也。

問楊墨章注有道

墨翟兼愛。其初本是學仁。不知仁者心無不溥。而其施則有差等。如親親與仁民不同。仁民與愛物不同。就親親之中。事父與事兄不同。處夫婦。處朋友。又與事兄不同。蓋心無不溥者。仁也。其施有差等者。即仁中之義也。分殊今親親與仁民同。則是視父母如視他人矣。故其流至於無父也。楊氏為我。本是學義。不知義者。制事之宜也。處君臣。處父子。處朋友。事事物物。各當其所。乃合於義。今但知有己而已。則於君不必忠。於子不必孝。凡處人倫之間。無一而當矣。故其流至於無君。專言無君者。指其最大者言之也。無君無父。則

是禽獸矣。此學者所以必當求正於有道者也。

問理性命

五十知天命注

窮理謂事事物物各有其理。窮究之而無不盡也。此卽大學所謂格物也。盡性謂一性之中萬善備具。如性中有仁。我則盡其仁之至。性中有義。我則盡其義之至。禮也。智也。亦然。如此方是盡性。若十分之中有一毫一厘欠闕。亦未可謂之盡性。至於命。言理既無所不窮。性既無所不盡。便自然至於命。此卽孟子知性則知天之意。窮理主知而言。盡性主行而言。知得盡。行得盡。便是至於命。

問父母惟疾之憂

問。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自古忠臣義士。奮不顧身。視死如歸。如此。則是不孝矣。此又何也。曰。此與其他毀傷不同。蓋殺身所以成仁。既成亡。則孝在其中矣。因爲說殺身成仁。則形雖虧。其理不虧。身雖殞。其性不失。乃所以爲孝也。昔晉周處死於戰陣。其母猶在。太常賀循諡之曰孝。以常情言之。母在而死於國。可以爲忠。而不可以言孝矣。而晉人乃稱周處爲孝者。蓋忠孝一理。能忠於君。乃所以爲孝也。然捐身蹈難。乃處臣子之變。如曾子之戰競自守。乃處人子之常。要當參觀可也。

又西銘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蓋父母生我者也。而所以生之者。天地也。天賦以氣。地賦以形。父母固我之父母也。天地亦我之父母也。朱文公曰。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天地者。人與物已與人。皆共以爲父母也。父母之生我也。四支百骸。無一不全。必能全其身之形。然後爲不忝於父母。天地之生我也。五常百善。無一不備。必能全其性之理。然後爲不負於天地。故仁人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又西銘之妙指。不可

以不知也。

問非鬼而祭章

鬼神之神。雖非始學者所易窮。然亦須識其名義。若以神示鬼三字言之。則天之神曰神。以其造化神地之神曰示。以其山川草木。示古祗字。見人之神曰鬼。鬼謂氣之已。若以鬼神二字言之。則神者氣之伸。鬼者氣之屈。收回。氣之方伸者屬陽。故為神。氣之屈者屬陰。故為鬼。神者伸也。鬼者歸也。且以人之身論之。生則曰人。死則曰鬼。此生死之大分也。然自其生而言之。則自幼而壯。此氣之伸也。自壯而老。自老而死。此又伸而屈也。自其死而言之。則魂遊魄降。寂無形兆。此氣之屈也。及子孫享祀。以誠感之。則又能來格。此又屈而伸也。姑舉人鬼一端如此。至若造化之鬼神。則山澤水火雷風是也。日與電皆火也。月與雨亦水也。此數者合而言之。又只是陰陽二氣而已。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萬物賴之以生。賴之以成。此即所謂鬼神也。氣之伸為神。如春夏生長是也。氣之屈為鬼。如秋冬斂藏是也。今人只以塑像畫像為鬼神。及以幽暗不可見者為鬼神。殊不知山峙川流。日照雨潤。雷動風散。乃分明有迹之鬼神。日出為神。止為鬼。入為鬼。雨潤為神。收為鬼。伊川曰。鬼神者。造化之迹。又曰。鬼神天地之功用。橫渠曰。鬼神二氣之良能。凡此皆指陰陽而言。天地之氣。即人身之氣。人身之氣。即天地之氣。易繫辭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人之生也。精與氣合而已。精者血之類。是滋養一身者。故屬陰。氣是能知覺運動者。故屬陽。二者合而為人。精即魄也。目之所以明。耳之所以聰者。即精之為也。此之謂魄。氣充乎體。凡人心之能思慮。有知識。身之能舉動。與夫勇決敢為者。即氣之所為也。此之謂魂。人之少壯也。血氣

強血氣強故魂魄盛。此所謂伸。及其老也。血氣既耗。魂魄亦衰。此所謂屈也。既死。則魂升于天。以從陽。魄降于地。以從陰。所謂各從其類也。魂魄合則生。離則死。故先王制祭享之禮。使為人子孫者。盡誠致敬。以炳蕭之屬。求之於陽。灌鬯之屬。求之於陰。求之既至。則魂魄雖離。而可以復合。故禮記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神指魂而言。鬼指魄而言。此所謂屈而伸也。

問鬼神二氣之良能。曰。既有陰陽二氣。則自然有往有來。有闔有關。有消有息。有聚有散。蓋其理自然如此。故曰良能。此乃借孟子良知良能之名。以形容二氣。孟子本意。謂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莫不知敬其兄。此本然之性如此。非出人為。陰陽二氣屈伸。亦是本然之理。故借此二字以明之。往闔消散。屈也。來關息聚。伸也。

問魯賜周公禮樂。雅徹注。

程子言。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所當為。此正如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可謂極其至矣。孟子只以為可也。蓋事親不如曾子。則是人子之道有虧。必如曾子。方得恰好。推而言之。為君必如堯。然後為盡君道。為臣必如舜。然後為盡臣道。不然。則皆是欠闕。學者知此。則凡於人倫。曲盡其至。無一毫之虧。方是全得當為之職分。初非過當也。無父母。則皆是欠闕。學者知此。則凡於人倫。曲盡其至。無一毫之虧。方是全得當為之職分。初非過當也。

自合盡忠。此只是盡其本分。當為之事。非過外也。

問仁字仁章。人而不

凡天下至微之物。皆有箇心。發生皆從此出。緣是稟受之初。皆得天地發生之心。以為心。故其心無不能

發生者。一物有一心。自心中發出生意。又成無限物。且如蓮實之中。有所謂么荷者。便儼然如一根之荷。他物亦莫不如是。故上蔡先生論仁。以桃仁杏仁比之。謂其中有生意。才種便生。故也。惟人受中以生。全具天地之理。故其爲心。又最靈於物。故其所蘊生意。纔發出。則近而親親。推而仁民。又推而愛物。無所不可以。至於覆冒四海。惠利百世。亦自此而推之爾。此人心之大。所以與天地同量也。然一爲利欲所汨。則私意橫生。遂流而爲殘忍。爲刻薄。則生意消亡。頑如鐵石。便與禽獸相去不遠。豈不可畏也哉。今爲學之要。須要常存此心。平居省察。覺得胸中盎然。有慈祥惻怛之意。無伎忍刻害之私。此卽所謂本心。卽所謂仁也。便當存之。養之。使之不失。則萬善皆從此而生。

國家圖書館



004758698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一

問答

問理明誠格章問禘

禘者祭始祖所自出之帝也。謂如本朝太祖是宋開基之祖。僖祖太祖皇帝之四世祖。又是始祖。而上古黃帝。乃趙氏所自出之帝也。祭祀之禮。遠及於始祖之所自出。無乃太遠乎。蓋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我之有此身。出於父母也。父母又出於祖。祖又出於始祖。始祖又出於厥初。得姓受氏之祖。雖年代悠遠。如自根而幹。自幹而枝。其本則一而已矣。故必推始祖之所自出而祭之。則報本反始之義。無不盡矣。若非仁孝誠敬之強至。豈有知此禮而行之乎。蓋凡人於世之近者。如考妣。則意其精神未散。或嘗逮事而記其聲容。必起哀敬之心。而不敢忽。若世之遠者。相去已久。精神之存與否。不可得而知。人素不識其聲容。則有易忽之意。故禘禮非極其仁孝。極其誠敬者。不能知其理。不能行其事。惟仁孝之深者。能知此身之所考之精神。即祖。苟能知此理矣。至難知者。則其他事物之理。又何難知之有。苟能感格矣。則推而格天地者。此誠而已。推而感之。則亦此誠而已。故曰。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於治天下何難哉。

問媚竈

聖人道大德宏如天地。故其發言。渾渾乎如元氣之運。然於門人弟子。則或竣其詞以規做之。如曰。野哉。

由也。如曰：小人哉。樊須也。如曰：予之不仁也。蓋其視門人弟子如子弟，其有過但當峻責。若一時權臣小人，平日未嘗相孚，一旦發非理之問，聖人之答之也。既不可順指以求合，又不可忤意而招禍。故其言從容巽順，若無所觸忤，然皆本乎正理，而未嘗有一毫之阿徇。如答王孫賈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答陽貨曰：吾將仕矣，皆是此意。其對王孫賈，不自媚與靈之非，但言獲罪於天者已多，是乃開其悔悟之機也。其意謂：我未嘗不欲仕，且將仕矣，但對陽貨也。其言渾然，則圭角不露，既非阿徇，又仕矣。其意謂：我未嘗不欲仕，且將仕矣，但對陽貨也。其言渾然，則圭角不露，既非阿徇，又非違忤。其所以為聖人之言也。常人之於權貴，若非逢迎取悅，則必激觸取怒。雖直言激觸，非勉強可及。若欲師慕其萬一，惟敬以存養，使心平而氣和，則庶乎其可近爾。王孫賈衛之權臣，程先生謂讀論語者要識聖賢氣象，如此章之類，優游玩味，則其氣象可見矣。

觀聖人獲罪於天之語，則其傲之深矣。然他日稱衛靈公之不亡，則以其國有人之故。而王孫賈治軍旅亦與焉。蓋其人雖不善，至於治兵，則其所長。此又憎而知其善之意。聖人之心，至公如天地，此其一事也。

問終食不違仁

此章當作三節看。處富貴貧賤之間而不苟，此一節猶是麤底工夫。至終食不違，又是一節。乃是存心養性細密底工夫。然猶是平居暇日之事，可以勉而至者。至於造次急遽之時，患難傾覆之際，若非平時存養已熟，至此鮮有不失其本心者。到此而猶不違，乃是至細至密工夫。其去安仁地位，已不遠矣。然此三節，乃進德之始終。若無麤底工夫作根腳基址，豈有能進於細密之地者。故必以審富貴安貧賤為本。然後能進於終食不違之地。能終食不違矣，然後能進於造次顛沛不違之地。用工之序蓋如此。正與前章無諂無驕樂與好禮相似，當考參而熟玩也。

問志於道

志於道者。心存於義理也。恥衣食之惡者。心存於物欲也。理之與欲。不能兩立。故聖人以此爲戒也。南軒先生嘗曰。天下無間界底道理。欲做好人。則不可望快活。要快活。則做不得好人。此之謂也。南軒之言。雖麤然。學者必須於此分別得明白。然後可以進道。不然。則亦徒說而已。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此是不恥惡食。子路緼袍。與衣孤貉者立而不恥。此是不恥惡衣。前輩有云。咬得菜根。何事不可爲。是亦此意。

問忠恕

天地 聖人 誠

天地與聖人。只是一誠字。誠者。真實無妄之謂也。晝必明。夜必闇。夏必熱。冬必寒。春必生。夏必長。亘千萬年如一日。不曾有少差繆。此天地之誠也。仁真箇仁。義真箇義。存於心。無一念之不實。見於事。無一件之不實。形於言。無一句之不實。而百行萬善。備足無餘。此聖人之誠也。天地只是一箇誠字。萬物自然各遂其生。聖人只是一箇誠字。萬事自然各當其理。此乃天地聖人之事。學者未到此地位。且須盡忠恕二字。忠者。盡己之心也。恕者。推己之心以及人也。忠。盡乎內者也。恕。形於外者也。己之心。既無一毫之不盡。則形之於外。亦無一毫之不當。如事親當孝。事兄當悌。處朋友當信。事事物物。各盡其所以當然之理。以處之。即是恕也。有忠而後有恕。忠者。形也。恕者。影也。後有形而在聖人。則曰誠。在學者。則曰忠。誠是自然。而然。忠則須用着力。在聖人。則不必言恕。在學者。則當言恕。蓋聖人不待乎推。學者先盡己而後能及人。故有待乎推也。然學者若能於忠恕二

字上着力。於盡己盡人之間。無不極其至。久之。亦可以到至誠地位。誠是自然底忠。忠是着力底誠。孔子告曾子一貫之理。本是言誠。曾子恐門人理會未得。故降下一等。而告之以忠恕。要之。忠恕盡處。卽是誠。但學者須是自卑而高。自淺而深。不可躐等。妄意於高遠。而實無所得耳。

問仁字仁而不佞章

仁之一字。從古無訓。論語一書。凡言仁處。只是教人以爲仁之方而已。孟子曰。仁。人心也。最爲明切。然亦只是說仁者。人心之德而已。初非以人心二字解仁也。自漢以來。儒者類以愛字說仁。故韓文公曰。博愛之謂仁。殊不知愛乃仁之用。而未能盡仁之體。仁。性也。愛情也。性中有此仁。故發之於情。則能愛。仁猶根也。愛猶枝葉也。有此根。故有此枝葉。然便指枝葉作根。則不可。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惻隱正是愛。見物之可哀。可憐者。則有惻然隱痛之心。此正是愛。乃是仁中發出來。譬如物在中。而端緒發於外也。愛乃仁之發見處。便以愛爲仁。是以情爲性。以用爲體也。所以伊川先生不取韓子博愛之說。以爲仁自是性。愛自是情。以愛爲仁。是認情爲性。然其解孝弟爲仁之本。却又曰。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與前說頗似相反。何也。蓋韓子曰。博愛之謂仁。則是以愛便爲仁。伊川曰。仁主乎愛。則是仁之爲道。生於愛而已。非謂仁只是愛也。蓋五常各有所至。仁主愛。義主宜。禮主別。智主知。愛者。仁之用。仁者。愛之體。仁雖不止於愛。然見之於用。則莫切於愛。緣人之初生。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合下便有此仁。天地之心。主於生物。故人之心。亦主乎愛物也。漢唐儒者。不合以愛便爲仁。所以不識仁之本體。到上蔡先生。又以覺爲仁。言心之虛明知覺。凡痒癢疾痛。便知便覺。卽此是仁。無垢張氏。又從而推演其說。於是百十年來學者。又以覺言仁。殊

不知知覺自屬智。仁者之心。固有知覺。但以知覺爲仁。則不可。學者但於知覺上求仁。只要胸中虛明無滯。便說是仁。却於仁之本體。未爲親切。反不若愛字。雖未是仁之體。却正是仁之用。因用則可以知其體。天地生物之心。便是仁之體。其發出來。至文公先生立六字以斷之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於是體用兼全。既異乎漢儒指情爲性之失。又足以破近世學者以覺爲仁之弊。所謂心之德者。蓋言仁者此心之全德。包五常貫四端。而爲一心之主也。所謂愛之理者。蓋謂仁乃愛之理。仁未便是愛。乃愛之道理。愛未是盡仁。乃仁之發用。有此道理。便有此發用。理卽性也。用卽情也。於是仁之爲義。明白昭著。至此章又斷以全體不息四字。蓋仁者兼該萬善。無所不備。如人之頭目手足皆具。然後謂之人也。不息者。如天地一元之氣。運行於六合之間。無頃刻止息。所以生成萬物。無有已時。文公前後十字。於仁之義。曲盡其至。學者誠能深玩而默察之。無復餘蘊矣。心之活便能運轉不息。凡處人倫事物之間。此心周流無礙。處處皆到。心死則便如鐵石。凡處人倫事物之間。皆窒塞了。

問剛與慾悵也章

剛者天德也。天德者謂純乎天理而不雜以人欲也。乾六爻皆陽。故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人之與天。本一無二。惟其有私欲以間之。是以與天不相似。若能盡去私欲。則復乎夫矣。此君子所以貴乎剛也。上蔡先生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爲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上蔡所謂勝物者。蓋謂立志堅強。不爲外物所奪。凡榮辱得喪。禍福死生。皆不足以動之。如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勝物。非剛暴恃氣。求以勝人之謂也。爲物揜之謂慾。言陷溺於物欲。

之中不能自克。如爲物遮覆揜遏而不能出也。上蔡此言最爲有益。學者知此。與其徇欲而屈於物之下。如婦人女子之柔弱。孰若以剛德自持。卓然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失大丈夫之操乎。又橫渠先生曰。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德性者吾之所固有。仁義禮智之性也。物欲者因耳目口鼻之接於物而生者也。凡爲人剛明果決。則理存而欲泯。故德性用。言德性爲主而用事也。爲人陰柔昏濁。則欲勝而理泯。故物欲行。言物欲爲主而肆行也。陽明陰濁。雖稟於氣質。然可學以反之。人能自力於學。則柔者可強。闇者可明。不能學。則強者或轉而柔。明者或趨而闇。橫渠此言。正欲人以學力變氣質。使陽明日勝。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也。

問志氣晝寢章

志謂心志。氣謂血氣。學者若能立志以自強。則氣亦從之。不至於怠惰。如將帥之統卒。有紀律。有號令。則士卒雖欲惰而不可得。苟心志不立。則未免爲血氣所使。孟子曰。志者氣之帥也。蓋志強則氣亦強。志惰則氣亦惰。如將勇則士亦勇。將惰則士亦惰也。學者欲去昏惰之病。必以立志爲先。

問文章性與天道

文章二字。非止於言語詞章而已。聖人盛德蘊於中。而輝光發於外。如威儀之中度。語言之當理。皆文也。堯之文思。舜之文明。孔子稱堯曰。煥乎其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皆此之謂也。至於二字之義。則五色錯而成文。黑白合而成章。文者。燦然有文之謂。章者。蔚然有章之謂。章猶條也。六經論語之言文章。皆取其自然形見者。後世始以筆墨著述爲文。與聖賢之所謂文者異矣。

性者。指人所得而言。仁義禮智信是也。天者。指其理之自然而言。陰陽五行之理是也。夫子平時以身教人。凡形於威儀容止。語嘿動靜。自然成文。自然有章者。皆所以教學者。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吾無隱乎爾者是也。學者即其近者求之。用功既久。自然可到精微之地。若遽以性命之理告之。則恐其億度料想。馳心玄妙。反無所益。故於性與天道。罕嘗言之。學者不可得而聞。其於論語。僅有性相近一語。亦止是言氣質之性。非指性之本。至於易乾卦。然後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二條。又是正說性與天道。亦可謂罕言矣。

問敬字敬簡章

伊川先生言。主一之謂敬。又恐人未曉一字之義。又曰。無適之謂一。適。往也。主於此事。則不移於他事。是之謂無適也。主者。存主之義。伊川又云。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主則有意。在學者用功。須當主於一。主者。念念守此。而不離之意也。及其涵養既熟。此心湛然。自然無二無雜。則不待主而自一矣。不待主而自一。即所謂誠也。敬是人事之本。學者用功之要。至於誠。則達乎天道矣。此又誠敬之分也。所謂主一者。靜時要一。動時亦要一。平居暇日。未有作為。此心亦要主於一。此是靜時敬。應事接物。有所作為。此心亦要主於一。此是動時敬。靜時能敬。則無思慮紛紜之患。動時能敬。則無舉措煩擾之患。如此則本心常存而不失。爲學之要。莫先於此。更當以胡致堂一段參觀。

問言志

夫子令顏淵子路言志。而子路只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自今人觀之。子路之言。亦幾

於卑近矣。蓋聖門學者，誠實端慤，言者卽其所行，行者卽其所言，苟躬行有一毫未至，斷不敢輕以自許。若今人之好爲欺者，必妄說一等高大话矣。子路爲人，勇於爲善，而篤於朋友，故所願如此。不知者以爲卑近，殊不知此乃人之所甚難。蓋私之一字，乃人心之深害，私苟未忘，雖於骨肉親戚之間，尙不能無彼此物我之分，且如父母，可謂至重，然今不知義理之人，亦未免分物我，飲食居處，惟已之便，而於親有不卹者，況朋友乎？子路之言，雖只及朋友，然觀其用心，則其至公無私，可見矣。推此以往，雖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可也。學者當深味子路之言，嘿自省察，我之事親，已忘物我否？事親已忘物我矣，又推之以事長事，長能忘物我矣，又推之以待朋友，久之，私意盡忘，則其視天地之間，混然爲一，不復有彼我之間，此卽所謂天下歸仁也。而西銘一篇之意，正是如此。顏淵言志，又大於子路，蓋視己之善，如未有善，視己之勞，若初無勞，觀其用心，雖至堯舜地位，亦歉然常若不足。子路所謂車馬衣裘，與朋友共，特顏子善中之一善爾。夫子之言志，又大於顏淵，蓋二子猶未免用意。若聖人，則如天地然，一元之氣，運之於上，而天地之間，無一物不得其所，不待物物着力，然後能之。又非二子所及。然今學者，且當從子路學起，必如子路之忘私，然後方可進步。不然，則物我之私，梗於胸中，如蝨賊，如戈戟，然又安能有善不伐，有勞不矜，如顏子乎？況於聖人地位，又高又遠，非用力所可到。須德盛仁熟，從容中道，然後不期而自至爾。此非始學之事故，必先學子路之忘私，而後可。大凡爲學，只是要變氣質，正心術而已。蓋人之氣質，苟非聖賢，不能全美，必有所偏，故聖賢立下許多言語，欲人因其言，以省察己之偏處，如醫經然。某病則有某方，某病則有某藥，學者味聖賢之言，以察己之偏，正如看醫經。

以察己之病。病是寒。則用溫藥。病是熱。則用涼劑。見得病證的然如此。則必服藥以去之。如此方有益。如己之偏處。在於不能無私。則當玩味聖賢之言。以去其私。如子路車馬衣裘。先自事親事長。以至於待朋友。皆欲忘其私。如此。則私之一病去矣。又如己之偏。在於不能無矜伐。則當玩味聖賢之言。以去其矜伐。如前章。如類淵無伐善。又無施勞是也。又如平日言行。未能相副。未免有不誠處。則當玩味聖賢之言。以去其不誠。如前章。色足恭。勞是也。怨以。我有千百病。聖賢有千百藥方。一日佩服聖賢一言。真切行之。則是一日服一藥。以去一病。久之。則所謂氣質之偏。自然融化得盡。純善而無惡矣。若只看過讀過。不真實用力。以去其偏。則如談方說藥。初未嘗服餌。其又何益。氣質之偏既去。則心術自正。向來因觀聖賢之言。

問不違仁

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其心本無不仁。只因有私欲。便有違仁之時。既克去私欲。則心常仁矣。心者。指知覺而言也。仁者。指心所具之理而言也。蓋圓外竅中者。是心之體。謂形質也。此是心之靈。靈謂精神爽也。言其妙。仁義禮智信。是心之理也。理即性。知覺屬氣。凡能識痛痒。識利害。識義理者。皆是也。此所謂。若仁義禮智信。則純是義理。此所謂。人能克去私欲。則所知覺者。皆義理。不能克去私欲。則所知覺者。物我利害之私而已。純是理。則是不違仁。雜以私欲。便是違仁。

問顏樂

集注所引程子三說。其一曰。不以貧窶改其樂。二曰。蓋其自有樂。三日。所樂何事。皆不說出顏子之樂。是如何樂。其末卻令學者。於博文約禮上用功。博文約禮。亦有何樂。程朱二先生。似若有所隱。而不以告人。

者其實無所隱而告人之深也。又程氏遺書有人謂顏子所樂者道。程先生以為非。由今觀之。所樂者道之言。豈不有理。而程先生乃非之。何也。蓋道只是當然之理而已。非有一物可以玩弄而娛悅也。若云所樂者道。則吾身與道各為一物。未到混融無間之地。豈足以語聖賢之樂哉。顏子工夫。乃是從博文約禮上用力。博文者。言於天下之理無不窮究。而用功之廣也。文者言凡物皆有自然之條理也。博者與一草一木之理。如伊川之論格物。自一身性情之理。無不講究是也。約禮者。言以禮檢束其身。而用功之要也。如視聽言動。必由乎禮。常置此身於也。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之事也。內外精粗二者並進。則此心此身皆與理為一。從容游泳於天理之中。雖簞瓢陋巷。不知其為貧。萬鐘九鼎。不知其為富。此乃顏子之樂也。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像顏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功。雖日談顏子之樂。何益於我。故程子全然不露。使人自思而得之。朱先生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令學者從此用力。真積力久。自然有得。至於欲罷不能之地。則顏子之樂。可以庶幾矣。二先生之拳拳於學者。可謂甚至。不可不深玩其旨也。欲罷不能者。若能實用其工。則自然見得循理則樂。不循理則不樂。此方是真有所得也。不由乎禮則危。不待父兄師友之檢約。自然欲止而不能。此方是真有所得也。

問語上語下

此章南軒先生之說。至於精密。所當玩味。所謂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者。蓋道德性命者。理之精也。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屬。事之粗也。然道德性命。只在事親事長之中。苟能盡其事。親事長之道。則道德性命不外乎此矣。但中人以下之資質。若驟然告之以道德性命。彼將何所從入。想像億度。反所以害道。不若且從分明易知處告之。如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屬。皆人所易知也。如此。則可以循序而用力。不期而

至於高遠之地。此聖門教人之要法也。

切問近思。切問。謂以切己之事。問於人也。近思。謂不馳心高遠。就其切近者而思之也。外焉問於人。內焉思於心。皆先其切近者。則一語有一語之益。一事有一事之功。不比況然馳騫於外。而初無補於身心也。

問見惡人南子章

居亂邦見惡人。惟聖人爲可。蓋聖人道大德宏。可以轉亂而爲治。化惡而爲善。故孔子於南子。則見之。於陽貨。亦見之。而公山弗擾之召。佛肸之召。皆欲往焉。若大賢以下。則危邦不之。亂邦不居。小人則遠之。蓋就之未必能有所濟。而或以自汙焉。故子路仕孔悝。不得其死。冉求仕季孫。無改於其德。顏子閔子。終身不仕。蓋以此也。子路不悅者。蓋以己之力量觀聖人也。故夫子云云。

問手足不仁博施章

手足不仁者。非曰手足自不仁也。蓋手足本吾一體。緣風痺之人。血氣不貫於手足。便與不屬己相似。人與物亦本吾一體。緣頑忍之人。此心不貫於人物。亦與不屬己相似。風痺之人。不仁於手足。頑忍之人。不仁於民物。皆以其不屬己故也。殊不知天地吾之父母。己與人雖有彼我之異。人與物亦有貴賤之殊。要本同一體。只緣私意一生。天理泯絕。便以己爲二致。亦如手足。本是吾身之物。只緣風邪所中。血氣隔塞。遂以手足爲外物。手足。民物之比也。風邪。私意之比也。人無私意之害。則民物之休戚。自然相關。一見赤子入井。則此心爲之慌惕。無風邪之病。則手足之痒癢。亦自然相關。雖小小疾苦。此心亦爲之痛楚。當如此玩味。方曉程子痿痺不仁之意。

問日至月至

朱文公集注日一至焉。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詳集注之意。蓋謂自顏子之外。自餘門弟子。或三月中。有一日全不違仁。有一月全不違仁者。語錄以為或一日中。一次不違仁。一月中。一次不違仁。二說不同。當以集注為正。楊慈湖云。一日不違仁。是三月之中。有一月方寸。湛然無私欲之蔽。此說亦是。志道問。顏子三月不違仁。是無纖毫私欲。則自餘門弟子。日至月至者。常為私欲所汨乎。曰。欲字有重輕。常人之心。無非私欲。汨亂之時。若孔門弟子。日至月至者。雖未到無纖毫私欲之地。然亦必皆寡欲矣。孟子教人。只云養心莫善於寡欲。周子又進一步教人曰。由寡以至於無。顏子三月不違者。已到無欲之地。自餘則寡欲而已。所以未如顏子也。然學者豈能便及顏子。須是先學日至者。然後能到月至者。月至矣。然後可學三月不違。此即周子由寡以至於無之謂也。進學有漸。未有不由日至。而可到於月至。不由月至。而可三月不違。未有不由寡欲。而便能無欲也。日月至焉。雖未及顏子。然在學者。亦豈易及哉。故南軒先生曰。日月至焉。與三月不違者。固亦異矣。然非見道明而用力堅。亦未易日月至也。由是而不已焉。則亦可馴致矣。

又程子曰。欲不必沉溺。但心有所向。即是欲。如飲食欲飽是理。才要珍而豐。即是欲。衣欲暖是理。才要珍而麗。即是欲。

問發憤

朱文公謂全體至極。純亦不已。全體至極。謂聖人之於道。已到十分全盡處。即所謂誠也。純謂不雜言。純是至誠。無一毫人偽之雜也。惟其純誠無雜。自然能不已。如天之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晝而夜。夜而晝。

循環運轉。一息不停。以其誠也。聖人之自壯而老。自始而終。而終無一息之懈。亦以其誠也。既誠。自然能
不已。今人為善。乍作乍輟。有始無終。或能暫而不能久。皆緣不誠之故。如見得道理真實分明。實要用功。自生不得。

此是聖人地位。在學者言之。且當就發憤二字上用力。顏淵所謂舜何人也。我何人也。韓文公所謂舜亦人也。周公亦人也。彼能是而我不能是。是以不若聖賢為恥也。孟子又曰。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周子曰。人大不幸無恥。言人若有恥。則不肯甘心於為愚不肖。有可進之理。若既不如人。又無恥心。則是甘為庸人。豈復能進。此所以為大不幸也。學者若能知恥。方能發憤忘寢。廢食以求之。安有不進之理。

問不由戶章

舊說謂人之不能不由道。如出之不能不由戶。朱文公非之。以為世人之行。不由道者衆矣。若如舊說。則凡人所行。不問是非善惡。皆可以為道矣。且如事親事長。人人所同也。然必事親孝。事長弟。然後謂之道。不然。則非道矣。此章蓋嘆世人但能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欲人知行。不可以不由道也。又中庸道不可須臾離章。龜山先生謂寒而衣。饑而食。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伊尹耕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即舉於有莘之野。是已。朱文公辨之曰。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便指物為道。不唯昧於形而上下之別。而墜於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謂道無不在。雖猖狂妄行。亦無適而不為道矣。其害可勝言哉。蓋龜山先生以物即是道。而文公以為物之則方是道。正與出不由戶章意同。又告子曰。生之謂性。蓋言人之能知覺運動者。即性也。孟子不然之。朱文公發其義云。能知覺運動者。只

是氣。知覺運動之理。方是性。告子誤認氣為性。又引龜山舉釋氏語云。神通并妙用。運水與擔柴。以此徐行後長。不知徐行後長。方謂之弟。疾行先長。則為不弟。若謂運水般柴。便是妙用。則徐行疾行。皆是弟矣。此亦與前章意同。大抵皆謂人於日用事物間。處處當理。然後為道。不可以日用事物便為道。文公此說。最有益於學者。當參而味之。

問夢周公

夢之理。最為精微。周禮占夢。官名有所謂正夢者。謂其未嘗思慮。而兆朕有所謂思夢者。謂日間念慮

於夢念有正邪。故夢亦有正邪。高宗夢得說。孔子夢見周公。此所謂思夢之正者也。高宗恭嘿思道。故因夢而

得說。孔子志於行道。故因夢而見周公。此所謂思夢之正也。若使當世無傳說。而高宗夢之。數百年前無周公。而孔子夢之。則非正夢矣。聖人所存者誠。故其

夢亦誠。凡人夢寐紛亂。或見世間所無之物。皆妄也。然趙武靈王夢吳娃。而實得吳娃。漢武帝夢木人。而宮中果有所埋之木人。梁武帝夢河北諸侯來朝。而侯景果至此。三人者。皆因夢而召亂。雖實有其人。實有其事。然趙武靈王溺於女寵。漢武帝惑於鬼神。梁武帝志於土疆。其心不正。故其夢隨之。此亦思夢之不正者也。

問求仁

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人之身至微。而乃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才。以其盡得天地之理故也。理雖非一端。而仁之一字。乃其統會。人而不仁。則失其所以為人之理。而不可以言人也。古者聖賢兢兢業業。以終其身者。欲全其所以為人之理而已。若全得此理。雖賤為匹夫。自有良貴者存。成夫子之所以飯疏飲

惟已與顏子有之。此孔子之身。全體皆易矣。孟子一書。全不言易。而張子以為最深於易者。其亦以此知之歟。

問興立成

古之詩出於性情之真。先王盛時。風教興行。人人得其性情之正。故其間雖喜怒哀樂之發。微或有過差。終皆歸於正理。故大序曰。變風發乎情。本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本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樂情謂喜怒哀。之性。不能無者。然其歸。皆合於正理。故曰。本乎禮義。先王之澤。言文武成康之化。入人也深。故雖叔末之世。人猶不失性情之正。三百篇詩。惟其皆合正理。故聞者莫不興起其良心。趨於善而去於惡。故曰興於詩。

禮樂之原出於天地自然之理。樂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禮者。天地之序也。樂者。天地之和也。天高地下。此即自然之尊卑。萬物散殊。有大有小。有隆有殺。此即自

然之等級。聖人因此制為之禮。所以法天地之序也。自是而上。君父在上。臣子在下。此即天高地下之象也。阜隸。名位分守。粲然有倫。陰陽五行之氣。流行於天地之間。未嘗少息。相摩相盪。為雷霆。為風雨。以

此即萬物散殊之象也。陰陽五行之氣。流行於天地之間。未嘗少息。相摩相盪。為雷霆。為風雨。以化生萬物。聖人因此作為之樂。所以象天地之和也。雷霆風雨。皆是陰陽之氣。相摩盪而成。惟其

五聲。角屬木。徵屬火。商屬金。羽屬水。宮屬土。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土中氣也。十二律。黃鐘。十一月大簇。正月姑洗。三月蕤賓。五月夷則。七月無射。九月此六陽律也。太呂。十二月夾鐘。二月中呂。四月林鐘。六月南呂。八月應鐘。十月此六陰律也。上與地。平。實

以葭灰。覆以緹素。以候十二月之中氣。冬至氣至。則黃鐘之管。飛灰。衡素。大寒以下。各以其月。隨而應焉。五聲十二律。亦皆陰陽變錯而成。故樂音之和。與天地之和相應。可以養人心。成風俗也。自周衰。禮樂崩壞。然禮書猶有存者。制度文為。尚可考。尋樂書則盡缺不存。後之為禮者。既不能合先王之制。而樂尤甚焉。今世所用。大抵鄭衛之音。雜以夷狄

之聲而已。適足以蕩人心。壞風俗。何能有補乎。故程子慨然發嘆也。然禮樂之制雖亡。而樂之理則在。故樂記又謂致禮以治身。致樂以治心。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嫚易之心入之矣。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莊敬者。禮之本也。和樂者。樂之本也。學者誠能以莊敬治其身。和樂養其心。則於禮樂之本。得之矣。是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三百篇之詩。雖云難曉。今諸老先生發明其義。了然可知。如能反覆涵泳。直可以感發其性情。則所謂興於詩者。亦未嘗不存也。

問朝三暮四民可使由章

朝三暮四之術。出列子狙公賦芋。狙公乃養猿狙之人。芋音序。賦謂分以付之也。曰。朝三暮四。衆狙皆怒。曰。朝四暮三。衆狙皆喜。朝三暮四。朝四暮三。一而已矣。猿狙無知而易誑。故朝三則怒。朝四則善。亦如愚民不知義理。輕爲喜怒也。聖人之教。惟恐不能開明下民之心。如申韓斯鞅之候。所以治其國者。專用愚黔首之術。不知民可欺以暫。不可欺以久。故卒以此亡秦。可不戒哉。

問疾不仁

易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謂之泰。泰者。通而治也。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謂之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小人。並生於天地間。不能使之無也。但當區處得宜。使有德者。布列朝廷。有才者。奔走任事於外。如此則治矣。豈能使無小人哉。苟萌盡去之心。則未有不激而生變也。東漢之末。竇武何進。欲盡誅宦官。而借力於董卓。有唐之末。崔嗣欲盡戮宦官。而借力於朱全忠。宦官雖盡。而漢唐亦亡。聖人之言。於此驗矣。聖人於人。屏而遠之。乃所以儆之。使知自改。而未嘗有忿疾之心。舜之誅四凶。是也。

問驕吝

程子曰。驕氣盈。吝氣歉。文公曰。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未有驕而不吝。未有吝而不驕。此一章更當熟思。盈與歉各是一病。文公乃以爲二者相因而生。又謂驕生於吝。何也。蓋吝者。氣不足也。惟其無浩然之氣。所以鄙陋局促。容受不得。內而德善未有少進。便自以爲有餘。外而勢位稍或高人。便有陵忽之意。俗諺所謂器小易盈。正此謂也。惟其小而吝。是以易驕。盈使其有江河之量。無不容受。則雖德至於聖賢。而不以爲足。位至於王公。不以爲可矜。前章所謂弘毅。弘則規模廣大而不吝矣。不吝則不驕矣。正當參玩也。

問文王至德

苑氏曰。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至德。其指微矣。此言孔子微有不滿武王之意也。文武皆聖人也。文王之時。紂之惡未熟。故文王猶得以事之。至於武王之時。則紂之惡已極。殺比干。囚箕子。微子。紂之庶兄也。抱祭器而歸周。武王於此。雖欲不伐商。有不可得者。豈武王之心哉。文王武王。均爲聖人。但所處之時既異。故所行之道不同。文王所處。乃君臣之常。武王所處。乃君臣之變。常固正也。變而不失其正。是亦常而已矣。然常道人皆可爲。變則非聖人不可爲。故聖人於湯武之事。每微有不足之意。如論樂。則以武爲未盡善。論泰伯之讓天下。文王之事殷。皆稱其爲至德。伯夷則謂求仁而得仁。此非貶湯武也。蓋惜其不幸。而爲此不獲已之舉也。然恐後世遂以湯武爲非。故又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言湯之變夏命。武王之變殷命。皆順乎人心。而應乎天命也。蓋桀紂之暴。非湯武出而征之。則生民之類。皆將廢滅而

後已。又豈天之心哉。故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正曰：予不順天，厥罪惟鈞。論語微有不滿之意者，恐後世亂臣賊子，借湯武之名，以窺伺神器也。易發革命之義者，恐後世亂君肆行於上，而無所憚也。聖人立言，其爲後世慮深矣。東坡乃謂湯武非聖人，蓋但見一偏，而不知聖人或抑或揚，皆有微指也。

問色舉翔集

色斯舉矣，去之速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行。魯受女樂，而孔子去，卽此義也。翔而後集者，就之遲也。伊尹俟湯三聘，而後幡然以起。大公伯夷，聞文王善養老，而後出，卽此義也。古人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雖相見聚會之間，猶必如此。況仕止久速之際乎。賈誼賦所謂鳳縹縹而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此卽色斯舉矣之意。又曰：鳳凰翔于千仞兮，覓德輝而下之。此卽翔而後集之意。後世如漢穆生，以楚王戊不設醴而去。諸葛武侯，必待先主三顧而後從之，皆有得乎此者也。

問太極中庸之義

南雍李教授問
今附此

下問太極中庸二條，自顧淺陋，何足以辱。姑卽平時所讀朱文公先生之書，及嘗見所窺者，略陳一二。夫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豈太極之上，別有所謂無極哉。特不過謂無形無象，而至理存焉耳。蓋極者，至極之理也。窮天下之物，可尊可貴，孰有加於此者。故曰：太極也。世之人，以北辰爲天極，以屋脊爲屋極，此皆有形而可見者。周子恐人亦以太極爲一物，故以無極二字，加於其上，猶言本無一物，只有此理也。自陰陽以下，則麗乎形氣矣。陰陽未動之前，只是此理，豈有物之可名耶。卽吾一心而觀之，方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渾然一性而已。無形無象之中，萬理畢具，豈非所謂無極而太極乎。以是而言，則思過半矣。喜怒哀樂

之未發。卽寂然不動之時。思慮一萌。則已動矣。故程子以思爲已發。此至論也。來諭謂思是已發。則致知格物。亦是已發。此則未然。蓋格物致知。自屬窮理工夫。大凡講論義理。最忌交雜。今方論喜怒哀樂之發。未發。而以致知格物雜之。則愈混雜而不明矣。來諭又恐懸空無用力處。此亦未然。蓋未發之時。則當戒謹恐懼。其將發之時。則當謹其獨。逐時逐節。皆有用功之地。惟其未發也。戒懼而不敢忘。將發也。謹獨而不敢肆。則其發自然中節矣。聖賢之學。所以無弊者。正緣句句着實。未嘗說懸空道理。且如中庸始言天命之性。終言無聲無臭。宜若高妙矣。然曰戒謹曰恐懼曰謹獨曰篤恭。則皆示人以用力之方。蓋必戒懼謹獨。而後能全天性之善。必篤恭。而後能造無聲無臭之境。未嘗使人馳心窈冥。而不踐其實也。太極圖說亦然。首言無極太極。次言陰陽五行。亦可謂高且遠矣。要其歸宿。只在中正仁義而主靜之一語。其與中庸戒懼謹獨之云。若合符節。總而言之。惟敬之一字。可以該也。蓋戒懼謹獨者。敬也。主靜亦敬也。學者儻能居敬以立其本。而又窮理以致其知。則學問之道。無餘蘊矣。大率此理。自文公盡發其祕。已洞然無疑。所慮學者。欲自立一等新奇之論。而於文公之言。反致疑焉。不知此老先生。是用幾年之功。沈潛反覆。參貫融液。然後發出以示人。今讀其書。未能究竟底蘊。已先疑其說之未盡。所以愈惑亂而無所明也。故區區常勸朋友間。且將文公四書。朝夕涵泳。旣深達其指矣。然後以次及於太極西銘解。近思錄諸書。如此作數年工夫。則於義理之精微。不患其無所見矣。又必合所知所行爲一致。講貫乎此。則必踐履乎此。而不墮於空談無實之病。庶乎其可耳。此平時拙論如此。故因垂問及之。更望詳加鑄曉。以補昏愚之所不逮。幸甚。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二

講義

代劉季文浦城縣庠四德四端講義

人之爲人。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者。蓋形有小大之殊。而理無小大之間故也。理者何。仁義禮智是也。人之有是理者。天與之也。自天道而言。則曰元亨利貞。自人道而言。則曰仁義禮智。其實一而已矣。自揚子雲作太玄。以四德配五常。後儒因之。論述衆矣。然其發明精切。未有如文公先生者也。文公之說曰。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故於時爲春。於人則爲仁。而衆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於此。莫不嘉美。故於時爲夏。於人則爲禮。而衆美之會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於時爲秋。於人則爲義。而得其分之和也。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隨足。故於時爲冬。於人則爲智。而衆事之幹也。深味斯言。人與天地本一無二。而其所以異者。天地無心。而人有欲。天地惟無心也。是以於穆之命。終古常新。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又元。一通一復。循環而無間。人之生也。初皆全具。惟其有形體之累。則不能無物欲之私。故當其惻隱之發。而有以撓之。則仁不能克矣。當其羞惡之發。而有以奪之。則義不能充矣。恭敬是非之發。亦然。此孟子所以惓惓於充之一言也。蓋善端之發。其始甚微。亦猶陰陽之氣。兆於二至。初皆眇然而未著也。迨陽浸而長。至于正月。則天地之氣和。而物皆發達矣。陰浸而長。至于七月。則

天地之氣肅而物皆收斂矣。天地無心，其生成萬物之理，皆自微至著，蓋無一歲不然者。人能體天地之心以爲心，因其善端之發，保養扶持，去其所以害之者，若火之然，因而噓之，若泉之達，因而導之，則一念之惻隱，可以澤百世，一念之羞惡，可以正萬民。堯舜之仁，湯武之義，所以與天地同其大者，以其能充之也。桀紂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與禽獸不異者，以其遏絕之也。故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嗚呼！孟子之言，痛切至此，其可不深思所警哉！今者王春朔旦，四德之元，實肇於此，故竊孟子大易之義，與朋友共講焉。欲吾儕於此深自警者，知吾心之德，卽天地之德，必當戰兢朝夕，不敢失墜。至於一念之萌，則察其所發，果天理邪？抑人慾也？如其發於天理，則充而長之，發於人慾，則窒而絕之。功用之久，義理自明，人慾自將退聽。天地之所以與我者，庶乎其可保矣。夫如是，然後不失其所以爲人之理。若夫顛倒於利害之途，昏迷於嗜慾之境，善端泯絕，正理消亡，則孟子之所謂非人也。可不懼哉！某不敏，方將以此自警，吾黨之士，儻有志焉，則所謂求仁之方，繼此當相與切磋講究之，而不敢有隱也。

策

館職策 并問

問：堯舜之盛，野無遺賢，而用人之際，猶曰試可乃已。又曰：明試以功，吾夫子亦曰：其有所試矣。今之仕者，鮮不由試而進，寒畯之試，固詳而任子亦試於銓選。至若宏詞博學，旣中科目，將登之儲材之地，宜無待於試，而給禮玉堂，厥有故事。正欲詳詢當世之務，上裨國論，合於古而宜於今，以見有用之學，非

止角空言而已也。厥今多故，類非一端。聖上宵旰於上，二三大臣百執事相與圖回於下，未始於日不孜孜也。鄰邦革心，尋復和好，謂三邊粗有息肩之望，則可耳。體國之士，方懷憂隱，夫竭民力以養兵，正以備一日之用，及其禦敵，乃驕惰而無功，暴露者以時升轉，既與蒙犯矢石者無以異，而供億浸廣，殆未知善後之計。召募敢勇，嘗賴其力，講解之後，何以爲駕御之方？招收雄淮，未見於用，名數實繁，何以爲贍給之費？餼糧既無贏蓄，漕運又多不通，然則欲爲久遠之圖，莫留屯若也。數十年來，大略可覩。至于今日，又有甚難，將委之民，則土曠人稀，必至鹵莽，將責之兵，則操戈負耒，未免杆格。又況流離顛頓之餘，或役驅馳之久，其誰任此無已，則復力田之科，盡捐賦租，勸之墾闢，然必藩籬既固，民生按堵，而後可爲，非可以遽舒目前之急也。裁楮爲幣，而價日削，藏粟多闕，而糴日增，時雨方通，遺蝗復起，事至而應，則慮有噬臍之悔。先事圖而則孰爲徹桑之急？伊欲用李愷之平糴，采晁錯之實邊，蕭何諸葛之餽運，充國棗祗之屯田，以至昭義步兵，雄邊子弟，擇而用之，豈無其說？矧今更化方新，而治效未著，求言甚切，而士氣未伸，講明有素，毋憚敷陳，碩畫嘉謀，不患不見於用也。

對愚竊惟今日事勢，有深可畏者二，亟當圖者三，有不足慮者四，進言者皆曰：和議可恃也，邊虞可弭也，是固不足與論謀國者也。至於憂邁慷慨之士，相與講畫利病，又不過曰：兵冗而罔功，財耗而弗贍，二三大臣，訐謏於其上，羣臣百執，圖議於其下，亦既悉矣。吁，亦嘗思宗社安危之機，國家憑藉之本乎？愚不佞，蓋嘗汎觀古今之變，大抵盛衰強弱之分，不在兵力，而在國勢；不在財用，而在人心。誠使國勢尊安，人心豫附，運掉伸縮，唯所欲爲，以之治財，則財可豐，以之治兵，則兵可強，其機易回，而其事易察也。惟夫吾之

所恃者國勢也。而操持不定。無以遏其趨。吾之所恃者人心也。而繫屬不加。無以保其固。百度搶攘。衆志渙散。天下之患。方俛然未知底止之地。雖兵財之盡。日討月究。何益哉。思昔寶元慶曆間。中外多故。夏人畔命。兵事繁興。於是保毅有軍。武衛宣毅。又有軍。始置於陝西。繼行於諸路。天下之兵。凡百萬。而不勝其冗矣。三路入中芻糧之直。爲緡錢歲千萬。而度支以匱告矣。宣毅所在驕橫。西陲兵數屈劔。而軍律弗嚴。師不用命矣。一時事變。殆類岌岌。而仁宗潛回默制。迄成萬世之安。蓋其綱維國勢。統繫人心。有出於兵財之外故也。熙豐大臣。罔克知此。徒見嘉祐末年。事類少弛。思一蹙而新之。志於彊兵。則保甲戶馬之法。立志於裕財。則均輸平實之令行。一意紛更。立圖近效。抑不思國勢已搖。財將焉用。人心弗固。兵豈足恃哉。然則論治於今日。先其所可畏。而後其所不足慮。可也。何謂不足慮者。四曰兵驕惰而無用也。賞輕濫而亡節也。敢勇之招。難於控御也。雄淮之招。難於贍給也。然察之有方。圖之有要。初非沈痼不治之疾。紛錯難理之緒也。且兵之驕惰亡用者。豈非擇將未得其人乎。古之用武者。不急於治兵。而急於選將。將之怯勇。兵實係焉。故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往者柄臣妄意規恢之圖。而沾沾多易之。小人窺見風指。莫不抵掌而談兵。或以賄求。或以技進。柄臣弗察。以爲得天下之真勇也。命之以總戎。付之以分關。卽鹿無虞。苟圖集事。一旦師出。情見智窮。不待敵鋒之交。而魄先褫矣。泗水之捷。乘勝鼓行可也。縱兵鹵掠而弗進。壽陽之役。扶義直前可也。望風選懦而自潰。東海之戰。兵刃方接。回顧主帥已卷旆而趨矣。昔之良將。有歐市人而決勝者。今以素拊循之士。使之卽敵。宜若易爲功也。而所向輒衄。反甚於市人。是豈兵之罪哉。蓋未明乎擇將之方而已矣。賞之輕濫。亡節者。豈非御將未得其術乎。昔人有言。御將當如

養鷹。饑則爲用。飽則揚去。故取一城。則升一級。破一敵。則進一階。漢祖待樊鄴之徒。用此道耳。往者。柄臣
褻玩公器。不問軍校之能否。一以隆名峻秩假之。以芻牧下材。而處都節防團之貴。兵未用而寵已踰。功
未成而志已溢矣。兩宣諭之。遣曾未旬月。自瑣闥而躡中司。自二卿而長戎部。此猶曰。以重其事權也。荆
襄淮甸之師。有未嘗見虜而以破敵聞。未嘗赴援而以解圍告。上下相蒙。不考功實。猥曰激勵。顏行。不容
靳此。抑弗思將帥亡功而冒寵。欲士卒之亡。覬倖得乎。然則暴露之賞。與蒙犯矢石者亡以異。亦勢然也。
官資陞轉。動逾萬數。祇以塞一時之缺望。而不計其窮。誥身易醉。何以異此。是豈獨行賞太濫之罪哉。蓋
亦未知其御將之術而已矣。敢勇之招。雄淮之招。固將爲竦戎容。壯邊備計也。然徒賴其力。而紀律不嚴。
欲多其數。而差擇不審。昔人未嘗不募民兵也。然旣募之後。則有紀律焉。馬燧之練成精卒是也。方募之
始。則有差擇焉。馬隆之立標簡試是也。曩者。申命諸州。發徒隸。召驍勇。繇江湖福建來者。囂囂墮突。鷄犬
一空。道路蕭條。亡異寇掠。迨至轅門。乳臭之將。擁以自衛。養如驕子。不敢誰何。雖其守禦粗立寸功。而意
氣陸梁。寢不可制。是以偏裨小校。敢陵主帥。一旦執而戮之。衆怨交譁。則紀律素亡之失也。曩者。漕臣急
於增戍。創雄淮之額。優廩給之數。揆之他軍。厥費三倍。冀誘其來。而不知民之可爲兵者。不若是之禦。故
浮脆寢弱。得以挂名尺籍間。舊兵死亡者未除。新兵增益而亡。藝舉十餘萬之衆。而廩食縣官。不待智者。
知其難繼矣。是以瞋目語難。攻剽迭起。前者誅夷。後者靡戒。恣睢爲患。未不知所終。此則差擇不嚴之過也。
雖然。起弊有源。揅弊有機。夫列營分戍。坐糜廩稍。捐軀思報。孰亡是心。至於臨敵。乃不效命。是豈亡其故
乎。登壇授任。旣多非人。苞苴權門。籍以取辦。椎膚剝髓。罔卹怨恫。平時亡以繫其心。緩急何以責其力。今

公道宏開。賄賂已絕。而豐殖自私。猶前日也。伊欲鳧藻相歡。投石思奮。則掊刻之禁。盡從而申嚴之。且今江淮有制。閩荆蜀有宣威。而諸道又有總餉。謂宜明詔丁寧。委之糾察。小或科歛。絀罰隨之。則士飽而歌。惟恐不用。何驕惰之足憂。夫班賞太醜。既難追咎。供億寔廣。誠爲後憂。今興利之源。搜抉略盡。公私赤立。毫縷亡贏。執券責償。何以厭塞。昔中興之初。韓劉諸軍。戎伍之間。高爵居半。左武名隊。他又可知。仰窺聖募。不過酌經費之常。蠲煩蠹之目。瀦蓄餘羨。惟以賞功。士心既愉。國用亦濟。今安邊置局。廣行拘推。誠能毋徇近習之私。樂伸有司之請。點檢諸庫。本名激賞。誠能罷內帑。緡錢之獻。佐大農。調度之公。至於宗藩戚畹之好賜。可損者損之。掖遞尙方之用度。可約者約之。則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以之贍兵。何供億之不繼。敢勇之驕。固難駕馭。剽聞主將。懲其桀驁。浸懷疏忌之心。忌則愈疑。疏則愈怨。上下猜阻。何以自安。謂宜風諭將臣。明示威信。披露心腹。待以勿疑。庶幾人有固心。然後吾法可用。此駕馭之術也。雄淮之冗。固難贍給。比嘗顛命王人。稍加沙汰。而分隸諸州。所存尙半。賦粟之數。未易支吾。酌諸僉言。僅有一策。蓋沿江諸屯。虛籍萬計。丙寅之戰。失亡倍多。權臣重拂人情。未始嚴其考核。今朝綱方肅。威令一新。及今舉行。疇敢異議。待其簿錄來上。因以其衆。改隸正軍。廩給不增。區處適當。何憚何疑。而弗亟爲。此贍給之方也。今之議者。慮餼糧之乏。閔漕運之艱。則欲講留屯之利。復力田之科。重楮幣以流通。廣和糴以備具。爲計悉矣。然嘗思之。留屯之便。古有成規。處兵之法。亶爲至要。然民狎于野。必邊鄙不聳之餘。今烽燧相望。未易講此。異時流逋既復。民有奠居。分給閒田。俾之開墾。計其步畝。命以出兵。雖非屯田之名。陰有寓軍之實。此斷斷可行之策也。若夫力田之科。漢人用之。厥有成效。今欲祖其遺智。募民使耕。固爲博利。然須講

求成畫。乃可以漸推行。夫守令以勸農。命官相視川源。出入阡陌。蓋其職也。莫若下力田之詔。俾之圖上便宜。磨以歲月。徐就經理。則民裕兵強。可漸致矣。楮幣日輕。本由錢乏。厥今滲漏。非止一塗。有如儲蓄於大家。坯銷於工技。闌出於邊關。上下共知矣。邇年以來。又有冶戶毀錢爲銅之弊。獨不當併嚴其禁乎。泉貨周流。楮價自重。不然。雖多方稱提。未見其可也。和糴之策。初非厲民。曩之將命非人。計產科率。並緣苛擾。以濟其貪。而藏粟之家。始憚與官爲市矣。今供餽尙繁。未容遽已。莫若倣本朝入中之制。豪民大賈。輸粟於邊。而受錢都內。則約束簡便。人所樂從。不然。則名雖和糴。其實白奪。詎不爲根本計乎。凡明問所逮。曰兵曰財。愚旣熟數於前矣。若夫宗社安危之機。國家憑藉之本。厝火積薪。懷焉可畏者。其敢不爲執事陳之。何謂深可畏者。二。更化以來。將半載矣。以鄉者國勢之杌隳。今當轉之以安強。以鄉者人心之驚危。今當易之以帖泰。然自其國勢觀之。形體雖安。而命脈則未固。枝葉雖茂。而根本則未充。夷狄窺覷。要索亡已。俛首請命。屈意買和。削弱之形。藹然其不振也。自其人心觀之。則畿甸之間。憂疑轉甚。遠近之衆。愁痛未瘳。訛言喧騰。殊駭觀聽。物情恟恟。幾不皇安。危亂之兆。凜乎其可懼也。夫綱維國勢。雖非一端。究極其源。未有不自大權之不分始。今日之權。誠歸矣。然竊弄之私。依憑之巧。顧豈無可慮者乎。自昔人主。不必奮然獨運。而後爲權歸於上也。政令出於公朝。而不使有由中之漸。耳目寄於言責。而不撓於近侍之私。則權雖在人。未嘗不在己也。非必靡然不自總攬。而後爲權散於下也。內庭外朝之勢隔。而信任有所偏。宦官女謁之情親。而聽受有不察。則權雖在己。未嘗不在人也。迺者柄臣氣燄薰燎。豈一旦所能爲哉。漸漬之深。彌縫之久。人主墮其中。而不自覺焉耳。此大權之易分。愚所以憂國勢之未振也。統繫人心。非

有他技。揆諸聖賢之論。所欲與之。所惡勿施耳。自權倖用事。復諫遂非。凡所罷行。惟意是徇。北伐之舉。童稚憂其必敗。債帥之遣。奴隸知其非材。而狠心自庸。曾弗之卹。前車之覆。今可戒矣。夫天下之勢。如一身然。血氣周流。亡所底壅。則身安而疾去。公論在人。亦猶是也。防川之潰。不如徐導。惡人之謗。不如勿爲。愚不知日者。檻送降附之人。函發姦臣之首。通國譁然。以爲不可。而上之人。冒行弗顧。何也。諉曰。斷決大事。不容道謀。常人之情。難與慮始。則衢室之問。外朝之詢。不若商鞅治秦之爲得也。軍興以來。民病極矣。內地罷於轉餉。邊氓斃於干戈。民雖嗷嗷。不忍怨畔者。以權臣實爲之。而上弗與耳。今九重厲精。衆正協贊。獨柰河爲此。重失人心之舉乎。輦轂之下。口語萬端。更相扇搖。如難將作。雖壽張爲幻。盛世所無。而吾固有以召之也。小人怨詈。無皇自敬德之意。而有司以嚴刑峻罰正之。果何異於偶語之禁邪。此下情之尙鬱。愚所以慮人心之易動也。夫吾之所恃者國勢。而常患乎易搖。吾之所恃者人心。而常慮其易動。天下國家。何所賴以植立。夷狄何所憚而不敢桀驁乎。今之議者。則曰。鄰邦革心。盟好載講。兵禩將洗。民瘼可蠲。吁。爲是說者。媿安目前可也。經邦長慮。夫豈其然。且虜自亂華以來。假和以誤我者。凡幾見矣。靖康之事。愚弗忍言。姑以紹興以來觀之。王倫之使未旋。而兀朮之師隨舉。秦檜之約既堅。而逆亮之寇終渝。變詐靡常。迺其故態。堂堂大國。不思所以自立。而索然聽命。無復生意。猶爲國有人乎。雖然。和未爲非策也。愚之所甚畏者。和議旣成。邊警旣撤。燕嬉愉樂。爭厭其私。禍本亂萌。有不在疆場之外。而生於戶庭之間者。是則深可憂也。夫畏其所可畏。憂其所當憂。則維持國勢。繫屬人心者。將柰何。曰。愚所謂亟當圖者是也。何謂亟當圖者。三曰。戒近習。曰。畏小人。曰。拯民命。夫謂之近習。固人主之所親而易褻者也。情親而勢

易。褻則巧佞易入。干請易行。巧佞入。則主聽昏。干請行。則朝綱紊。世之人主。悅其順已。縱而弗制。終至於不可制者。多矣。今公道昭融。固亡此患。獨嘗竊怪邇者。一二除授。或煩宸筆。雖以大臣執奏。而竟寢然。左右請謁之私。蓋不能無撓成憲者矣。其漸誠不可長也。閣寺之臣。得罪君父。屏之遠方。終身勿齒。夫奚庸卹。而一旦放還之命。忽繇中出。甚至郤東省之奏。而必欲書行。則是屈紀綱而庇姦倖。尤非所望於更化之日也。夫人臣出力以抗權近。非爲身計。爲朝廷惜法度。爲人主惜舉動耳。萬一主意少移。讒諂面諛。乘之而入。則貴爲天子。不得自由之言。有時而營惑矣。正論不聞。讒諂得志。威福之柄。不歸之近習。而誰歸哉。愚故謂近習用事之萌。不可以不戒也。雖然。近習之親昵。固人主所當戒。而小人之窺伺。尤人主所當憂。蓋近習之與小人。實相唇齒以濟其私者也。方柄臣得志之始。權任尙輕。機械尙淺。未至蕩然亡所制也。惟夫外處小人。志在附麗。於是煽其欲熾之燄。導其方決之流。而柄臣之勢。始滔天燎原而不可遏。梟狐歎凶。更倡迭和。知其欲去異已。則教以攻僞學之名。知其欲盜兵權。則教以舉大義之說。胎變產既。至于斯極。何往非小人之罪哉。近者。天日清明。昭示顯罰。然所謂小人者。貪利嗜進。無時而少忘。彼旣爲衆正之所不容。則必有他繆巧以希進。異時報復之念。蓋已萌於今日。擯斥之初。要不容於不慮也。元祐間。衆賢在位。章蔡諸人。固嘗明正其罪。而不能保其不反噬於十年之後。小人之根。不易拔也。如此。爲今之計。必君子有自安之勢。而後可以遏小人復進之萌。必人主有一定之見。而後可以伸君子欲行之志。雖然。未易言也。昔司馬溫公。力變新法。有以異時報復爲言者。公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夫使正人端士。不能保其事之不變。而委其數於天。亦可嘆也。然則今日之事。可不深圖而豫計哉。愚故謂小人復進之

漸不可以不畏也。兩淮之民流離饑眩。凡二年矣。易子析骸。暴骨盈野。亦可哀矣。朝廷以實意賑卹。有司以文具奉行。而惠不及民矣。向者復濶右園田。而俾之耕。德至渥也。或曰。淮堧之農。習於鹵莽。而不諳濶右種藝之法。吁。天下焉有不可耕之田。又焉有不能耕之農。特有司勸誘之未至耳。亡已。則賑卹之一策。其最急乎。日者嘗命王人分往振業。誠足見九重仁民之心。然其說曰。資之俾還故土也。獨不念長淮千里。莽爲丘墟。彼其無聚廬以託處也。無牛以耕。而無穀以播也。小小振給。緣手而盡。又將索之枯魚之肆矣。彼民何辜。使至此極邪。竊慮謀國者。不過欲爲流民復業之名。而非真有饑溺由已之意。充此念也。何以復和氣。何以感民心。昔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夫距心。列國一大夫耳。猶知民死爲己之罪。況居代天理物之地者。其可不知所以自愧乎。國之與民。相依而立。上有揀菑卹患之實政。則下有伏節死難之誠心。今委民溝壑而不之顧。一旦警急。何以責其疾視。長上之死而不揀。愚故謂生民垂絕之命。不可不拯也。夫惟國勢之未定。人心之未安。上天至仁。於焉示戒。自春以來。所至旱暵。驚蟄甚久。雷始發聲。遠方近郡。種不入土者。往往而是。螟蝗遺孽。復出爲哉。良苗方新。戕賊殆甚。災異之見。未有稠於今者也。日者都城雨雹。爲變尤鉅。考諸傳記。大抵以爲陰脅陽之證。而雨雹於夏。其應爲兵。雖然。此猶出於京房劉向之說也。若乃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雹者二。質諸當時之事。歷歷可驗。方僖公之時。季氏世卿。公子遂顯權。政在大夫。萌芽於此。故雨雹於秋。昭公之時。季孫宿襲位。世卿握兵。擅朝。卑弱公室。故雨雹於春。然猶未若盛陽之月。爲沴之尤者也。按東漢五行志所書。永元以後。雨雹數見。而以夏書

者十。蓋姦慝用權。陰類盛長。實根源於安和之時。以人占天。若合符契。此愚於壬申之異。所以痛哭流涕。深陳於奏篇之末也。大抵銷變召和。不在乎它。在人主一念間耳。夫惟誠身正家。以端出治之本。則變可銷。惟遠讒邪。戒私昵。以防壅蔽之患。則變可銷。至於綱維國勢。繫屬人心。亦皆格天召和之機括也。竊聞雨雹之夕。星變隨見。占者以爲君臣俱憂。嗚呼。天非獨愛吾君。亦愛吾大臣矣。厥鑒昭昭。亡異告語。廟堂之上。盍思所以答人心而解天意乎。皇上淵默謙冲。仰成輔弼。自昔大臣待遇之隆。寵任之厚。莫逾於今。國步多虞。人心胥動。自昔大臣經綸之艱。負荷之重。亦莫逾於今。夫惟弘毅任重。不擇夷險。而後可以康國步。至公血誠。俯仰亡愧。而後可以收人心。不然。苟且偷安。以位爲樂。虛老歲月。坐失事機。天意莫回。災害洊降。則天下之事。將有不可爲者矣。何止兵財數端之足慮哉。詩曰。心之憂矣。不皇假寐。愚不勝惓惓。

策問

問內外八事試楊汝明喬行簡

問。昔者洙泗之論治。曰。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聖人事業。固非後世所可及。而當時門人弟子。若由與求。所以自許者。不曰。比及三年。可使有勇。則曰。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夫二子固爲高第。其望聖人遠矣。而其所自許。則無異於孔子。豈聖門講貫規模。大略如此歟。由果求藝。聖人皆嘗以從政許之矣。今也。於由之對。則哂之。意者。不惟哂其爲國之不以禮。抑師旅饑饉之餘。憂乎甚難。而由也。言之太易歟。恭惟皇上。厲精更化。三載于茲矣。向也。挽回天下之勢。於靡弊膠轕之時。若甚難矣。而爲力反易。今也。整齊百度於

大綱既舉之日。若甚易矣。而論者顧病其難。豈圖回經理未得其方歟。抑今日之勢果難於前日歟。夫修德行政。所以應天也。而比歲旱蝗。今茲霖潦。所以奸天地之和者。其咎安在。諉之於數。既非格王正事之誼。驗諸證應。則漢儒傅會之說。或病乎拘。其將何以爲感格之要。和戎偃兵。所以息民也。而江湖淮甸之間。弄兵跳梁。相撻未已。比而誅之。固非開民自新之意。一於招攜。則前事之失。又在所當懲。抑將何以爲綏定之策。朝綱正矣。而國勢未尊。維持振起。豈尙有當講者乎。公道伸矣。而人材未盛。長育培養。豈尙有可思者乎。禮義廉恥。所以遇士大夫者。不爲不厚。而首公盡節。鮮得其人。風勵之道。其將安出。穹爵峻秩。所以待將帥者。不爲不至。而折衝禦侮。未覲其效。駕馭之術。其孰當先。曩者患民食之未充。於是。有賑糴之令。又慮夫貧而瘁者。無所得貲。於是。有賑濟之令。或謂彊有力者得之。而罷弱者不及也。其信然歟。今中都米石。爲錢者萬。大農既亡。贏儲平糴。亦又未足。所仰以紓目前之急者。一麥而已。麥或告傷。又將若何。荒政之防。所宜豫講。昔人已行之良法。其亦有可遵者乎。曩者患楮幣之日輕。於是。舉秤提之策。而矯虔吏並緣爲姦。漁奪吾民。於是。頒予民從便之令。或謂命令數更。適以滋弊。其果然歟。獻議之臣。論說百端。間嘗命郎省折衷以聞。而施行迄未有緒。末流之患。殆弗正此。其將何以拯之乎。昔之君子。有當事變搶攘之衝。而身任天下之責。堅忍彊力。迄用有濟者。蓋不少矣。今君臣同心。耆俊在列。正大有爲之機也。而悠悠歲月。未有以深慰天下之望。豈規遠圖者。不當以近效計歟。上方開廣言路。樂聞忠規。願極陳當今之宜。以副明詔所爲給札之意。其無遜。

問。恭惟主上厲精更化。于茲五年。鄉也邊塵屢驚。羽檄旁午。今以寧謐聞矣。鄉也旱蝗仍歲。米石萬錢。今以豐稔告矣。自常情觀之。若足恃以爲安。而有識之士。竊然深惟。蓋可謂小康。未可謂長治也。然則厝火積薪之防。徹桑綢戶之備。正今日所宜汲汲者。盍相與講明之可乎。今天下之事。不勝其衆。而繫於安危之大計者。四焉。往者。政在權臣。用舍易位。人材之衰陋。固宜矣。今公道昭明。黜陟惟允。而當饋太息。每有乏材之憂。平居論議。激昂奮發。不爲無人。及寘諸盤錯紛紜之會。顧未深愜人意者。平時猶爾。設不幸有非意料之所及。殆將誰任乎。此人材之未盛。不可不論也。往者。兵事方殷。調度百出。國計之匱竭。宜矣。今朝廷無大興作。尙方無大錫予。而主計之臣。動以弗給爲憂。楮價日削。未知稱提之方。洞牒日鬻。不虞蠶食之害。平時經費。凜凜如此。設有緩急。其將安仰乎。此國計之未裕。不可不論也。民力之困。亦旣甚矣。曩者。培克之吏。布滿郡縣。公私赤立。固其宜也。今牧守廉按之臣。差擇維謹。而元元愁歎。尙若不安其生。其故何邪。年穀僅登。蓋藏猶寡。一有旱乾水溢之變。欲亡捐瘠得乎。然則裕民之政。何者當急。邊防之徹。蓋有日矣。曩者庸人債帥。迭主兵柄。軍政隳壞。亦其宜也。今總戎分闡之任。非材不授。而號令風采。足以折衝禦侮者。亡幾。其故何邪。聘覘交馳。旣難遽恃。萬一有風塵之警。果孰爲之扞蔽乎。然則備邊之畫。其孰當先。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今中外甫寧。正君臣交儆之日。思患豫防之策。舍斯時而弗爲。後將有不勝爲者。此聖天子所以亟聞昌言。而有司所爲承認發策之意也。其極陳當令之宜。以對毋有所隱。

問郊祀試李鳴復

問。恭惟皇上。嗣服以來。屢脩元祀。神示嚮答。誕揚無疆之休。迺者。明詔有司。將以冬至。祇見于郊丘。猗歟。盛哉。丕天之定律也。蓋嘗考諸古而有疑焉。舜之肆類也。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而地示之尊。獨不與祭。何也。記稱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說者以冬至圓丘之祭爲禘。孟春感帝之祀爲郊。夫禘者。宗廟之事也。謂之祀天。旣於禮亡所據。而五勝相推之術。昉于戰國。太微感生之說。出于緯書。曾謂虞氏之世而有此乎。周官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又曰。兆五帝於四郊。說者因是有六天之名。夫天本無二。安得有六。王氏之論。正矣。然四圭有邸以祀天。又以旅上帝。則上帝與天。殆不容無辨。其果可合爲一乎。王鄭皆世大儒。而持論不同如此。將何所折衷乎。繇漢迄唐。郊祀之禮。蓋亡慮數十變。大抵因訛踵陋。不足考證。惟我國朝繼天立極。參酌古今。斷爲一代之典。聖子神孫。率由舊章。雖百世弗能易也。而元豐間。廷臣獻議。願有謂南北二郊。各當親祀。而以合祭爲非者。有謂人主齊精之意。不專於郊。見而分爲廟饗爲失者。當時蓋嘗采用其說。止祀天于圓丘矣。而北郊之祭。迺僅從攝事。何歟。輟景靈諸殿之朝謁矣。而大興太廟之饗。迺尙循舊制。又何歟。元祐中。嘗議分祀矣。而弗果行。紹聖政和。嘗行矣。而弗克久。意者因時立制。非必深泥於古歟。或曰。天人相與。不離陟降動靜之間。誠意孚格。不在區區禮文之末。皇上祇翼一心。對越無愧。用能轉饑儉爲豐登。易艱虞爲帖泰。天人相應之機。信不誣矣。而災異譴告。猶或未免。其故何邪。間者風霆之警。象緯之愆。一或徹聞。惕然戒懼。不敢少忽。言事之臣。有以修德弭災爲請者。上皆俞之。蓋深得格王正事之指。然求其所謂致異之端。殆不可得。質諸洪範五事之傳。其亦有合歟。更化以來。甚重館閣之選。命有司給筆札。歲不過二三人。士大夫遇不諱之朝。當殊尤之舉。必有卓偉切至之言。可以裨國論。

者。願考前代禮典之沿革。孰失孰得。漢唐諸儒。及我朝羣臣之議論。孰正孰偏。今日格天召和之本。何者當急。其詳著于篇。以備上之采擇。

問時政數事乙未省試經義場

問。恭惟皇上。以聰明聖知之資。遵養十年。甫親聽斷。煥陽光於陰暘。震霆聲於淵默。期歲之間。更張百度。寢就條理。迺者正月之吉。始和奎畫。爛然自天而下。臣民章奏。彙集登進。開言路也。蜀邊忙力役之繁。戢都人行戶之害。恤民隱也。王邸后家。分置師儒。以訓以迪。睦親婣也。三邊制閫。繕脩戎備。常若敵至。固疆場也。嚴易卷假手之禁。戒挾書傳義之習。重儒科也。又惟端平改元以來。務革衆弊。所以察吏寬民。理財治兵者。條目甚備。而中外薦紳。因循玩弛。恬不稟令。於是誕領詔旨。俾大臣諏訪以聞。又所以作新羣聽也。至於提兵出境。則有禁。圖安靜也。喜怒專殺。則有禁。儆暴殘也。上稽周室。以正月垂治教之象。下考漢氏。以立春下寬大之書。皆因天時。以新命令。然未有舉天政數十條於挾日之間。如今之盛者也。或謂言路之開。善矣。然論建多端。亦皆適當。文書藁委。未易徧觀。必命近臣。平處復奏。如漢元鳳之制。而後有聽言之實。其果然乎。民瘼之恤。善矣。然奉行非人。則德澤壅而不流。必擇良吏。以布宣之。如黃霸之在潁川。而後有裕民之實。其又果然乎。親婣之教。爲慮遠矣。然膏梁纏綿之習。必欲陶之以禮義。當如絳灌之議。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然後能成長。君少君之美。不然。則四姓小侯。蓋嘗置學。而近戚驕溢之患。卒見於後日。然乎否也。疆場之固。爲備嚴矣。然敵至而懼。敵去而侮。人之常情。必如楚克庸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然後能起晉人之畏。否則狡焉思啓封疆者。將得以闖吾之隙。然乎否也。文闡

宿弊。詎容安視。然以傳注詞章之學。蒐魁壘奇傑之材。識者病之久矣。必也。用楊綰賈至之議。庶幾鄉舉里選之遺意。不然。雖朝出一令。夕申一禁。其所得者。猶是人爾。其又信然歟。至若察吏寬民而下。皆方今之要務。摘其尤大者言之。國計之乏。若何而能饒。邦弊之輕。若何而使重。邊事既興。我雖欲靜焉。能必敵之不動。保固新復之疆。懷徠新附之衆。其策將安出乎。魏絳和戎之請。賈生餌虜之術。其策果可恃乎。夫春者。天之所以生也。皇上至仁如天。方將對時育物。俾天壤之間。無一弗獲其所。英雋之士。萃在闕庭。其思所以仰裨大政者。悉意而敷陳之。有司將拔其尤以獻。

問大學君德治效乙未南省賦場

問。恭惟皇上。以溫恭濬哲之資。輔之緝熙光明之學。儒紳濟濟。日奉燕間。時發玉音。從容訪問。莫非聖賢之精粹。道德之淵源。致知力行。交勉互進。蓋得二帝三王修德立治之本。而揆諸大學一書。尤脗合焉。故窮性命之奧。而不遺事物之粗。因見聞之博。而益充智識之妙。則物之格。知之至。可知矣。思無邪。毋不敬。揭之侑坐。以代盤盂之銘。凜然對越。在帝左右。則意之誠。心之正。又可知矣。車馬服御。無汰侈之私。盤樂遊畋。無縱逸之行。此見於脩身者然也。化行中壺。而私謁不形。教孚外里。而驕恣不作。此見之齊家者然也。是宜表端而景從。本固而未茂。然求之法度。則有未盡。脩求之紀綱。則有未盡。肅吏雖屢飭。而廉隅不立。民雖加恤。而彫瘵自如。財耗於浮費之殷。兵病於虛籍之冗。則國未可以言治也。疆狄鳴張。而備禦之實多闕。中原雲擾。而恢拓之力孔艱。四方萬里。政疵民隱。不獲徹聞者。何可勝數。則天下未可以言平也。夫脩己有安人之效。明德有新民之功。今君德庶幾乎古。而治效則未及其故何邪。考之在昔。若漢武帝。

欲聞大道之要。蓋有意於窮理者。而尊聞行知。何爲尙形。仲舒之戒。唐太宗謂諂諛嗜慾之交。攻蓋有意於治心者。而樂身縱欲。何爲尙煩。魏徵之諫。豈苟知者易。而允蹈者難。強持於暫者易。而安固其守者難。歟。文帝履節儉。先朴素。可謂能檢其身。而銅山之賜。乃或妄費。顯宗抑後宮。敕外戚。可謂能正其家。而流水游龍之敢肆。尙或踰法。豈由儉入奢者易。而以義勝恩者難。歟。四君漢唐之盛者也。由其德有禾粹。故效亦似之。然則論治於今日。其本得無可思者乎。皇上嗜學如渴。聽言如流。講讀論爭之臣。凡有切劘。無不容獎。茲又明詔有司。俾取議論質直之士。將登進于庭。而親策之。雲章奎畫。所以戒勵者。至惓惓也。其爲敷析大學本末先後之指。與君德之當盡者。若何而加勉。治效之未形者。若何而亟圖。追迹帝王之盛。而盡揜漢唐之美。必有以仰裨淵聽者。有司將拔其尤以獻。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三

說

潭州示學者說

予既新其郡之學。又爲之續廩士之費。俾誦絃於斯者。微一日之輟焉。教授陳君瑞甫過余而請曰。公之於士也。有以安其居。又有以足其食。顧亡一言以淑之。可乎。余謝曰。此師儒之事也。予何言。雖然。昔嘗聞之孔氏矣。豈不曰。古之學者爲己乎。自漢以經術求士。士爲青紫而明經。唐以辭藝取士。士爲科目而業文。其去聖人之意遠矣。今之學者。其果爲己而學歟。其亦猶漢唐之士有所利而學也。如果爲己而學。則理不可以不窮。性不可以不盡。不至乎聖賢之域。弗止也。若其有所利而學。則苟能操觚吮墨。媒爵秩而貿軒裳。斯足矣。駟賈其心。弗顧也。夷虜其行。弗恥也。此學者邪正之岐途也。請以是淑吾士。可乎。端甫曰。敬聞命矣。抑後世之言學者。其有得於孔氏之指歟。曰。後世之言學者。其不繆於聖人鮮矣。獨嘗於唐之陽子。近世之石子。尹子有取焉。陽子曰。學者學爲忠孝也。石子曰。學者學爲仁義也。尹子曰。學者學爲人也。是三言者。庶幾聖門之遺意乎。方唐之世。士習之陋甚矣。陽子一旦倡斯言於太學。如天球之音。威鳳之鳴。學者竦然洗心而易聽。歸覲其親者。踵相躡焉。理義之感人如此。然則石子之言。其有異於陽子歟。曰。亡以異也。仁者孝之源。義者忠之榦。曰仁義。則忠孝在其中矣。然則尹子之言。其有異於二子歟。曰。亡

以異也。夫人與天地並而爲三才者也。必也兼五常備萬善然後人之道立焉。其警世之深爲人之切。又進乎二子矣。敢問所以學爲人者柰何。曰耳目膚體人之形也。仁義禮智信人之性也。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人之職也。必循其性而不悖。必盡其職而無愧。然後其形可踐也。孟子曰人之異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遜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夫天之生斯人也。與物亦甚異矣。而孟子以爲幾希。何哉。蓋所貴乎人者以其有是心也。是心不存則人之形雖具而人之理已亡矣。人之理亡則其與物何別哉。故均是人也。盡其道之極者聖人所以參天地也。違其理之常者凡民之所以爲禽犢也。聖愚之分其端甚微而其末甚遠。豈不大可懼耶。予故曰尹子之言其警世之深爲人之切。又進乎二子也。吾黨之士苟無意於聖賢之學則已。儻有志焉則反躬內省於人道之當然者有一毫之未至。必將皇皇然如渴之欲飲。餒之欲食也。凜凜焉如負鍼芒而蹈茨棘也。吾子幸以爲然。則願以告夫同志者。俾知太守之期乎。士不在於徼人爵。取世資。而在乎敬身而成德也。端甫瞿然曰公之淑吾士者厚矣。璿請揭其言於學以爲士之則。

楊繼祖字說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無念者念也。如不顯惟德卽顯也。詩人命詞大抵類此。蓋言爲人子孫當以乃祖爲念而述脩其德也。德者何。仁義禮智信是也。惟能自脩其德然後能繼述其祖之德。表姪楊繼祖求字於余爲本大雅之義。字之曰子脩云。

禱雨說

雲蒸雨降。雖自於天。其實從一念中流出。故禱祈未效不可怠。怠則不誠矣。既效不可矜。矜則不誠矣。不效不可慍。慍則不誠。尤甚焉。未效但當省己之未至。曰此吾之誠淺也。德薄也。於神乎奚尤。既效則感且懼。曰我何以得此也。不效則省己當彌甚。曰神將舉我矣。吾其能容身覆載間乎。蓋天之水旱猶父母之譴怒也。爲人子者。見其親聲色一旦異常。戒傲畏惕。盍如何邪。方其未復。當如大舜號泣于旻天時。如伯奇履霜中野時。幸而復則喜而不敢忘。敬而不敢弛。惴惴焉恐親之復我怒也。故曰仁人之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紹定己丑中元前一日。禱雨于仙游山。書此自警。且以告親友之同致禱者。

志道字說

吾子志道。舊名正則。字誠之。歲甲申。易今名。因以仁夫更其字。而告之曰。汝知吾所以命爾之指乎。夫志者。心之用也。心無不正。而其用則有正邪之分。不可不察也。昔者夫子以天縱之聖。猶必十五而志于學。蓋志者進德之基。若聖若賢。莫不發軔乎此。志之所趨。亡遠不達。窮山鉅海。不能限也。志之所鄉。亡堅不入。銳兵精甲。不能禦也。然則汝之志將焉從而可耶。蓋吾聞之。善惡二塗。維道與利而已。志乎道。則理義爲之主。而物欲不能移。志乎利。則物欲爲之主。而理義不能入。此堯桀舜曠之所繇以異也。可不謹乎。茲吾所以名汝之意也。夫道之與仁。非有二致。然聖人之教。旣曰志於道矣。又必曰依於仁也。曰脩身以道矣。又必曰脩道以仁也。蓋道者衆理之總名。而仁者一心之全德。志乎道而弗它。可謂知所嚮矣。仁則其歸宿之地。而用功之親切處也。思昔聖賢言仁。何莫非要。至於仁者人也。仁人心也。則直舉其全體以示人。學者尤當深味也。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是仁也。有是仁而後命之曰人。不然則非人矣。此孔氏

言仁之要也。仁者心之生理。人而不仁。則喪其所以爲心。猶果穀焉。生意不存。枵然死物爾。此孟氏言仁之至要也。蓋亦反諸身而求之。方其人欲未萌。天理完具。方寸之間。盎然如春。此卽汝本心之全體也。推是心以往。其事親必敬。其事長必順。以處閨門則睦。以交朋友則信。當是時也。豈有不仁者哉。惟夫私意橫生。理蔽於欲。然後流而不仁爾。然則求仁之方。其孰有先於克己者乎。蓋己者。有我之私。而害仁之蝨賊也。蝨賊除。則嘉穀茂。私欲淨盡。則本心之德全。亦在乎克之而已矣。克者何。戰勝攻取之謂也。私意方萌。本心未泯。則理與欲對。正兩軍交綏。劇壘之時也。直者勝。則曲者負矣。理爲主。則欲爲客矣。兵凶戰危。夫人而知之。私欲之害。慘於鏖邪。而烈於燎原之火。非知道者。不能察也。是則志道必貴於求仁。而求仁莫先乎克己。茲吾之所以字汝之意也。汝其有志於是否歟。嗟夫。汝之有是形也。天實賦之。汝之有是性也。天實予之。必盡性而後形可踐也。不然。則形雖人。斯實則物。只豈不甚可恥乎。昔穎濱蘇公有言。凡人之所不以告它人者。必以告其子。此天理人情之極致。非私之也。旣以語志道。又爲之說。使與同志者切磋焉。

楊端義字說

予婦氏之弟楊君。本名宗猷。今爲易之曰宗道。又從而請字焉。余謂子伯氏以端仁爲字矣。欲以端義命子如何。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二者。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乎物者也。今伯之字曰仁。而季之字曰義。其名美矣。蓋亦勉修其實。以毋負命字之指乎。楊君曰。謹聞教矣。抑道之與義。果何別耶。曰。道者。五常百行之總名。而義者。當然之正理也。人之求道。何所自入。惟於理之當然者。由之而無所悖焉。則道在是矣。程

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理之所當然。卽義也。道以體言。義以用言。用無不盡。則體在其中。非二致也。然聖賢言義。必以利對。蓋義固所以爲利也。爲義則無不利。徇利則賊乎義矣。毫釐之差。而舜臙以異。豈不甚可畏哉。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吾子誠諸。又曰。見利思義。吾子勉焉。

詹宗楚字說

詹甥名何。而字功父。曰。吾將以法蕭何也。予謂學者。當求道而不計功。今吾子方學古之道。而惟功是求。豈聖賢教人之意耶。聞昔楚有隱者。與子之氏名同。其答楚莊王治國之問。有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臣未聞身治而國亂。又未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斯言也。蓋聖門之遺指。豈春秋列國之士所能道哉。子其更字曰宗楚。而取其治身之言。而服膺之。則推之以及於家若國。斯舉而措之耳。其視汲汲於事功之求。而遺其本者。烏可同日而語哉。子其勉之。

楊實之字說

韜仲之子。其名曰文華。予謂昔人二名。蓋有與父同其一字者。若王羲之獻之是也。然之特語。助云爾。雖同未害。今韜仲昆弟之名。其上皆曰文。子復同之。可乎。去文而獨名華。斯得之矣。華曰。謹如教。然華之年。且冠。願求所以字之者。余聞楊子有云。實無華則野。華無實則史。今以實之爲子字。如何。夫言語文章者。飾身之華。道德仁義者。脩身之實。二者蓋不容一闕。然孔門之教。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故游夏之文學。不可先淵騫之德行。其序固如此也。然則所謂實者。將曷從而用力耶。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子誠有意於爲己之學。則當自夫二者始。不然。則非余所敢知也。故爲之說。以授之。俾知勉。

焉。

蔡仲覺名字說

仲覺之幼也。文公先生命之曰模。及其長也。又訓之以伊尹之覺。先生之微旨。果焉在耶。某嘗聞先生有言。爲學當識大要。程夫子發出敬之一字。爲學者言。欲人以此收斂身心。置在模範中。既不走作。然後隨事隨物。究窮其理。則心地自然光明。嗚呼。此先生教人之要旨也。其所以名仲覺。與所以訓仲覺者。其皆以是與。蓋爲學之大本。敬與致知而已矣。伊洛君子。既以此開示後學。使知表裏交進之方。文公先生。推明其說。不一而足。傳中庸也。既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其釋大學。又欲學者存此心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地。窮衆理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凡此皆學者所共聞。至於親筆以命其名。援古以勉其學。則惟仲覺得之。而它人不與也。然則仲覺將何以稱此哉。必也。主敬以立其本。斂然不踰於法度之中。窮理以致其知。超然有得於見聞之表。既以自覺。又以覺人。庶乎不負先生付授之意矣。仲覺之諸父。皆以明道自任者也。歸而求之。當有以啓子之未悟者。顧某何足以辱。姑誦所聞以塞其請云。

呂敬伯敬仲字說

永豐呂氏之二子。過予於粵山精舍。相與講學焉。將告歸。合辭以請曰。某之昆弟。名中與仁者。吾親之命也。中之字曰仲。仁之字曰山。而各配以甫者。友朋之教也。吾親之命。某等當終身佩之。若友朋之所以教。則有未之悉者。且中與仁之義。果若何而區別耶。先生爲講明之。而更有以字之。則幸甚。予謝不敏。而其

請益。廋則告之曰：昔者聖賢言道之極致，其目有三而已。堯舜禹之授受，則曰中。孔門師弟子之問答，則曰仁。而子思孟子之立教，則曰誠。是三者果一乎？果二乎？竊嘗思之，誠也者，以其天理之實而無僞妄之雜也。中也者，以其天理之正而無偏倚之失也。仁也者，以其天理之公而無私欲之蔽也。是三者皆道之全體也。虞書言中而不及仁，論語言仁而不及誠，夫豈偏於一哉？蓋中則無不仁，仁則無不誠矣。今吾子伯仲之名，或以中或以仁，其亦假之以善稱謂耶？抑真有意於求道也？夫苟有求道之心，不可以不知入道之要。昔者子程子嘗言之矣，曰：敬不可謂中，敬而無失，卽所以中也。敬之中有仁，不敬則私欲萬端，害於仁也。吁！子程子其可謂爲人之切歟！夫中者，性之德也。仁者，心之德也。性無不中，慢易以賊之，斯有時而不中矣。心無不仁，物欲以汨之，斯有時而不仁矣。古之君子，惟察乎此，故喜怒哀樂之未發，必敬以養之。如對神明，如臨師保，所以全其本然之中也。視聽言動之非禮，必敬以克之。如殄寇讐，如去蝨賊，所以全其本然之仁也。動靜相涵，表裏交進，則天理渾然，人欲熄滅。自內達外，無往而非中。由體之用，無適而非仁矣。蓋曰中曰仁，萬善之所由出，而敬也者，又中與仁之所自立也。請以敬之一言而易伯仲之字，可乎？嗚呼！一念之放逸，非敬也。一言之矜肆，非敬也。一動之躁輕，非敬也。實未至而豔於名，中無本而後於外，凡此皆非敬也。子歸思其所以名，又思其所以字，反躬以求之，格物以精之，謹之於方寸之微，而體之以踐履之實，若是庶不辱吾字矣。若曰：假之以善其稱謂而已，是豈予之所望也哉！

李自脩祝詞

予友果齋李君公晦之子治，年十有五，銳志于學，過予粵山之麓，請字焉。爲本大學之義，字之曰自脩，而

祝之以辭曰。於惟李氏。世有德人。懿哉澹翁。鄉黨稱仁。果齋承之。志慕聖闕。探討服行。是究是力。巍巍紫陽。百代宗師。英材雲從。遠嗣泗沂。君居其間。實曰高弟。得諸心傳。親切超詣。迺懼鼎田。迺官儒宮。藹然德聲。日大以崇。厥志未醜。奄忽臆逝。匪君是懷。實憫斯世。青氈之託。賴此佳兒。曰考克承。式慰我思。維乃先君。以治命子。欲稱是名。可味厥指。稽諸字書。義取攻治。蓋卽斯言。繹之味之。昔在曾子。猶日三省。矧是初學。可忘肅警。子質雖敏。必重以持。勿儇勿浮。迺德之基。至珍且良。結綠垂棘。孰知其功。它山之石。爰酌古訓。字以自脩。琢之磨之。至善是求。欲身之脩。其必由學。玩意遺經。景行先覺。有道是師。勝己是朋。擇善固執。謹思篤行。庶幾果齋典刑。有繼服膺斯言。罔或失墜。

劉誠伯字說

予友劉君夢先。始名應則。字定甫。歲作噩夢。有以先登告者。遂易今名。是年秋。果以易學冠鄉選。或謂君盍更其字。君以屬余。余惟周官六夢之占。獨所謂正夢者。不緣感而得。餘雖所因不同。大抵皆感也。感者何。中有動焉之謂也。其動也。有真有妄。夢亦隨之。雖昔聖賢。不能無夢。惟其私欲銷泯。天理昭融。兆朕所形。亦莫非實。高宗之得說。武王之克商。皆是物也。若夫常人。則不然。方寸之靈。莫適爲主。欲動情勝。擾擾萬端。故厭勞慕佚。則徒步而夢輿馬矣。惡餒思飫。則藿食而夢梁肉矣。若是者。皆妄也。至於因夢而獲。若主父茗榮之歌。叔孫豎牛之兆。似有其實矣。而卒以基莫大之禍。夢其果可憑耶。非夢之不可憑也。感之妄。故夢亦妄也。予觀中庸論前知之妙。而斷之曰。至誠如神。夫誠者。無妄之名也。天下雷行。物與無妄。有生之類。其孰無之。而舉世滔滔。率流於妄者。以人賊天之臯也。故先儒之傳易曰。動以天。則無妄矣。嗚呼。

一動之微。而天理存亡。於是焉決。豈不甚可畏哉。今請以誠伯易子之字。如何。夫以誠伯之材。得於天既甚異。而疇昔之夢。孰不以科第爵秩相期。而予獨惓惓於是者。彼之所期者外。予之所期者內也。然則誠何所自入。曰。自敬入。敬奚所自始。曰。自戒謹恐懼始。昔之君子。晝參諸言行。以質其學之進與否也。夜考諸夢寐。以卜其所得之淺與深也。吾子誠能汲汲於斯。涵泳優繇。日進弗止。則將動靜一致也。夢覺一如也。夫然後爲敬立誠存之驗。然予亦知之而未能至者。斯言也。非獨以勵吾子。且因以自勵云。

陳平甫三子字說

陳平甫之三子。曰琰。曰瓚。而一未名。間謁余使字二子。而名其季焉。予謂周官裸圭有瓚。用之於廟祀者也。若琰與琰。致命於諸侯者也。三者之用。各有所宜。然其質則皆玉也。夫祭祀聘問征伐。皆國之大事。其器必用玉焉。蓋物之備五常者。惟王爲然。故君子貴之也。夫物猶以備德爲貴。而況人乎。故欲名其季曰琰。而字琰曰德元。瓚曰德仲。琰曰德季。庶幾三子者。思其名之貴。則知所以自貴。思其字之美。則各自勵以全其美。不亦可乎。平甫曰。然。遂書以贈。

詹景辰字說

微月墮西嶺。燦然衆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昂。感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太一有常居。仰瞻獨煌煌。中天照四國。三辰環侍旁。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邊方。

友人詹兄名樞求字。字以景辰。蓋北辰者。天之樞也。天之轉運無窮。而樞常不動。心之應物無方。而所以爲感者。實有似乎此。故以景辰命之。詹兄其有以景乎此也。今以文公先生所作感興中一篇貽之。

云嘉定庚辰孟秋下弦日淵書

心者人之北辰漢儒釋孟子已有是言矣至文公先生感興詩發明此理尤極其妙蓋衆星皆動而辰常靜故能爲二十八舍之主百體皆動而心常靜故能爲一身之主然所謂靜者豈兀然枯槁之謂哉寂然不動者此心之體感而遂通者此心之用顧其所以動者如何爾以理而動是謂道心以欲而動則爲人心道心之發純乎天理酬酢萬變其主自若則雖動而未嘗不靜理爲主而欲聽命湛然清明物不能撓則雖人而未嘗不天矣節齋之所以屬吾景辰者意或在此故某者敢申言之

詹景辰四子名字說

詹景辰有子四人謁名於余予爲命其長曰然次日輝又其次曰炎幼曰炤景辰曰四子之名敬聞命矣字雖旣冠之事然願豫有以教之俟異時體而視之也予謝不獲迺爲之言曰夫火之始然其光熒熒沃之則滅煽之則盈火有盈實義其在於人善端初發廣而充之斯暢以達然之字宜曰充輝光之發積盛乃致釭以膏明鼎以薪沸蓄德之義篤實爲先由美而大其序亦然輝之字宜曰實兩火相儷其執孔炎陽亢而極祗以爲愆必媿以水斯曰旣濟剛柔相資繫德之貴炎宜字之以濟赫赫大明旁燭萬理熿火之微其照能幾惟公則溥惟私則偏以公滅私迺識其全炤宜字之以公予聞古之祝辭曰弃爾幼志順爾成德今我斯言維古是式爾齡雖穉其豫戒之勉女問學敬女威儀因言思義卽名求實遙觀厥成期之異日

王去非字說

始予與九江王君爲僚于金陵。相好也。君名遂而字穎叔。予疑焉。鍾山之別。余從容語曰。子之學以顏曾自期者也。而其字則有取於戰國策士之談。抑何名實之戾邪。君曰。此朋友之命而非吾先人之意也。其盍爲我更之。予謂因名以制字。因字以自做。則去非爲宜。蓋遂之爲言。將成而不可已之謂也。故曰。遂事不諫。然善焉而遂之可也。不善焉而亦遂之。是恥過而作非也。予故曰。去非爲宜。雖然。是是非非之決。豈必已形而後爲趨舍哉。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吾先聖以顏氏子爲庶幾。以其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異時因哀公之問。又以不貳過予之。夫顏子之所謂不善。豈有可指之疵。而所謂過者。亦豈有可名之失。毫芒之微。有動于中。卽渙焉冰釋矣。此顏氏子所以幾於聖與。又嘗思之。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是則萌動之初。有吉而已。而先儒乃曰。幾善惡。何哉。蓋凡物之始。未有不善者也。始焉弗察。則反善而爲惡。直一嚙吸間爾。故君子之學。必於其幾而用力焉。幾之未形。敬以養之。及其將形。敬以察之。其惻隱邪。其羞惡辭遜與是非邪。此道心之萌。而易之所謂吉也。推而達之。唯恐弗至。其可不遂之邪。反是。則爲人心之動。善之與惡。於是焉分。是則遂其善者。而去其不善者。此正吾用力之機也。吾子以謂如何。君曰。然。去是十有五年。而後能筆之於牘。爲字王去非說。

吳仲本字說

予之鄉友吳君。少開豁有大志。眎世俗迫隘。若不足已容。則慨然曰。天地間物之最鉅者。莫海若也。遂以自名。而舉于有司。旣得之。又屬余爲之字。余曰。子將以海自居乎。抑將學而至于海乎。由前之說。則子旣以大自足矣。予尙奚言。由後之說。則子方務進而不已也。請以孟子源泉混混之義。爲子告可乎。吁。水之

能流而不息。以至于海者。以其有本也。易曰。山下出泉。蒙。夫山者。泉之本。所積者厚。則其流不窮。不然。則溝澮之集。其涸可立待爾。故字子曰仲本。子其循名思義。顯脩其所謂本者。則於大也可幾矣。不然。則好大而不爲大。予不爲子願焉。

俞深父字說

嚴陵俞氏子齋。謁余更其名。予曰。是不必更也。昔人云。齋。泔澄深。是則齋之爲義可識矣。今請仍子之名。而字之曰深父。夫學者之於道。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史稱揚子雲。默而好深湛之思。余取以爲法焉。故亦以字吾子。

孫子陽字說

盱江孫君。南謁字於予。子語之曰。四方一也。而古者。聖人獨惟南之鄉。豈非以至陽之所在乎。夫陽生於北。盛於東。至南而極矣。陽不極。不爲乾。善不極。不爲君子。易於陽之將進。則引而伸之。於陰之將萌。則距而塞之。善治身者亦然。改過而遷善。克己而復禮。皆進陽消陰之事也。子誠有意乎。則願以子陽爲子字。嗚呼。子陽其思所以用力乎哉。子之鄉。有南豐先生。嘗字其學者。而警之曰。子毋徒善其稱謂而已。僕請借以爲子規。

陳子公字說

永嘉陳侯均。以尊君之誼。易今名。且告于西山。僕真某曰。盍爲之字。予按字書。均者。平也。等也。徧也。周禮一書。言均民均國者。非一。詩之刺尹氏曰。秉國之均。不平謂何。而吾先聖亦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也。然則

斯名之義大矣。夫處物之平，視物之一，及物之周，三者天下之至善也。雖微聖賢，疇不樂諸。然世之人，訖莫之能者，有以賊之也。賊之者何？曰私而已爾。是物也，其萌財鍼芒，其害溢穹壤。楊氏爲我一毛弗捐，白圭壑鄰，千里成淵，職是故也。昔之君子，自事其心，惟日三省，一或有是，則猶去食根之蝨，迸伏垣之盜，疾起而赴之，不敢或後者，以是物也。宄吾靈臺，則欲勝而喪仁，利滋而毀義，嶮巖橫出焉，得而平，町畦角立，安得而一愛惡多岐。又曷從而周徧邪？故私者衆慝之源，而以公去私者，萬善之本也。吾子敏學而好脩，且有志於及物者，請以子公爲子字，如何？侯竦然曰：此一字箴也。願幸而筆之於牘，以爲吾終身規。予曰：唯唯。

裕說

大易三陳九卦而曰益，德之裕也。夫益之所以裕者，何哉？見善則遷，而衆善皆歸焉。有過則改，而纖惡不存焉。優游天理之中，而無人欲之危迫。夫焉得不裕？然聖人又言益長裕而不設，譬之苗稼，然浸灌滋培，日加益而不自知，是之謂長裕。若有設張造作之心，則是揠苗而助長矣。何裕之云？馬君伯華問裕說於袁子，袁子語之盡，教子至，而復以問予，予謂伯華而能充此心，夫焉往不裕？故以所聞告之。

劉嗣忠命名說

建陽劉君純，以儒家子，慨然有當世之志。方盜起汀樵，全閩皆震動，建陽密接昭武，人情尤憂危。君獨傾貲募壯士，爲扞衛鄉井計。嘗一再與賊戰，剉其鋒。昭武守王侯，遂請于朝，改宣教郎，知邵武縣。時王師在汀劍，諸盜次第平，獨下瞿負固不服。有司數諭之，無降意。君不欲累王師，徑提所將兵，擣賊巢，拔柵欲入。

會日且暮。衆寡弗敵。死之。招捕使以其事聞。詔予一子官。嗚呼。君雖死。其義凜烈。然猶生也。世之異議者。顧從而訾之。謂其輕身以挑賊。夫使當世之有官守者。人人能重國事而輕其身。人人能不畏賊而敢與之角。區區蛇豕之羣。安能長驅深入。所至如蹈空虛之境乎。莫難於死。而猶忍交喙以議之。其不與人爲善。亦甚矣。賴朝廷清明。崇獎忠義。錄其子以官。於是君之大節。昭然暴白於世。君之子年雖幼。而風骨不凡。蓋必能保其家。故爲名之曰嗣忠。使知勉焉。紹定五年十一月癸丑。同郡真某書。

箴

思誠箴 爲陳若虛作

誠者天道。本乎自然。誠之者人。以人合天。曰天與人。其本則一。云胡差殊。蓋累於物。心爲物誘。性逐情移。天理之真。其存幾希。豈惟與天。邈不相似。形雖人斯。實則物只。皇皇上帝。命我以人。我顧物之。抑何弗仁。維子思子。深憫斯世。指其本源。祛俗之蔽。學問辨行。統之以思。擇善固執。惟日孜孜。狂聖本同。其忍自棄。人十已千。弗至弗已。雲披霧卷。太虛湛然。塵掃鏡空。清光自全。曰人與天。旣判復合。渾焉一真。諸妄弗作。孟氏繼之。命曰思誠。更兩鉅賢。其指益明。大哉思乎。作聖之本。歸而求諸。實近非遠。

勿齋箴

箕子陳洪範五事。曰貌言視聽思。顏淵問仁。夫子旣告之以克己復禮爲仁。至問其目。則又告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而思不與焉。何哉。某嘗聞之。勿之爲言。禁止之謂也。耳目口體。因物

而動。非心爲之主宰。其孰能止之。然則勿云者。正指心而言也。特學者弗之察。陳無競以勿名齋。某請推演其義。而爲之箴。箴曰。天命之性。得之者人。人之有心。其孰不仁。曰爲物役耳。蕩於聲。目眩於色。以言則肆。以動則輕。人欲放紛。天理晦冥。於焉有道。禮以爲準。惟禮是繇。匪禮勿徇。曰禮伊何。理之當然。不雜以人。一循乎天。勿之爲言。如防止水。孰其尸之。曰心而已。聖言十六一字。其機機牙。旣幹鈞石。必隨我乘我車。駟馬交驟。孰範其驅。維轡在手。是以君子必正其心。翼翼兢兢。不顯亦臨。萬夫之屯。一將之令。霆錙颯馳。孰敢奸命。衆形役役。統于心官。外止弗流。內守愈安。其道伊何。所主者敬。表裏相維。動靜俱正。莠盡苗長。醅化醴醕。方寸盎然。無物不春。惟勿一言。萬善自出。念茲在茲。其永無斁。

夜氣箴

子盍觀夫冬之爲氣乎。木歸之根。蟄坯其封。凝然寂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乎其中。蓋闔者闢之基。正者元之本。而艮所以爲物之始終。夫一晝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爲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羣動俱闐。窈乎如未判之鴻濛。維人之身。嚮晦宴息。亦當以造物而爲宗。必齋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第之上。使慢易非辟。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之間斷。而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謹戒之功。蓋安其身。所以爲朝聽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本旣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皦乎其昭融。然知及之而仁弗能守之。亦空言其奚庸。爰作箴以自砭。常凜凜乎瘳恫。

頌

潭州復稅酒頌

嘉定十六年五月戊辰。有詔復潭州稅酒。守臣某。拜手作頌。以紀其實。俾邦人父老。咏歌於無窮。其詞曰。

洞庭之南。帝命下臣。一夫傷嗟。敢或弗虔。昔豐且腴。民瘼孔庶。欲措于安。請復其始。有臣棄疾。有詔赫然。維利是漁。

衡嶽之麓。錫爾麾符。若在朕側。來說于郊。曰維樂都。若是權酷。維舊之由。昔在中興。易征而權。曾是藩臣。罔顧君命。

盤盤大都。惠鮮我民。臣拜稽首。訪爾父老。今瘠而瘁。斯患之鉅。迺案圖書。舍權而征。正論盈庭。廢置可顯。科調紛紜。

維楚舊服。予闢四門。帝仁其天。女欲女言。曷其致諸。為法穿民。迺詎椽史。民既胥樂。爭折其角。藩臣為誰。徧于屬州。

歲在元黓。視聽無隔。奔走奉承。女感女告。父老曰嗟。莫如糟丘。迺奏迺陳。官維省刑。皇皇孝宗。前恭後丙。禁如牛毛。

犯者愈稠。天子曰嘻。斟酌損益。維以便民。以介爾親壽。爾飲于鄉。勿繼以淫。於斯萬年。勿替引之。

維帝命臣。念彼遠人。爾俗所安。匪曰取贏。爾有宗族。少長是序。苟涵且淫。毋忘我天子之德。

邦本是殖。其可爾奏。無改於昔。爾有父母。若弟若昆。銷其爭心。則匪太守之心。作此頌詩。

臣不以聞。往敷吾民。爾賦所入。孝養宜厚。獻酬交歡。復爾淳古。咏歌太和。碣于通達。

其臯當殛。臣既承命。則惟其輕。歲時奉觴。愛敬斯存。維以成禮。沐浴膏澤。維後牧臣。

銘

西齋銘

心誠求之。父母之保赤子。不忿不疾。聖賢之待頑民。大慈平等。佛菩薩之憫衆生。深心惻怛。大醫王之救病者。爲政者以是存心。庶乎亡負長人之寄矣。

虛舟銘

余嘗喜誦莊子虛舟語。長沙郡齋。有小室名方舟。欲易之。未暇也。雙井黃子。迺以爲名。余忻然爲

作四言

萬斛之舟。不楫不維。泚泚長川。縱其所之。云誰有舡。適與之觸。舟本何心。奚怨奚譴。德人天遊。其中休休。我無愛憎。物自春秋。雨露零零。孰知其德。雪霜凝凝。豈曰予刻。伯氏無尤。季平見思。懷哉兩賢。心事可師。紛紛小夫。欲蔽私室。森然戈矛。動與物敵。涪翁有言。吾誰踈親。子令自名。豈其後人。世塗漫漫。濤激浪洶。往安子行。萬變勿動。

蒙齋銘并序

桂陽史君張侯某。以蒙名齋。西山復真某。取果行育德之義爲之銘。其辭曰。

物盈兩間。有萬其數。天理流行。無一弗具。維象之顯。理寓乎中。反而求之。皆切吾躬。觀天之行。其敢遑息。察地之勢。亦厚於德。天人一體。物我一源。驗之羲經。厥指昭然。卦之有蒙。內險外止。止莫如山。險莫如水。曷不曰水。而謂之泉。濫觴之初。其流涓涓。其出之微。若未易達。其行之果。則不可遏。有崇茲山。潤澤所鍾。維靜而止。出乃不窮。始焉一勺。終則萬里。問奚以然。有本如是。是以君子。取法于斯。維義所在。必勇于爲。維行有本。繫德焉出。是滋是培。其體乃立。靜而養源。澄然一心。動而敏行。萬善畢陳。厚化川流。初豈二致。溥博淵泉。其用弗匱。於惟簡肅。賚有此孫。揭名齋扉。目擊道存。養正於蒙。奚必童穉。終身由之。作聖之地。

楮衾銘示子志道

楮君之先。滕同厥宗。麻源湛盧。豈其分封。粵有智者。創之爲紙。傳聖賢心。衣被萬世。巧者述之。製爲斯衾。覆冒生人。厥功亦深。朔風怒號。大雪如席。晝且難勝。況於永夕。豈無纖纈。衣以厚繒。擁之高眠。可當嚴凝。

井地不行。民俗多窶。終歲之厯。弗給布絮。一衾萬錢。得之曷繇。不有此君。凍者成丘。我嘗評君。蓋具四德。盜兮春溫。皜兮雪白。廉於自鬻。樂於燠貧。誰其似之。君子之仁。我方窮時。惟子與處。豈如弁髦。而忍棄女。不歆而盟。偕之終身。且將傳之于萬子孫。咨爾小子。惟素可寶。敝縕是慚。豈曰志道。奢不可縱。欲不可窮。去華務實。前哲所同。以侈致喪。何羨乎季倫之錦障。以德見欽。何陋乎溫公之布衾。怵心一開。其流曷已。獸攫狼吞。實自茲始。故曰儉者廉之本。廉者行之先。吁嗟汝曹。可不勉旃。

綱齋銘為東巖王次點作

衣錦綉衣。裳錦裝裳。有美于中。而弗自章。云胡昔人。若是其晦。為己之功。無與乎外。懷焉戒惕。于隱于微。我欲亡愧。匪靳人知。充實光輝。其積莫揜。而我之心。惟一韜斂。細人有善。汲汲暴揚。敝縕中閱。文錦外張。孰知聖門。回愚參魯。樸兮若無。至美森具。中庸之末。凡八引詩。聲臭泯然。繇此其基。淵乎旨哉。聖學之妙。入德之門。曰惟至要。齋歟。王子日處此齋。益深益微。古人與偕。

敬義齋銘

惟坤六二。其德直方。君子體之。為道有常。內而立心。曰直是貴。惟敬則直。不偏以陂。外而制事。曰方是宜。惟義則方。各當其施。曰敬伊何。惟主乎一。凜然自持。神明在側。曰義伊何。惟理是循。利害之私。罔汨其真。靜而存養。中則有主動。而酬酢莫不中矩。大哉敬乎。一心之坊。至哉義乎。萬事之綱。敬義夾持。不二不忒。表裏洞然。上達天德。昔有哲王。師保是詢。丹書有訓。西面以陳。敬與怠分。義與欲對。一長一消。禍福斯在。怠心之萌。關焉沈昏。欲心之熾。蕩兮狂奔。推此二端。敗德之賊。必壯乃猶。如敵斯克。怠欲既泯。敬義斯存。

直方以大協德于坤。一念少差。眤此齋扁。嚴師在前。永詔無倦。

贊

自贊

莫笑頽顏蹙額。只堪短棹扁舟。明月一輪如水。問君還解傳不。

袁廣微真贊

傳絜齋心。得慈湖髓。方寸虛明。燭千里。是爲鄧山子袁子。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四

題跋

跋錢文季少卿維摩庵記

安濟坊旣成。欲自爲數語志諸壁。未暇也。偶得錢君此記。其言維摩詰。非有位者也。而能視人之病爲己之病。今吾徒奉君命。食君祿。乃不能以民病爲己責。是詰之罪人也。嗚呼。斯言至矣。使自爲之。亦何以過此哉。遂以錢公舊刻。榜于維摩室。以示來者。庶幾有所感動而興起云。

跋安吳二宜撫所稱安居士帖

觀安吳二公之書。則君之爲一世奇士也。可知矣。予聞青城峩眉諸山。往往有隱君子在焉。而世人莫之識。如安君者。固有識之者矣。而莫或用之。卒留落東南以死。其可惜也夫。其亦可歎也夫。

跋吳仲堅史論

余端憂多暇。因疏古今興亡事數十條于讀書記。將與兒姪輩講論其所以然。仲堅吳兄見之。迺筆爲一篇。其學術有本源。其議論有根據。其文勢有闔闢。予再三讀。歎息不能已。政使自爲之。復何以過此哉。雖然。天下之義理無窮。古今之事變亦異。以仲堅之學力。誠能充長不已。則其議論文采。又將以進乎此者。予將屢歎而未伸也。歲壬午孟秋十日。某書以勉之。

跋豫章黃量詩卷

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此唐貫休語也。予謂天地間清明純粹之氣。盤薄充塞無處不有。顧人所受何如耳。故德人得之以爲德。材士得之以爲材。好文者得之以爲文。工詩者得之以爲詩。皆是物也。然才德有厚薄。詩文有良窳。豈造物者之所畀有不同邪。詩曰。瑟彼玉瓊。黃流在中。玉瓊至寶也。黃流至潔也。夫必至寶之器。而後能受至潔之物。世人胷中擾擾。私欲萬端。如聚蟻虻。如積糞壤。乾坤之英氣。將焉從入哉。故古之君子。所以養其心者。必正必清。必虛必明。惟其正也。故氣之至正者入焉。清也。虛也。明也。亦然。予嘗有見於此久矣。方其外誘不接。內欲弗萌。靈襟湛然。奚慮奚營。當是時也。氣象何如哉。溫然而仁。天地之春。肅然而義。天地之秋。收斂而凝。與元氣俱貞。泮奐而休。與和氣同游。則詩與文有不足言者矣。此予之所自得。未嘗以告人。雙井黃子。橐其詩數百首。謁予於星沙。予眎其人。襟韻豁然。若無所滯礙者。故樂爲言之。行乎勉哉。異時望子之眉睫。而知其詩之進否矣。雖然。予所以竢子者。豈獨詩也哉。

書譙閔王事迹後

按譙王初與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春陵令長沙易雄同舉兵討賊。其後魏父攻長沙城中固守相持且百日翼戰死。父遂拔長沙則翼之與城蓋相爲存亡也。魏父以檻車載譙王及易雄送武昌。王旣中涂被害。雄之與王又相爲存亡也。二人者不獲從王之祀可乎。又王之舉兵。宜都內史周級使其兄子該詣長沙申款。魏父等攻湘州急。王遣該及從事周崎間出求救。皆爲邏者所得。崎旣抗解楊之節。該被拷至死。終不言其故。亦可謂志義之士矣。該雖非王官屬。然實爲王而死。崎旣

從祀。該不當獨遺。及王之被執。佐吏奔散。惟主簿桓雄。書佐韓階。從事武延。毀服以從。不離左右。雄既爲父所殺。階延執志愈固。卒送王喪至都。葬之而去。三人者。志節略同。而雄又以死聞。階既與祀矣。雄與延乃未之及。何邪。若鄧騫者。雖有先知之明。且嘗爲王求援於甘卓。卓留之。不從。非不忠於所事者。及城陷。王死。乃爲魏。父別駕。毀節事讐。良所未諭。今以劉翼。易雄。桓雄。武延。周該。並從祀于廟。而黜鄧騫。庶以昭君臣之大義。使抗志不渝者。知所勸。而執節不終者。亦知所戒云。

跋章冠叟困齋記

冠叟以困名齋。餘二十年前。乎此身。未嘗困也。今則真困矣。易於澤無水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夫窮達得喪。制命於天。世之以學自名者。孰不知之。一旦居窮處約。焦然如鮒之在涸轍。其能真委之命。而不戚嗟涕沱者。幾希。蓋理未窮。性未盡。而所謂命者。亦知其粗焉而已。聖人於困之象。不曰知命。而曰致命。致云者。推致其極。而亡一毫不至之謂也。其指顧不深哉。學者用力之方。其亦曰窮天下之理而已爾。理窮而后能盡性。性盡則至於命焉。理也。性也。命也。亦曷嘗有二邪。富貴而不知命。志未嘗不鬱。困窮而知命。志未嘗不紓。此致命之所以遂志也。張子曰。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冠叟其有味於斯言。則天之所以厄冠叟者。祇所以玉冠叟也。予方歸隱西山。將以是自勉。冠叟其亦知所勉哉。異時望子之眉睫。而知其志之遂與否也。推致其極。本伊川說。後見本義。姑記于此。

了翁帖

李忠定公跋臨江蕭君所藏了翁帖。謂其不循古人格轍。自有一種風味。今觀此帖。信然。其曰山陽盜款。

之餘。衰索殊甚。隨緣安處。蓋所謂素患難而行乎患難者。故雖嶺陬海隅。蠻煙瘴雨之地。未嘗不安也。況山陽乎。高風凜然。可畏而仰。

跋晦翁感興詩

乾之四德。迭運不窮。其本則誠而已矣。誠卽太極也。其所以播羣品者。誠之通也。其所以固靈根者。誠之復也。通則爲仁。爲禮。復則爲義。爲智。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然動靜循環。而靜其本。故元根於貞。而感基於寂。不能養未發之中。安得有既發之和。故此詩謂世人之擾擾。適以害道。不若林居之士。靜觀密察。猶能探萬化之原。要之道無不在。初不以出處喧寂爲間。善學者當求先生言外之意云。

跋鄭大惠飯牛集

予嘗爲豫章黃量題其詩卷云。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此唐貫休語也。天地間清明秀傑之氣。盤礴充塞。無處不有。顧受之者何如耳。詩曰。瑟彼玉瓊。黃流在中。玉瓊至寶也。黃流至潔也。夫必至寶之器。然後能受至潔之物。世人胷中擾擾。垢汙萬端。如聚蟻虻。如積糞壤。乾坤清氣。將焉從入哉。清氣不入其中。則雖求片言之有味。且不可得。況能摹寫大化。羅絡萬象。道人所不到者乎。黃生頗以余爲知言。谷口鄭君示予所謂飯牛集者。其詩清絕可愛。讀之如咀冰雪。意必有得於此。故書以勉之。

跋蕭定夫所藏胡文定碧泉詩卷

碧泉詩卷。財數紙爾。而胡氏父子昆弟。師友手澤。皆在焉。伊洛二先生之學。賴龜山楊氏傳之而南。文定得之。以授五峯。五峯傳之南軒。其道益以光大。此卷諸詩。雖爲泉流而作。然玩其辭意。則師友間授受之。

微指。有蔚然可見者。非尋常賦詠比也。蕭君其尙寶之哉。

跋張魏公不欺室銘

衛武公年九十五矣。猶作抑戒以自儆曰。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覲。蓋耄期不亂如此。故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張忠獻公作此銘於易簀之際。其視武公。尤有加焉。王忠文公與公均爲一代正人。故其詩與銘。大略同旨。後之君子。有志於正心誠意之學者。當深味其旨。

題劉靜春與彭止堂帖併彭仲誠墨莊五言詩後

靜春之學。窮幽探微。止堂之節。星日同輝。惟仲誠父。示余斯帖。使我慨然。興懷前哲。清泉鑑物。菡萏浮香。我讀君詩。如游墨莊。老成云亡。典刑猶在。謂仲誠也尙爲斯文。努力自愛。

跋陳復齋爲王實之書四事箴

余在星沙。以廉仁公勤四事。勉僚屬。王實之作此箴。遺予。嘗揭之幙府之壁。與同僚共警焉。今復齋陳公師復。又爲大書此本。實之之箴。明厲峻切。讀者已知悚畏。復齋之字。森嚴清勁。見者便如端人正士之在前。尤當凜然興敬也。

跋鄒氏族系

鄒氏本末。具見於春秋。夫耨婦饁。相敬如賓。此其所以興。族大而侈。惰弃君命。此其所以替。然則一敬一肆。而家族之盛衰。基焉。亦可畏矣。自春秋後數百年。而訛顯于晉。自晉後幾千年。而太治君復以高第有聞于時。東坡有云。君子之澤。豈止五世而斬。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信哉。侍郎王公。旣爲辨其族姓之

所出。予復爲推其盛衰之繇。以書于後。

跋楊和父印施普門品

余自少讀普門品。雖未能深解其義。然嘗以意測之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黑風吹舡。飄落鬼國。師曰。李翱小子。問此何爲。文公怫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瞋恚心。便是黑風吹舡。飄落鬼國也。吁。藥山可謂善啓發人矣。以是推之。則知利欲熾然。卽是火坑。貪愛沉溺。便爲苦海。一念清淨。烈焰成池。一念警覺。舡到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我無怖畏。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橫逆。我無忿嫉。如獸自犇。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補陀大士。真實爲人。非浪語者。楊君和父。刊本以傳。輒誦淺聞。下一轉語。庶幾觀者。不無小補云。

跋傅侍郎奏議後

右竹隱先生侍郎傅公奏議十卷。建安真某。伏讀而歎曰。嗚呼。此足以觀公立朝事君之本末矣。昔柳下惠爲士師。三黜。孔子取之。孟子因枉尺直尋之問。反復論辨。終之曰。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學者平時誦孔孟之言。孰不以直道自期。一旦立人之朝。寵祿餌於前。而刑禍怵於後。鮮有不委己徇人。而畔其素學者。雖或勉強於一時之暫。而知之不深。守之不固。一絀而悔者有矣。若再三絀焉而不悔。則幾希矣。至於直道自持。終其身而不悔。則雖古昔亦無幾焉。求之於今。若公者。其可謂庶幾乎此矣。蓋公前後立朝者三。初爲將作丞。其去臺閣無幾也。中爲郎爲卿。典領餉事。其去侍從無幾也。晚爲諫大夫。勸講經幄。其去執政。又無幾也。使它人處此。借委曲就事之名。以行其容身固位之計。顧何嚮弗獲。而公則不然。當慶

元初韓侂胄始用事。既逐宰相，以顯大權。遂欲借朋黨之名，以空在廷之善士。中外震懼，無敢撓其鋒者。而公以小臣進對，獨懇懇爲上言之曰：自昔國家之患，其始皆萌於好惡之私，而其卒至於橫流而不可揅。漢之黨錮，唐之黨人，本朝之黨籍，大抵繇此。不可不戒。坐是不合，而補郡以去。及侂胄用事，歲久，微倖不賞之功，以遂其不臣之志。於是邊釁浸開，而在廷無復異議者。公因火炎既逆，論其不可出使鄂渚。復因葦達事，一再昌言于朝，乞諭邊臣毋妄動以疑敵。且移書侂胄，深陳其所以不可之狀。坐是愈不合，而罷斥以歸。及事變既極，公之言遂爲靈。善大蔡，上亦思公之忠，擢任諫爭，宜若少伸其志矣。而又不克久於其職。蓋公之爲人，知有國之利害，而不知其身之安危。知範我之驅馳，而不知詭遇之有獲。故屢進而屢不合也。昔公之先正獻簡公，爲諫官御史四年，論事凡百六十餘章。公在諫垣，財五十餘日，所上亦十有三奏。觀其欲脩后範以正化本，斥閹尹以遏姦萌，合異同以銷朋黨，辭氣和平，直而不激，藹然有獻簡之風。至解罷言職，遷吏部侍郎，不視事而去。則又祖孫相望，如出一轍。嗚呼！偉哉！唐史稱魏謩議論挺挺，有祖風烈。嘗考鄭公之後，歷十有四朝，而後有謩。今傅氏自獻簡公，以清忠直節，爲元祐名輔弼，再傳至忠肅公，以至忠大義，爲有宋伏節死難之臣。又再傳至公，以精忠遠識，爲嘉定名臣之冠。由是觀之，其賢於魏氏遠矣。今天子寤寐賢哲，以濟時艱，而公耆艾精明，屹然爲國壽雋。一朝幡然而起，付以大政，盡行平昔之言，而措斯世於大安大寧之域，其必有日矣。某旣幸挂名於奏議之末，而又朝夕以俟。嘉定己卯正月，敬書于溫陵郡齋。

石鼓挽章祭文後

嘉定十年某自江東漕計移守泉提舶使者趙侯崇度實攝州事侯丞相忠定公子也慶元初忠定公以讒去位薨於衡陽海內之士知與不知皆爲流涕某時年十八九以進士游郤城聞被誣始末已知切齒痛忿念恨不請尙方劍以誅姦臣其後官于朝始獲與公元子吏部游相好及來南復代侯爲郡且聯事又締姻焉間相與道初元時事往往語未終輒相飲悽然泣數行下某曰侯知先相國所繇致禍者乎三代以前元老大臣若咎夔伊傅姬召之倫皆福祿終其身而慶澤流於後豈獨爲善之報哉人心正而世論公讒慝不行其間故也然周公之聖已幾不免羽譙音曉之詩至今讀者猶爲公太息吁亦危矣使無雷電大風之警成王終不悔悟周之爲周特未可知也夫以周公之聖又當人心正世論公之日且猶若是而況於後世乎則夫盡忠竭節之臣常困於讒口而不能以自白固其所也然是非者人心之天可蔽於一時不能使不復於後日惟其復有蚤暮故其禍有淺深某嘗竊論近世大臣功在社稷而不免於難者有三人焉寇忠愍公司馬文正公與忠定公是也忠愍攘卻暴虜遺邊鄙百年之安天禧之末羽翼儲后赤心如日而有雷州之遷文正乘熙豐末流與民更始銷禍亂而開太平而其沒也有朱崖之貶忠定以同姓之卿戮力帝室挈大明而東昇轉危機於反掌而有零陵之徙三君子盡忠於國大抵略同而受禍亦略相似然雷州之行未幾神文親政讒者聖紕者舒公雖不幸隕沒而褒飾光榮誣枉昭白故天下幾危而亟安忠定之斥十有三年權臣顛執國命至于兵禍作生靈暴骨者數十萬而後聖主赫然收還威柄伸久鬱之冤故天下旣危而漸復獨溫公不幸更紹符崇宣之變羣邪踵躡用事者三十餘年卒之犬戎內侮二聖播遷然後是非以定故天下遂亂而幾不可救由是觀之正人君子之進退伸

拙豈一身一家之利害哉。爲人上者，可以鑒矣。至於小人之害君子，其志本以徼權利，盜寵榮，及公道既明，卒亦不免。故姦詐窮而丁謂竄，咎既盈而蔡氏僂，罪釁極而侂冑誅，皆流毒遺臭，死有餘辜。彼三君子者，身沒而道光，事久而功白，千載之下，望其風烈如神人。然是果孰爲失得邪？十二年八月，侯奉詔守邵陽，將行，以諸公所爲忠定公挽章哀詞示某曰：子其可無一言乎？某謂公之勳烈不俟贊詠而明，獨其已然之迹，有可爲殷鑒者，故樂爲侯道之，而其撫事興懷，感今悼昔，又不勝其慨然也。中秋日，建安真某敬書于忠獻堂。

蔡真人誥碑

嘉定十一年十月三日，有詔：泉山清源洞沖應善利靈濟真人，加昭博之號，爲八字真人。先是，十年夏五月，不雨，臣始至官，問僊祠靈官之著驗章灼者，咸以真人對。臣亟禱焉，未幾，遂雨。是年冬旱，臣往禱焉，又雨。越明年春，泊秋膏澤時至，田高下磽腴，皆告稔，米斗百錢，黃馘槁項之叟，謹曰：昔未曾有也。非真人之靈，實大芘吾土，顧安獲此哉？於是相帥以其事白於州，州諗于部使者，下其書旁郡，審覆之。如本州言，乃以聞。天子嘉焉，命有司撫其名之顯且大者，以旌真人之功。嗚呼！美哉！謹按真人蔡氏，世傳其系，出晉司徒文穆公謨，文穆八世孫夔，節度嶺南歸，至泉以歿，子孫因家焉。真人事唐，爲金部員外郎，太原守，晚棄簪紱，隱於州之北山，脩辟穀鍊氣之術，以方技濟人，既仙去，歲久而其靈愈章。皇朝崇寧中，始封虛應先生。紹興九年，封沖應真人。二十三年，加封善利。乾道三年，又加靈濟。至是，遂加昭博焉。臣竊觀前世人主，崇尚道家神仙之說者，大抵以希長年，靳福應，往往受媒方士，爲百代嗤。惟我聖朝，受天眷命，以作神主。

凡老氏浮屠氏與山川祠廟之靈。惟能時雨暘。弭菑沴。有功於人者。迺始錫號名秩祀典。否則雖奇怪詭特。有不與焉。蓋志在斯民。而不自爲。此其所以跨絕前代也。又惟真人之清虛澹泊。未嘗震耀威福。以警動世俗耳目。而民之歸仰。自不能忘。朝廷褒封之典。自不能已。亦猶有道君子。爲善於幽隱闕寂之地。不求人知。而卒不可掩。豈不尤可貴也哉。臣旣以所下制書刻之梓。而又敍其本末。使後世知聖朝所以寵命真人。而真人之所以膺受寵命者。其大指蓋如此。以備清源故事云。十二年八月甲子朔。具位臣真某記。

梅溪續集

慶元中。某竊第來歸。鄉之儒先楊君明遠。出一編曰南遊集。以示某曰。此永嘉詹事王公之所作也。某時尙少。未悉公行事本末。然嘗誦晦庵先生所爲梅溪集序。則已知公爲一代正人矣。及得此編。益加鄉慕。宦游二十載。率齋以自隨。若讌邑宰。與中和安靜堂等詩。口之熟焉。嘉定丁丑。蒙恩假守。獲繼公躅於四十七年之後。邦人父老語及公者。必感激涕零。堯夫牧兒。亦知有所謂王侍郎也。公何以獲此於人哉。蔽之以一言曰。誠而已矣。蓋公之爲人。襟度精明。表裏純一。其立朝事君。空臆盡言。撓龍鱗而不悔者。此誠也。居官牧民。矜憐摩撫。若父母之於赤子者。此誠也。至於爲詩與文。絕去雕琢。渾然天質。一登臨。一燕賞。以至賦一卉木。題一巖石。惓惓忠篤之意。亦隨寓焉。嗚呼。賢哉。宜泉人之咏嘆而不忘也。集版藏之郡齋。歲久。浸或剝缺。屬議刊整。而郡士林君彬之爲某言。公勸農戒訟等文。猶有未見於集者。而公之孫夔。通守莆中。亦出公書問三十餘通。皆在泉時作。前輩流風。日以益遠。雖弄翰戲墨。猶當勤勤收拾。而況藹然

仁義之言。皆有補於世教者乎。因併刻之。命曰梅溪續集。使來者得以覽觀焉。己卯九月己亥。建安真某記。

歐陽四門集

歐陽四門集。鈔版郡齋有年矣。嘉定己卯。郡士林彬之爲余言。四門之文之行。昌黎韓文公蓋亟稱之。至黃璞爲閩中名士傳。乃記太原妓一節。觀者疑焉。近歲黃君介。喻君良能。皆嘗爲文以辨。謂宜登載編末。以澡千載之誣。余曰。四門之行。獲稱於昌黎。而見毀於黃璞。後之君子。將惟昌黎是信乎。抑惟璞之惑乎。二君雖無言可也。不載之編末。亦可也。雖然。有一焉。自世之學者。離道而爲文。於是以文自命者。知黼黻其言。而不知金玉其行。工騷者。有登墻之醜。能賦者。有滌器之汙。而世之寡識者。反矜詫而慕望焉。曰。夫所謂學者。文而已矣。華藻患不縛。何以修敕爲筆力。患不雄。何以細謹爲嗚呼。倘誠若是。則所謂文者。特飾姦之具爾。豈曰貫道之器哉。彼宋玉寓言以諷。未必真有是。若相如之事。則君子蓋羞道之。服儒衣冠。誦先王言。不惟顏冉是學。而曰。吾以學相如也。抑何其陋耶。四門之謗。不白於四門乎。何傷。余懼夫士之苟焉自恣者。將曰。四門唐名士也。而有此。吾爲之奚尤。則璞之一言。不獨以厚誣四門。且將甌學者於無窮也。乃刊二君之文。如彬之請。又附其說如此。庶幾有補於萬一云。九月庚子。建安真某書。

儲襄陽申請

右清源儲公行之鎮襄陽時所申請也。昔有問守邊於河汾王氏者。王氏曰。羊祐陸抗。仁人也。可使。余謂羊陸豈真能仁者哉。然以其當戰爭之時。而不爲剽盜斂攘之舉。其迹有近乎仁者。是以君子有取焉。至

於邊民之去敵歸己者。則未聞其麾而距之也。而近歲之守邊者。乃曰。吾與虜和有日矣。中國之民。虜之民也。虜之民歸我。而我受之。是失信於虜也。非昔者羊陸不相侵之義也。故寧驅之殺之。而不敢救。嗟夫。羊陸惟其能全敵國之民。故世以仁稱之。今其來歸者。雖曰敵國之民。實吾國之遺民也。殺吾國之遺民。以媚敵國。此不仁之尤者也。而曰。吾以學羊陸。豈不悖哉。當開禧時。權臣志在興事。則以奴隸之材。穿窬之智。涉其境而讎其民。是以堂堂大國。而爲盜於邊也。執事者。誠懲開禧之失。盍亦謹敕有司。毋爲邊民之盜足矣。爲邊民之父母。獨不可乎。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今吾遺民不幸而厄於虜之水火。其危迫可憐之狀。甚於孺子之入井。而未嘗有爲之惻然者。已非復人心矣。況從而驅之殺之。是惡赤子之求乳。舉而撲之地也。嗚呼。痛哉。以余聞之。蓋爲邊民而能以保民爲志者。僅二三人。而公其一也。始公之初至襄陽。則已料遺民之必來。而獻可納不可拒之說矣。及其後也。果有樊快明之事焉。制閫之臣。大書以揭于邊曰。有入吾境者。必殺無貸。公於是時。不敢爲全身遠辜之計。條三說以獻于朝曰。快明之黨。蓋二千六百餘人。急之則懷等死之心。勝之不足爲武。不勝則邊民魚肉。爲隣境笑。是吾國代虜受禍。中原赤子。苦其虐政。相率來歸。若驅而陷之死地。則沿邊之人。莫不痛忿。是吾國代虜受怨。河南豪傑。朝夕且起。聞吾殺附。必懷不平之心。他日得志。將移仇虜之心。而仇我矣。是吾國代虜受讐。嗚呼。公之爲國慮者。可謂切至也已。使執事者。因公之言。集衆思以圖長策。必有以慰中原之心。而弭異日之患者。奈何時論旣殊。而帥衆來歸者。卒殞於邊將之手。而公亦以罷歸矣。蓋方是時。任邊寄者。爭以殺附爲功。而公之持論顧如此。宜其落落難合也。然公寧不與人合。而不敢不與天合。夫好生而惡殺。

者。天之道也。辜當殺。古人猶不敢苟。況於無辜而殺之者乎。余時方在金陵。風霾漲天者累日。氣入人鼻。皆酸。意其必有異也。未幾。乃有以漢上之事告者。撫膺而喟者久之。謂天道遠。其果信然耶。戇直迂愚。夙所痛悼。因覽公申請。輒復慨然有動于中。而筆之卷末。後之君子。其亦有感於斯言也夫。嘉定己卯十月三日。建安真某書。

東坡書歸去來辭

東坡謫嶺南。故舊少通問者。在蜀惟巢元脩。在吳則僧契順。皆徒步萬里。訪之於荒陬絕徼之外。元脩以是登名青史。號稱卓行。契順亦託此以傳。真可敬哉。契順之言曰。惟無所求。故來惠州。蓋有求則有欲。有欲則失其本心。是非顛倒。有不自知者。世之小人疾視君子。至欲擠之死者。豈皆其本心。正坐有欲故爾。趙公珍藏此帖。間出以示人。所補多矣。己卯歲除前十日。書于南昌郡齋。

近歲有嘗登大儒先生之門者。既而黨論起。其人畏禍匿迹。過門不敢見。則以書謝曰。非不願見也。懼爲先生累耳。先生答曰。予比得一疾。奇甚。相見則能染人。不來甚善。聞者代爲汗下。吁。之人也。蓋以通經學古自名。而其行義。顧出一浮屠下。昌黎墨名儒行之說。渠不信然。因戲書于後。以發千古一笑。

顏魯公與郭定襄論坐次帖

按郭英父時爲尙書右僕射。定襄郡王。此帖當是與英父者。僕不嫻書學。未能辨其爲第幾帖。獨觀公秉禮陳義。以斥英父之驚。而折朝恩之驕。論正氣嚴凜。凜凜冰雪。真可畏而仰也。或曰。英父小人。公顧期之以直諒。毋乃失言也乎。是不然。君子未嘗絕人。特人自絕於君子爾。英父始結朝恩。後附元載。自謂富貴終

身可保。迄不免成都之禍。世之依憑城社。而視清議爲不足卹者。可以鑒矣。

二吳公帖

正肅公精忠大節。諸名流題跋。及之詳矣。愚獨感公副西樞時。論邊事一疏。有曰。議者謂夷狄相攻。迺中國之利。臣謂不然。二虜連兵。士馬益練。一虜幸勝。則氣驕而勢橫。別啓貪求。必致生事。宜申飭二府。講求經武備邊之冊。庶幾夷狄聞之。可銷患於未萌。嗚呼。公之言用於慶曆。故不見其功。後七八十年。金遼交闕。廷臣動色相賀。亡復如公之所憂者。未幾。女貞一勝而橫。迄如公言。然後知正人君子爲國遠慮。雖著龜弗若也。因搢遺墨爲之太息。

正憲公忠誠爲國。與正肅略同。而所遇者異。蓋正肅參大政時。朝列多君子。雖危言切論。數與小人忤。坐是不果相。然始終寵遇不少衰。正憲登庸。實繼荆舒氏。曰珪曰確。前沮後排。其志弗獲。一日伸。然猶崎嶇讒邪中。陰護正人。力扶公論。蓋死而後已。以是羣姦切齒。至興懷素之獄。逞報復之私。由今觀之。公之清名亮節。皦如白日。遺墨敗楮。人爭寶之。其眎鬼蜮之徒。身死名滅。與鼠狗不異。是果孰爲得失邪。提筦君。蓋公之諸孫。方以材業著。實能世其家者。然則吳氏之興。殆未艾也。

陳慧父竹坡詩藁

昔王子猷居必種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而子猷行不副名。見謂汙濁。然則子猷固愛此君。政恐此君不愛子猷耳。今竹坡君並溪而廬。種竹萬箇。而有詩千篇。好風涼月。長唳其間。此君有知。亦當欣然爲君一笑也。建人真某爲作歌曰。萬玉兮森森。清風兮滿林。有幽人兮高蹈。時擊節兮長唳。長唳兮陸續。鳳爲起

舞兮鸞爲度曲。羌此樂兮誰知。雖簞瓢兮亦足。

任漢州所藏朱文公與南軒先生書帖

按南軒先生二書。皆將去桂林時作。任侯所藏文公先生帖。正其往復者也。當乾道淳熙間。二先生更相師友。以斯文爲己任。一言論一著述。反復講磨。必極其至當而後已。此書所論中庸近思。蓋其一也。夫以二先生之學。可謂深造自得者矣。而猶汲汲於友朋之助如此。況學者乎。文公記濂溪書堂。以爲斯文之傳。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此帖所謂發明天命之意是也。夫濂溪生千載之後。而接孔孟不傳之統。信天之所畀矣。二先生並時而出。講明斯道。以續周程之正脈。謂非天意可乎。雖然。天非獨私於二先生。二先生亦未嘗以自私也。學者誠能因其言以求其心。繇下學之功。馴致於上達之地。則道在我矣。若曰。二公天人。匪學可到。習卑守陋。姑以自賢於世俗而已。豈惟非二先生之心。實有負於天也。文公有不謂命之云。意或在是。故併及之。

任漢州發策本末

嘉定庚午。余與姑蘇黃公。並直禁林。暇日。語余慶元間營揀發策事甚悉。予謂任陳林三君子。憤權臣之顛恣。奮筆詆呵。而忘其禍之及。黃公憫善類之蒙害。悉力全護。而不計其身之危。皆非賢者莫能爲也。會公求去。余適視草。遂引是以留之。俛仰十五年間。公與陳林二君。不復可見。獨任侯敷歷中外。功名燁然。未艾也。侯嘗反思當時所以策士者。果何所爲而然哉。愛君之誠。怙塞於中。有不能自己者爾。此卽孟氏所謂惻隱之心。天理自然之妙也。完而養之勿雜。則異時格君事業。特自是充之而已。任侯其勉諸。

楊文公書玉溪生詩

此吾鄉文公書也。國朝南方人物之盛，自浦城始。浦城人物之盛，自文莊公及公始。當咸平景德間，公之文章擅天下，然使其所立，獨以詞翰名，則亦不過與騷人墨客角逐爭後先爾。惟其清忠大節，凜凜弗渝，不義富貴，視猶涕唾。此所以屹然爲世之郭郭也歟。某蓬蘞之居，距公故第不數里，蓋嘗徘徊終日，想公遺風而不得見。今迺從公之孫零陵史君，獲觀其真跡，斯亦幸矣。嗚呼！前輩之典刑日遠，鄉邦人物，旣寥寥其可數，而楊氏之後，如史君者，復幾人，其不可歎也夫。其可不更相勉勵也夫。

許介之詩卷

子聞介之詩名，舊矣。歲甲申，携其詩數百首，訪予於星沙。曰：某之少也，獲登平園誠齋之門，二先生不予鄙也。皆相期於詞章之域。今齒日長矣，懼無以副二先生之望。奈何！予視其人，昂然鵠立，其論說今古，媿媿不窮，則爲之悚然曰：二先生之知子厚矣。然予視子，豈直詩人也哉！其智略縱橫，可以參闔外之畫，其雄辨慷慨，可以使不測之虜。二先生期子於詞章之域，予將竢子以功名之會，可乎？雖然，功名外物爾。君子之所性，有不與存焉。子房孔明，非義在於復韓仇，討漢賊，雖終身巖穴可也。豈汲汲於功名，斬以自見也哉！士苟自重其身，則凡在外者，舉不足計也。然則予將進子於道德之場，可乎？蓋道德者，君子成身之本。功名則因乎時，而詞章又其末也。介之勉乎哉！子之先右丞公，在艱難時，事業雖不克盡究，而嘉言直道，與李忠定公略相伯仲。天下以正人許之，而潛心聖經，作爲訓傳，則又有先儒所未發者。介之歸而求之，有餘師矣。若夫介之詩詞之敏麗，則有諸公之題品在，故不復云。

胡子知言藁

孟子以知詖淫邪遁為知言。胡子之書以是名者。所以辨異端之言。與吾聖人異也。楊墨之害不熄。孔子之道不著。故知言一書。於諸子百家之邪說。辭而闢之。極其詳焉。蓋以繼孟子也。學者誠能深味其指。則於吾道之正且大。異端之偏而小。若辨白黑。若數一二矣。蕭君定夫。以其所藏真藁示余。敬拜而書其後。

呂子約與彭仲誠帖

大愚呂公清風直節。為一世偉人。某不及見之矣。而獲見所與彭君仲誠講學數帖。其論讀明道行狀。可以觀聖賢氣象。讀書以論語為主。履踐以毋自欺為本。富哉言乎。豈惟仲誠父當終身服膺。善學者皆當寫此一通。真諸座側。

金尚書撰陳丞相誌銘藁

周丞相跋云。某幼學之年。已聞駉欽金公彥亨。為名御史。論擊權。無所避。紹興中。擢尚書。歷禮部侍郎。任後。嘗見中。秦直。諒多。聞。後。生。少。讀。史。而。德。一。日。每。與。待。良。厚。是。秋。不。可。及。起。居。部。召。還。舍。禮。部。侍郎。為。某。言。後。書。事。見。公。直。諒。多。聞。後。生。少。讀。史。而。德。一。日。每。與。待。良。厚。是。秋。不。可。及。起。居。部。徐。南。子。則。云。然。宗。之。誤。來。者。宣。和。間。舉。古。事。考。莫。不。竦。聽。惟。沈。狀。元。晦。歎。其。師。鄉。東。南。士。則。云。然。宗。之。誤。來。者。宣。和。間。舉。古。事。考。莫。不。竦。聽。惟。沈。狀。元。晦。歎。其。師。鄉。人。間。往。成。誦。迄。今。不。以。某。書。自。隨。也。其。學。問。可。考。矣。信。然。若。公。於。史。傳。上。不。能。默。記。則。又。何。有。紀。者。特。表。而。出。之。其。學。問。可。考。矣。信。然。若。公。於。史。傳。上。不。能。默。記。則。又。何。有。恩。可。疑。止。法。人。而。特。與。某。行。兼。西。掖。壽。成。日。太。后。旨。矣。時。給。舍。氏。重。誠。實。傳。上。不。能。默。記。則。又。何。有。贊。位。非。中。官。即。醫。流。皆。礙。止。君。法。即。前。壽。成。日。太。后。旨。矣。時。給。舍。氏。重。誠。實。傳。上。不。能。默。記。則。又。何。有。授。位。非。中。官。即。醫。流。皆。礙。止。君。法。即。前。壽。成。日。太。后。旨。矣。時。給。舍。氏。重。誠。實。傳。上。不。能。默。記。則。又。何。有。相。戾。似。當。論。奏。公。歎。曰。某。君。言。是。也。德。壽。成。日。太。后。旨。矣。時。給。舍。氏。重。誠。實。傳。上。不。能。默。記。則。又。何。有。初。不知。公。奏。何。事。可。也。望。見。公。再。拜。殿。上。尚。退。而。某。升。庚。甫。至。榻。前。公。未。上。與。迎。勞。云。以。朕。初。謂。身。止。

能文。字。適。金。安。節。後。說。卿。欲。論。婉。容。位。轉。行。礙。止。法。事。既。不。謂。卿。剛。正。如。此。夏。真。全。才。也。可。便。
 進。條。回。授。此。事。非。獨。著。公。忠。盛。德。求。壽。皇。可。謂。從。諫。如。轉。上。矣。御。批。三。十。四。年。若。公。之。官。吏。承。直。令。
 鑄。錢。司。檢。踏。官。箴。自。知。公。何。待。贊。也。予。一。言。敬。題。其。後。園。以。傳。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雅。周。
 如。其。為。人。楊。閣。學。者。自。云。某。隆。興。元。年。冬。詣。吏。部。受。署。賓。四。人。皆。鬚。皓。白。衣。冠。整。周。
 某。未。定。門。外。傳。呼。重。客。至。泳。某。取。屏。齋。此。為。亨。金。公。皓。白。衣。冠。整。周。
 坐。未。定。門。外。傳。呼。重。客。至。泳。某。取。屏。齋。此。為。亨。金。公。皓。白。衣。冠。整。周。
 進。退。莊。敬。充。朝。問。氣。象。如。此。慶。曆。元。年。冬。詣。吏。部。受。署。賓。四。人。皆。鬚。皓。白。衣。冠。整。周。
 是。時。羣。賢。充。朝。問。氣。象。如。此。慶。曆。元。年。冬。詣。吏。部。受。署。賓。四。人。皆。鬚。皓。白。衣。冠。整。周。
 神。人。然。百。某。乃。得。以。瞻。其。聲。尤。私。竊。自。慶。而。茲。謂。商。山。之。皓。也。選。何。必。減。焉。日。後。自。歐。陽。公。
 碑。得。金。公。之。文。董。於。其。孫。篋。見。此。耳。篇。蓋。二。相。之。文。恭。相。為。頡。頏。云。也。敬。書。其。後。篇。慶。元。戊。午。季。冬。
 中。幹。日。文。太。中。大。夫。煥。才。見。此。耳。篇。蓋。二。相。之。文。恭。相。為。頡。頏。云。也。敬。書。其。後。篇。慶。元。戊。午。季。冬。
 章。閣。待。制。楊。某。書。夫。煥。才。見。此。耳。篇。蓋。二。相。之。文。恭。相。為。頡。頏。云。也。敬。書。其。後。篇。慶。元。戊。午。季。冬。

觀平園誠齋二公所書見當時從臣同心體國小有闕失不惜盡言又以見一時著艾魁壘之士峨冠委佩畢萃朝廷如二老歸周四皓在漢也此皆阜陵初政而氣象如此二十八年之治蓋可占矣遐想盛事為之三歎寶慶改元六月戊午朝請大夫新除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真某書

王舍人元石家傳公諱介

故集英殿脩撰王公為祕書監時某備數三館及遷少宗正又以玉牒檢討與纂修之屬焉公不鄙其愚所以顧待期許者甚厚故於公立朝本末知之最詳今觀公之子堃所為家傳言言皆實錄也嗚呼以公之忠誠亮節正學遠識使得盡發所蘊施之朝廷其益詎可量耶而一時議論往往枘鑿難合以故不能安於朝而去既去不復召者數年而公沒矣可勝歎哉某嘗竊論公平生所立蓋有汲長孺王元之之風恨世之知公殊少因讀家傳輒書于巷之末異時有良史者出未必無取於斯言云

予讀昌黎公所譏曹王臯碑。未嘗不慨然壯其爲人。王之帥湖南也。戍將國良以武岡叛羣。諸道兵討之。未克。而王從一騎五百里。抵良壁。呼而諭之。盡降其軍。是王以一身而賢師徒數十萬也。方抗卒據城以叛。勢張甚。趙公旁郡守爾。擁兵。眈成敗。誰得而訾之。顧獨奮然投袂。曉以天子威德。使兇儔逆類。悚焉動心。脫錢塘生齒億萬於饑虎之喙。功與曹王埒。而艱倍之。二公以帝室之胄。遭時多難。而能有所成就如此。顧不偉哉。然曹王卒以勳名自終。趙公未幾。卽殞於媚嫉者之手。有曹王之才之功。而無其命。蓋可歎矣。紹興間。雖嘗白其沈寃。追秩書殿。而卹後錄孤之典。迄爲文俗吏所軋。不果行。尤可歎也。然世未有屈於人而不伸於天者。以公忠烈。曾亡一命之賞。以燾後。而自孫及曾。接踵科級。奕奕相照於太常名籍中。以予所識。若會稽別駕。浦城大夫之才。且賢。蓋所謂玉之英瑤。而羽之五采者也。彼媚公者。能厄其身於一時。不能使天不昌其後。於異日。自昔志士仁人所爲。特立獨行。而弗顧者。以天爲足恃而已。嗚呼。公其可以亡憾矣夫。

題李果齋所書鄭伯元詩後

予與公晦爲僚于泉山二年之間。於學問文章源流。幾亡所不講。獨罕言詩。意其未暇屬意也。今公晦仙去已七年。始於其弟耘叟處。見其手寫鄭伯元詩。及登太白墳所作。用工之深。乃如此。然則詩之外。其所未言者。豈少哉。昔坡公謂吾於與可知之者。蓋亡幾。其不知者。不可勝計。某於公晦亦云。耘叟筆力超拔。甚似其兄。見之如見公晦。令人愴然興九原之悲云。紹定庚寅十月甲子。西山真某書。

國家圖書館



004758698

